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盗墓



第一部：莫名其妙的录音带

一个仲夏的中午，我由于进食过饱，有点昏然欲睡，躺在沙发上，在聆听着一卷十分奇特的录音带，录音带是一位职业十分奇特的人寄来的。

这个人所从事的职业，据他自称，全世界能干他这一行的，不过三十人。当然，滥竽充数的人不算，真正有专业水准的，只有三个人。

请各位记着这三个人的名字，在以下事态的发展之中，这三个人会分别出场，而且占有一定地位。

这三个人，两个职业，一个业余。

两个职业好手，一个是埃及人，姓名相当长，很古怪，也不好记，所以从略，只介绍他的绰号：“病毒”。滤过性病毒是一种极其微小的生物，要在高倍数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小得可以通过滤纸，比一般的细菌和微生物更小。这个绰号之由来，和他的职业有关，指他能透过任何细小的隙缝。

病毒今年九十高龄，已经退休，据说，他正在训练一批新人，但尚未有成绩云云。病毒的晚年生活相当优裕，居住在开罗近郊的一幢大别墅中，不轻易露面，侍候他的各色人等有八十二人之多。

第二个，就是交录音带给我的那个人，他的名字是齐白。当然，那是译音，原文是 CIBE。这名字是他自己取的，以四大古国的第一个字母拼成。据齐白自称，他有着这四大古国的血统，所以，他最适合干他那种行业，简直是天生这一行的奇才。

齐白究竟多少岁，我和他认识的时间不算短，可是无法猜测，大约是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这个人的身世如谜，行踪如谜，我只知道他的职业，对他的了解不算很多。

第三个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名字叫单思。单思是单相的弟弟，我在认识单相时，就曾取笑他的名字，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舍弟叫单思。”单家十分有钱，单相、单思两兄弟，可以完全不必工作而过着极舒适的生活。他们两人全十分出色，单思学的是考古，所以后来发展成为那个行业中的业余高手。单思的外形十分有趣，说他“有趣”，是因为他的打扮，永远在时代的最尖端，绝不像一个考古学家，他常在自己的额角上贴上一枚金光闪闪的星星，和将头发染成浅蓝色，看到他的人，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流行歌曲的歌手。

这三个人都约略介绍过了，说了半天，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甚么呢？

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那是“发掘人类伟大的遗产”、“揭开古代人生活的奥秘”、“将不为人知的历史和古代生活方式显露在现代人面前”和“使得这世界上充满更多的稀世珍宝”的“伟大工作”。

可是实际上，说穿了，他们的工作，实在很简单，他们是古墓的盗窃者：盗墓人。

盗墓人所做的事，就是偷进古墓去，将古墓中的东西偷出来。可是也别看轻了盗墓人，盗墓人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用来判断这座古墓中的主人身分，决定是不是值得去偷盗。

盗墓人也要有丰富的工程学知识，因为一般来说，值得去偷盗的古坟墓，大都建筑得十分坚固，不是事先有着详细的规画，弄得不好，葬身在古

墓之中的低手，不计其数。连带的，他们也要具有丰富的各种器械的使用知识，以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病毒”、齐白和单思三个人的盗墓记录，都不公开，但其中有几项，人所皆知，例如英国的探险家，在进入埃及的大金字塔之后，发现在他们之前，早就有人进入过，那就是“病毒”年轻时的杰作。

据齐白说，“病毒”在大金字塔中所得到的宝物并不多，不超过五件，但是当那些宝物出售给不愿意公开姓名的收藏家之后，“病毒”就可以靠所得的报酬，过一辈子舒适的生活。

据我所知，“病毒”九十岁生日那一天，三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盗墓人，曾经有过一次叙会。他们在叙会中讨论甚么，当然没有人知道，就在这次叙会之后的两个月，我收到齐白打来的一封电报。

电报的内容相当简单：“发电同时，寄出录音带一卷，希望详细聆听，日后再通消息。”

电报是从埃及境内一个小地方发来，那个地方，要查详细的地图才能查得到，在埃及的中部，地名是伊伯昔卫。

在收到电报之后，足足半个月，我才收到了那卷录音带。带子是普通的卡式带，包装得十分仔细，用一块不知是甚么旧麻布重重包里着，装在一块厚厚的粗大箱子之中，用一种土制的长钉子将木箱装钉得十分坚固，以致我要花二十分钟时间，才能将木箱撬开来。那块旧麻布，散发着一阵极其难闻的霉味，我顺手将之抛进了垃圾箱。

取出了录音带，放进一架小型录音机之中，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正如一开始我就讲过的，那天天气相当热，使人昏然欲睡，我在沙发上半躺下来之际，已经打了两个呵欠，希望录音带的内容精采一点，好让我提提神。

可是，当录音带开始转动，有声音发出来之后不到五分钟，我已经将齐白骂了一百多次。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他寄这卷录音带给我的用意是甚么。我听到的声音，全然莫名其妙。

一开始，声音很有点恐怖片配音的味道，听来十分空洞，有回声，像是有一个人在一个有回声的空间中向前走。

接下来，足足五分钟之久，全是同样的声音，间中，偶然有一两下听来像是风声一样的声响。

我伸手按停了录音机，考虑着是不是要把这卷录音带也扔进垃圾桶去。

要不是这卷录音带是齐白寄来的，我一定扔掉了。但齐白是这样一个特殊人物，那么远路寄来的东西，勉为其难，就算全卷录音带全是那些空洞的脚步声，我似乎也应该将它听完。

我叹了一口气，又骂了齐白几句，再接下录音机的放音掣，那种空洞而有回音的脚步声，再传了出来，又过了三分钟，忽然却有了另一种声音。

那是喘息声，毫无疑问，有人在喘息。而且喘息的人，他的口部，一定距离当时录音设备的收音部分十分近，因为每一下吸气声，都十分清晰，那种“嘶嘶”声，听来恐怖。

我精神为之一振，坐了起来。才坐起，就听到了齐白的声音。

齐白一面喘气，一面在说话，他的声调，听来异常急促，也不知道他是由于兴奋，还是恐惧。他的话，有时断断续续，在间歇中，就是他的喘气声。

我不嫌其烦地说明听到他语声后的感觉，是因为如果配合了他讲话的

内容，可以知道他在讲这番话之际，处身在一个十分异特的环境。

以下就是在喘气声之后，齐白所说的话：

“我不知道在甚么地方，也不知道我已经在这里多久了，我……我……见到的的是甚么？真是难以形容，我一点也说不出来，可是我又一定要将我见到的描述出来。对了，那可以说是一条走廊，然而，那是走廊吗？算他是一条走廊好了。”

（齐白的话，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大约有十五分钟左右。其中有不少，简直语无伦次，我当时听了，只觉得莫名其妙。这里，我记下来的，完全是录音带中的原来语句。有很多不可解的话，到后来全都有了答案，那是以后的事情。）

（齐白在讲话的时候，他可能一直在向前走着，因为那种空洞的脚步声仍然在，偶然也还有一两下风声。当然，还有齐白的喘息声。）

“我在这……走廊中已走了多久了？为甚么我的思绪完全麻木？我以为……我是为甚么会到这地方来的？对，我……记起来了，我要非常努力，才能记起来……我要努力记起它来，我一定要想出……我为甚么会来到这地方的原因……”

（在这里，齐白将这几句话重复了三遍之多。他为甚么到一个地方去，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而他竟然会想不起来，可见他那时候，神智有点模糊不清。）

（听到这里，我自然觉得紧张，但是我却并不担心他的安全，因为他事后还能将这卷录音带寄出来，可知当时的情形不论如何诡异，都不会有危险的。）

“我……为甚么会到这里来的？我……想起来了，是病毒，和病毒有关，这老头子，他……是他叫我来的？还是单思叫我来的？等一等！等一等！”

（齐白那两下“等一等”，用极尖锐的声音叫出来，接着，便是一阵急促的喘息声和急骤的脚步声。“音响效果”相当好，一听就知道他在突然之间，看到了甚么令得他极度惊讶的事情，他就一面叫，一面向前奔了出去。）

（齐白叫的是“等一等”，我想，他这样叫，并不是真的叫一个甚么人等他一等，而是一种在发现了令他惊异的事情之后的一种口头语。）

（急促的脚步声，大约有半分钟。）

“这是甚么，这究竟是甚么？天，我究竟到了甚么地方？我没做过甚么坏事，不应该有这样的报应，是甚么人的咒语生效了？甚么人的咒语？我是从来也不相信甚么咒语！要是相信，我根本不能从事我的工作，可是现在……现在……一定是甚么人的咒语生效了，一定是……”

（齐白请到这里，竟然发出了一阵呜咽声。这不禁令我悚然。齐白的那种呜咽声，听来十分可怖。听一卷来路不明的录音带，本来就十分诡异，因只听到声音，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甚么。）

（齐白在他的话中，提到了“咒语”。我相信他所指的咒语，一定是古墓主人对进入古墓者所下的咒语。在埃及，许多金字塔，都刻有诅咒，而金字塔，本来就是一座坟墓。齐白的录音带，从埃及寄出来的，他又是一个盗墓人，那么，他是不是在一座古墓中？）

（我一面迅速地转着念，一面仍然继续听着这卷录音带中所发出来的声音。）

“我不信咒语，不信……我一定是来错地方了，病毒这老头子，他为甚

么要骗我？”

（在这句话之后，又是连续的脚步声，空洞而有回响，照声音来判断，齐白还在继续向前走。如果他一进入那地方就开始录音，那么，这时已有二十分钟之久。二十分钟不断向前走，那条“走廊”的长度，可以说相当长。）

（如果说每秒钟一公尺，他一直没有停过，二十分钟，他已经走了一千二百公尺左右。）

当然“走廊”可能有弯角，也有可能，他一直绕着圈子，不过这无法从声音中作出判断。）

“是的……我来到了，我真的来到了，看！看！你们大家都来看看！”

（齐白的声音急促而兴奋，声音听来，也带着若干程度的恐惧，但是我不禁骂了一句“他妈的”。齐白真可以说是混帐到了极点。他寄来的不是照片，不是影片，只是一卷录音带，可是他却一直在嚷叫着：“大家都来看看！”谁能从声音中看到东西？他一定昏乱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了。）

“我……来到了，这大概是我追求的最终目的，我终于来到了，来到了！”

（齐白大叫着“来到了”，叫得回声震耳欲聋。然后，便是“咚”地一声，好像是重物坠地的声音。接着，便是一阵嗡嗡声，那一阵嗡嗡声，相当难断定是甚么声响。那像是一群蜜蜂在飞，也像是空气在一个小空间中因对流而产生，像用耳朵对着一只杯子时听到的声音相仿。）

“我够了，我已经够了，我这一生……的活动，到这里，可以算是一个终极了，找不可能再有任何……再有任何进展，我要告诉全人类，我看到了终极，看到了一切！”

（齐白始终不明白，听他录音带的人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所以，也根本无法知道他在叫嚷着的“终极”是甚么意思。）

（齐白甚至没有对他看到的情形，作任何形容。或许是他根本无法形容他所看到的一切？他连自己是不是在“走廊”也不知道。）

（齐白的话，到这里为止。但是他的活动，却显然没有停止，因为还有别的声音传来，包括了“咚咚”声，一些听来像是搬动沉重物体的声音，一些空气在狭窄的空间对流而产生的声响，他的喘息声，几下惊呼声，最后，是一种“乒乓”的声响，听来像是玻璃敲碎的声音。）

整卷录音带有声音部分是二十八分钟。我翻过另一面，全然空白，没有声音。

我听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听到第六遍头上，白素回来了，她并不出声，我也只是向她作了一个手势，示意她用心听。

她坐了下来，用心听着，等到放完了第六遍，我按停了录音机：“齐白寄来的，从埃及一个叫伊伯昔卫的小城。”

白素皱了皱眉：“那个盗墓人？”

我点头道：“是。”

白素“嗯”地一声：“听起来，他进入了一个神秘不可测的地方……”

我忍不住打断了白素的话道：“他还有甚么地方可去，当然是进入了不知甚么古墓之中。”

白素道：“可以这样说，但是在那个地方，他遇到了一生之中从来也未曾遇到过的事。”

我“哼”地一声：“见到了‘终极’！我对盗墓、卖古董没有兴趣，真不知道他为甚么要寄这鬼东西来，浪费我的时间。”

白素作出了一个不屑的神情：“你是因为茫无头绪而心痒难熬，我提议你和单思通一个电话，他们是同行，应该知道齐白究竟在说些甚么。”

我不禁笑了起来，拿起电话来，打给单思。接听电话的是单思的管家，他道：“二先生到埃及去了，三个月之前去的，一直没有回来。”

我忙问道：“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管家道：“他在埃及，你要找他，可以打电话到埃及去，他一定还在。”

我没有再问下去，就放下了电话，这个管家，他以为埃及是一家小客栈？我只要打电话去，就可以找到他的主人？

联络不到单思，自然只好将这件事搁了下来。我只能从声音中判断，齐白是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地方，在那处所在，他有着十分奇妙的遭遇，如此而已，究竟实际情形如何，一点也不知道。

我托了一个在埃及的朋友，请他找齐白，但是一点结果都没有。一直到一个月之后，我又收到了另一卷录音带。

一看到邮差送来了一只粗糙的木箱，我就不禁狂喜，那和上次的木箱相类，我接过箱子，看了看寄出的地点，仍然是伊伯昔卫，寄件人的名字也仍然是齐白。

我到了地下室，用斧头将箱子劈开来，包里着录音带的，还是一块旧麻布，取了录音带在手，迫不及待奔进书房，将之放进录音机之内。五分钟之后，我开始骂齐白的祖宗，一代一代骂上去。

我听到的声音，只是不断的同一声响，那种类似玻璃破裂的声音，在上一卷录音带的最后部分，也曾经出现过。可是这时，不断的这样的声音，那真叫人忍无可忍，非骂不可。

我大约每隔半分钟骂齐白的一代祖宗，一直骂到第三十六代头上，才听到了别的声音，那是一下深深的吸气声。

一直到录音带播放完，没有其他的声音，我将录音带取出来，抛起，等它落下来时，将之踢到了书房的一角。

这算是甚么玩笑，齐白这家伙，一定是开死人玩笑开得够了，又知道我是一个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所以才开我这样一个玩笑，而我居然上了当。

我心中十分气愤，没有将第二卷录音带的事对白素说。

我在书房中工作，听到一下惊呼声和一阵猛烈的犬吠声，我忙探头向窗外看去，看到我养的两头狼狗，正扑向一个人。从楼上看下去，只看到那人衣衫褴褛，看不清他的脸面。

那个人正在闪避着，对付那两只大狼狗，我不知道那人是从哪里来的，因为院子的铁门锁着，我打开窗子，向下大声叱责着，叫着那两只大狼狗的名字，大狼狗静了下来，那人抬起头。

虽然他满面胡子，脸上也肮脏不堪，但是我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那个乞丐一样的人，正是单思。

一看清楚是他，我不禁大叫了起来：“单思，你在搞甚么鬼？”

单思并不回答我，那两只狼狗已不再追逐他，他向屋子疾奔过来，我也忙离开了书房，向下奔去。当我来到客厅中时，他已在穷凶极恶地擂门，我忙将门打开，想要指责他几句，他已经叫了起来：“拿来，快拿来。”

我怒道：“你疯了，我欠你甚么？”

单思的神情，显示他的情绪，正在极度的激昂之中，他又叫道：“拿来，快拿出来。”

我吸了一口气，先用力按住了他的肩头，令他比较镇定一些：“拿给你，可是，你得告诉我，要我给你甚么？”

单思盯着我：“齐白给你的东西。”

我怔了一怔：“齐白？”我立时想起了齐白寄给我的那两卷录音带。自从我认为那是齐白的恶作剧，我不知道放在甚么地方了。我这时，也全然不知道何以单思会那样紧张。我只好道：“喔，齐白给我的东西，那两卷录音带？”

单思呆了一呆，问道：“录音带？”

我道：“是啊，两卷录音带，听来一点意思也没有，像是他进入了一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所在，一面在那地方行进，多半是他在开玩笑。”

我说着，自问所讲的全是实话，可是单思的神情，在刹那之间，却变得极其愤怒。他陡然喝了一声：“卫斯理，别装腔作势了，快拿出来，你和我都知道齐白给你的不是甚么录音带。”

我也不禁大怒：“去你的，不是录音带，齐白还会有甚么给我？”

我转过身去，想去找出那两卷录音带来。我绝不是没有应变能力的人，一艘来说，要在我的背后偷袭我，绝不是一件易事。可是单思，咦，单思平时给我的印象，极度斯文，除了提及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古墓，触及了他特异的嗜好，会令得他双眼发出异样的光采之外，他是那么文静的一个人。

我甚至会提防天花板上的吊灯突然坠下来，也决计不会去提防单思偷袭我。可是，就在那时，单思却突然对我施行了偷袭。

事后才知道单思用来袭击我的是一件玻璃雕塑艺术品。在我被砸昏过去之前的一刹那，我听到了一下玻璃碎裂声。

我听到了玻璃的碎裂声，仍然未曾知道自己被袭，只是忽然之间想到，在齐白的第二卷录音带中，有着不断的玻璃碎裂声。

我大约昏迷了一小时左右，先是后脑上针刺一样的疼痛，然后就听到了白素的声音，白素正在急促地问：“谁来过？”

白素是在问老蔡，我们的老管家，老蔡回答道：“我不知道，花园里狗在叫，看来是熟人，那人衣服破烂得像是叫化子一样。”

我又感到了一阵灼痛，白素在包扎伤口前，用酒精消毒，刺激了伤口。我哼了一声：“是单思。”

我在说了那一句话之后，才睁开眼来。一睁开眼来之后，我不禁呆住了。那是真正的怔呆，甚至使我忘记了脑后的疼痛。

紧接着，我感到了极度的愤怒，白素扶我坐在一张椅上，我自椅上直跳了起来。由于过度的愤怒，我张大了口，一句话也说不出。过了好一会，我才陡地叫了起来：“单思这王八蛋，我要将他捏死。”

单思如果这时在我面前的话，我是不是会将他捏死不敢说，但是我肯定会捏住他的脖子，至少捏得他双眼翻白，舌头完全伸出来为止。

我看到的是一片混乱。

书房中的凌乱，难以形容，每一只抽屉全被打开，抽屉中的一切，倒在地上，书架上的所有书籍，也到了地上。甚至连一些音响设备，也全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电线七纠八缠地到处乱挂，一对扬声器的网膜被扯破，椅垫被割开……

我实在没有法子形容下去，总之我一看到自己书房这样凌乱的情形，第一个意念是愤怒，第二个意念是：我再也不能使书房回复原状了。

我跳了起来，双手紧紧地握着拳，白素皱着眉，将我按着，又令我坐了下来，发现坐的椅子，椅垫也是割开了的。

白素问道：“单思？”

我恨极，连声音也有点变了：“就是他。”我一面说着，一面不由自主喘着气：“单思他……他以为我是死了很久的死人？以为我这里是一座古墓？”

白素在才听到“单思”的名字之际，显然一时之间，想不起他是甚么人来，直到我提及了“古墓”，她才“哦”地一声：“是他，那个怪人。”

她令我半躺了下来，然后道：“伤倒没有甚么，几天就会好。”

我伸手向后脑摸了一下，愤然道：“我可等不到几天，我这就去找他。”

白素立即同意：“也好，问问他为甚么。”

我立时跳了起来，和白素一起下了楼，出门，上车。

单思是单身汉，住一幢极大的花园洋房。

在他哥哥单相的住所之中，全是各种各样的植物，而在单思的住所之中，则全是他自世界各地的古墓之中偷盗来的古物，其中包括在设备精良的地窖之内，用冷冻和药物保存起来的三具尸体在内其中一具，据他说是蒙古一个短命皇帝图帖睦尔的尸体，当然无法分辨真假，只好由得他去胡说。

白素驾着车，在驶向单思住所途中，她问我：“单思为甚么要袭击你？”

我道：“是，他硬说齐白给了我甚么，我告诉他齐白只不过寄了两卷混蛋录音带，开我的玩笑，他不相信，我转身想拿录音带给他，他就突然在我背后袭击我。”

白素埋怨了一句：“你也太不小心了。”

我苦笑了一下：“谁都会上当，单思平日多么斯文君子。”

白素“哼”地一声：“至少他来见你的时候，老蔡就说他像是叫化子一样，我想他神态举止，一定有异，只不过你自己不在意而已。”

我生着闷气，没有再说甚么，白素又道：“你提及两卷录音带，我只知道有一卷！”

我道：“第二卷是今天上午寄到的。”

白素向我望了一眼：“内容是甚么？”

我吸了一口气，又伸手在脑上按了一下，将第二卷录音带的内容讲了一遍。

第二部：业余盗墓者的怪行为

白素在听到一半之际，已经将车子驶到路边，停了下来，用心听我讲述。

白素道：“齐白和单思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我负气道：“当然有，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职业的，一个是业余的，全是盗墓者”

我讲到这里，陡地停下，令自己冷静。的确，单思和齐白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

由那两卷录音带，和单思的行动，可以串成一些事情。先假定齐白到达某一处神秘的所在，单思知道了这件事，以为齐白发现了甚么，又交给了我，所以来向我索取。等到我否认有甚么时，单思将我打昏过去之后，在我书房中乱找，这便是我的书房惨遭浩劫的原因。

我约略想了一想：“对，单思和齐白，有联系。”

白素“嗯”了一声，重又发动车子，向前驶去。

约莫半小时之后，车子转入了一条斜路。可以看到单思那幢建造在山上的大花园洋房。

这幢房子，是单思的祖上建造的，式样相当旧，却保养得很好。

建造这幢洋房，工程极其浩大。整条上山的路，就为了这房子而开。在驶上斜路之后不久，就是一扇看来极坚固的铁闸。

白素停了车，我待要跳出去，白素道：“我去。”

我笑了一下：“你放心，没有见到他之前，我不会做甚么傻事。”

白素没有再说甚么，我下了车，来到铁闸之前，按下一个掣，对讲机中立时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请问有何贵干？”

我道：“我姓卫，找单思。”

那声音道：“单思先生不在家。”

我大是火光：“别对我说这种废话，快打开铁门，让他出来见我，别以为一道铁门可以拦得住我，问问他刚才在我家里干了些甚么，快点滚出来见我，我还可以饶他一命。”

由于我实在生气，是以我是一连串不停口地骂出来的，等我骂完，那声音才道：“卫先生，你别生气，单先生真的不在家，两个月前他到埃及去，没有回来过。”

我大声道：“我不信，你让我进来。”

那声音：“卫先生，你……你是……”

我道：“我叫卫斯理。”

那声音陡然欢呼起来：“原来是卫斯理先生，请进来，请进来，真对不起，不知道是你，我们正在等你，请进来。”

那和我说话的人，本来还是一副冰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但一听了我的名字之后，忽然变得热烈欢迎起来，我也不知是甚么原因。而在那人说话之间，铁闸已打开来。

我回到车中，白素驾着车，循斜路而上，不一会，就看到有一辆敞篷车，车中坐着四个人，迎面驶来，等车子接近时，敞篷车停止，车中四个人全都站了起来，神态十分恭敬。一个秃头的中年人一面做着手势，一面道：“欢迎，卫先生，欢迎。”

这样隆重的欢迎，更使我感到意外，我自车窗中伸出手来，向他们挥了挥手。敞篷车上的四个人又坐了下来，车子掉头，在前带路，白素驾着车，跟在后面，又驶了十分钟左右，才来到大洋房的面前，只见在洋房前，已有七八个人站着，男女都有。

白素才一停车，已有人赶过来开车门，我跨出车子，所有的人又列队，向我行礼，那秃头中年人的神态，更是恭敬：“卫先生，请进。”

我心中十分疑惑，心想，那多半是单思知道自己闯了祸，我不会放过他，所以才命他的家人对我这样客气，好使我不生气。

人家既然笑脸相迎，我倒也不便发作，点了点头，便向内走去。进了

门，是一个相当大的客厅，两个男仆，抢前了几步，推开了大厅的门。

大厅的布置十分奢华，是古典西式的布置，我心中暗自冷笑，心想单思这家伙，可以说诡计多端！

我才坐下来，在门口迎接的几个人，又列队站在我的面前，白素站在一个大玻璃柜面前，在看看柜中陈列的瓷器。我知道，这柜中任何一件瓷器，拿出去拍卖的话，价值都会在二十万英镑之上。

那秃顶男人又向我深深一鞠躬：“卫先生，我叫冯海，你叫我阿海好了。”

我皱了皱眉：“冯先生……”我才叫了他一下，他神情变得极其惶恐，连声道：“千万别这样叫我，卫先生，我……算是管家，这些男女仆人全可以听你的命令。”

我“哼”地一声：“单思以为这样子，我就会放过他了？叫他滚出来。”

冯海陡地一呆，像是不知道我叫单思“滚出来”是甚么意思。他有点不知所措：“卫先生，单先生不在家，两个月前，他到埃及去，一直没有回来过。”

我盯着他，冯海显得很紧张，光秃的头顶上，有汗在冒出来，我道：“是么？他没有回来过？”

冯海道：“是，他……”

我不等他讲完，就厉声吼道：“他要是不在，是谁吩咐你对我这样客气。”

冯海道：“是单先生。”

我冷笑道：“那就是了，叫他滚出来！”

冯海的眼睛睁得老大，一副惊讶莫名的神色，其余的仆人神情也十分古怪。冯海手足无措地做着没有意义的手势：“卫先生，只怕你……误会了，单先生吩咐我们，只要你一来，你就是这幢房子的主人，我们就要听你的命令，随便你喜欢怎么样。就算你要放火烧房子，我们也要帮着你。”

一听冯海这样说，我的气又平了许多，叹了一口气：“算了，叫他出来吧。”

冯海道：“卫先生，他吩咐我这番话，是在他离家以前说的。”

我陡地一怔：“甚么？”

冯海道：“两个月以前，他离家到埃及去的时候说的。”

我不由自主地眨着眼：两个月前，单思离家到埃及去，为甚么要吩咐他的管家，我可以做这屋子的主人？

白素也转过身来，同样的神情惊讶：“冯先生，你慢慢说。”

冯海忙道：“叫我阿海好了，是，我慢慢说，两个月前，大约是两个月，正确的日期是……”

我打断他的话头：“不必去记了，怎么样？”

冯海摸着他的秃头：“那一天，单先生在地窖，有长途电话找他，我把电话拿到地窖去，单先生一听就大叫了起来。”

白素向冯海作了一个手势：“你好好想想，他当时叫了一些甚么？”

冯海道：“是，单先生对着电话，电话是由我接听，所以我知道是从埃及打来的，他叫道：‘齐白，你简直不是人？’对方讲了些甚么我不知道，他又叫道：‘当然等我来，怎么能没有我参加。’”

我和白素听了冯海的复述，互望了一眼。电话从埃及打来，毫无疑问，

是齐白打给他的。

而这时候，差不多就是我收到齐白的电报的时候。齐白为甚么不打电话给我呢？如果他和我通电话，那么，我就可以知道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甚么事。

冯海见我们两人不出声，续道：“对方又讲了些甚么，我也不知道，只听得单先生又道：‘不，不可能，你一定弄错了，这种错误，只有初入行的人才会犯。甚么？是我错了，你少胡说八道。’对方又讲了一会，单先生像是生气了：‘等我来了再说，我立刻就来。’”

冯海讲到这里，向我望了一眼：“就在这时，单先生提到了你的名字。”

我“哦”地一声：“关我甚么事？”

从单思和齐白两人的对话听来，他们显然是在商议一桩盗掘古墓的买卖。对盗掘古墓，我一点也没有兴趣，不知道他们两人何以说话之间提到了我。

冯海道：“那边又说了几句，单先生道：‘为甚么要告诉卫斯理？他……’”

冯海讲到这里，神情有点犹豫起来，我还不知道他为甚么忽然停了下来，白素已经说道：“不要紧，又不是你说的，只管讲好了。”

冯海这才说道：“单先生说：‘为甚么要告诉卫斯理，他懂个屁。’”

我闷哼一声，单思真岂有此理，背后敢这样非议我。冯海继续道：“对方这次，讲了很久，单先生的神色本来很不以为然，但是接着，却愈来愈兴奋：‘好，由得你，不过我还是主张，等我来了再说，也好，由得你，我立刻就来，立刻。’单先生说‘立刻就来’，果然是立刻，一放下电话，他只讲了一句话。”

冯海说到这里，指着一个男仆：“他也听到的。”

我道：“是甚么话？”

冯海道：“单先生说：‘立刻准备车子，送我到飞机场去。’他说着，已经连跳带跑，出了地窖，直到大门口，催司机快点开车。我看惯了单先生的怪行为，连忙跟着上了车，在机场，替他买票，办手续，送他上机，临上飞机，他才吩咐我，又提到了卫先生你的名字。”

他讲到这里，神情又犹豫起来了。

我已经知道，一定是单思不会有甚么好话，只好故作大方：“你只管说，单思根本是一头怪驴子，不论自他口中讲出甚么来，我都当他放屁。”

冯海竭力忍住了笑，还装出一本正经的神情来：“单先生说：‘阿海，你听着，我走了之后，有一个人可能会来找我，这个人叫卫斯理，他根本是一个怪驴子，不过他要是来了，你们就要当他是主人，不管他要做甚么，都得听他的话，就算他要放火烧房子，你们也得帮着他放火！’”

冯海的叙述告一段落，他望着我，我心中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何以单思会有这番吩咐。向白素看去，白素也紧蹙着眉，显然她的心中，也没有头绪。

我坐了下来，挥手道：“你们先去忙自己的，等一会要是有事问你，再叫你。”

冯海大声答应着，令男女仆人离去，他自己则退到客厅的一角，垂手恭立。我知道单家的上几代，做过几任大官，家里的排场气派很大，管家垂手恭立，是他们家的规矩。反正我和白素要讨论的事，也没有甚么值得瞒人

的，我就由得他去。

我对白素道：“看来，齐白先打了电报给我，才和单思通电话的。”

白素“嗯”地一声：“有可能，一定是齐白提到了你，单思才会说你不懂甚么，但是齐白已经通知了你，有东西要交给你，所以单思才只好说‘由得你’。这是他们提到你的原因。”

我道：“哼，我看单思才甚么都不懂，齐白正因为我懂，才会将录音带寄给我。”

白素笑道：“少向脸上贴金了，齐白寄来的录音带，你就不知道是甚么。”

我有点气恼：“至少，单思知道我如果收到了齐白的东西，就有可能来找他，所以他才这様吩咐了冯海。”

白素摇头道：“不会那样简单，其间一定还有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单思临上机前的吩咐十分奇特，不知是为了甚么。”

我同意白素的话，补充道：“从单思的答话看来，齐白在埃及有了甚么惊人的发现。能够将齐白和单思两人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古墓。我想齐白一定是发现了一座极隐秘，但是又极伟大的古墓。”

白素道：“有可能，这是吸引单思一秒钟也不耽搁，立时启程的原因。”

我来回走了几步：“单思一去就是两个月，难道一直在古墓之中？”

白素道：“不见得，其中只怕又有曲折，他忽然出现，可知他和齐白两人之间，一定有过不愉快。在古墓中发现了一些东西，齐白并没有给他，而是交了给你。”

我大声道：“齐白并没有交甚么给我。”

白素作了一个手势：“至少，单思以为他交了给你，他来向你拿，可知他和齐白之间，另有曲折。”

我苦笑：“我们在这里乱猜，他究竟上哪儿去了？他既然回来了，总要回家的。”

白素向冯海望去，冯海忙挺直了身子。

白素道：“单先生已经回来了，他可能发生了一些意外，以致到现在还没有回家，你派人尽可能去找他。”

冯海大声答应着，立即走了出去，我们在客厅中，也可以听到他在大声吩咐人的声音。

我信步来到几个陈列柜之前，看看柜中收藏着的各种精品，那些精品，全是世界博物馆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东西。

看看这些古董，时间倒也不难打发，只看到冯海忙着奔进奔出，但是一小时过去，天早已黑了下來，单思还是没有出现。

我已经很不耐烦，冯海走过来，恭恭敬敬地道：“晚饭准备好了，请先用晚饭。”

我觉得肚子有点饿，便点了点头，和白素一起到了餐厅，单思这家伙，平时吃饭用的餐具，居然全是康熙五彩，也不知道他是从哪一座古墓里掘出了那完整的一套康熙五彩餐具来的。

吃完饭，我看看时间已经不早，和白素商量了一下，不如回去再说，便吩咐冯海，单思只要一出现，立刻就通知我。为了怕单思不敢和我见面，我还特地说了“一切全不计较”。

回到家里，伤口究竟令人感到不舒服，倒在林上，就想睡，白素忙着

替我收拾书房，我在蒙胧之中，正要睡过去，白素突然走了进来：“你睡着了么？你看看，这是甚么？”

我睁开眼来，看到白素站在床前，双手像是拿着东西，可是一时之间，却又看不见她拿着东西。我坐了起来，立时知道白素为甚么明明拿着东西，但是我却有她并没有拿着了甚么的错觉。原来她的手中，拿着一只玻璃盒子，透明度极高，甚至没有边，所以在睡眼蒙胧之间，才会产生错觉。

我揉了揉眼睛：“一只玻璃盒子？哪里来的。”

白素道：“你看清楚，不是玻璃盒子。”

我又是一呆，那不是玻璃盒子，而是一整块玻璃，难怪白素刚才用双手捧着，看来很沉重。

我将这一块玻璃拿了起来，是相当重，是一整块完全实心的玻璃，极其晶莹透彻，一点气泡都没有。很少看到那么大的一块玻璃，制造得这样完整的。

这块玻璃，大约有二十公分乘二十公分乘三十公分，是一个立方体。说“一块玻璃”或者会导致误解，说“一块很大的玻璃砖”，比较有概念一些。

我又问道：“这玻璃，哪里来的？”

白素道：“在你书房，一大堆书下面，书从书架上倒下来，我整理的时候，看到了它。”

我摇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块玻璃。”

白素道：“真怪，我因为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所以才拿来给你看看的，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道：“不知道是哪来的一块玻璃，不值得动脑筋去研究它，或许是甚么人来看我的时候，留下来忘了带走的，可能是单思。”

白素扬了扬眉：“单思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带着这块玻璃，难道你没有注意？这块玻璃的体积不小，而且也很沉重。”

我摊了摊手：“真的，我疏忽了，因为单思的样子很怪，所以我并没有留意他是不是身上带了甚么。”

白素望了我一眼，又去注视那块玻璃：“玻璃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我不明白白素这样说是甚么意思。世界上有很多看来普通但却十分奇怪的东西。然而，玻璃却不在其内。玻璃，实实在在，是十分普通的东西。

我笑了一下：“怪在甚么地方？”

白素指着那块玻璃：“地球上所有的物质，光线能够完全透过的，只有玻璃。”

我仍然不明白她想表达些甚么，只是随口应道：“所以，玻璃看来透明；但实际上，玻璃也不是完全毫无保留地让光线透过去，它会折射光线，像这块玻璃那样晶质纯净的，并不多见。”

白素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她停了片刻，才又道：“刚才我说玻璃很奇怪，是因为我想到，它无法隐藏秘密，玻璃中如果有甚么秘密，一定可以看得到。”

我失笑道：“当然，它透明。”

白素用力摇着头，像是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忽然会对玻璃发表了这样的议论。我道：“见到单思，倒要问问他，为甚么行动这样古怪。也要问问他，这块玻璃是不是他留下来的。”

白素将那块玻璃，自床上取了起来，放在一个架子上。这样方方正正、品质纯净的玻璃，是一种十分别致的装饰品。

她放好了之后，后退了一两步，像是在欣赏着，然后她道：“单思的行为古怪，一定和齐白有关。”

我“嗯”地一声：“齐白的古怪行动，和他寄给我的录音带有关。”白素陡地转过身来，挥了挥手：“对了，事情一定也和‘病毒’有关。他们三个人，曾在埃及病毒的住所聚会。”

我感到很兴奋，本来，整件事，一点眉目也没有，如今发现了一点头绪：“齐白在一个古怪的地方多半是一座古墓，发现了甚么，单思要找的，就是那个。而齐白进入那座古墓，是病毒叫他去的，在他寄来的录音带中，清楚地提到过。”

白素道：“所以……”

白素才讲了两个字，我就打断了她的话头：“所以，如果真的要找寻根源的话，我们可以去找病毒。”

白素点了点头，我来回走了几步，又摇头道：“算了吧。我看只是两个盗墓人分赃不匀，没有甚么大不了，不值得万里迢迢去找一个超过九十岁的老头子。”

白素作了一个无可无不可的神情，并没有表示甚么意见。就在这时候，电话响了起来。

我抓起了电话，那边便传来了一个十分急促的声音：“卫斯理先生？”

我一听，就听出那是黄堂。

黄堂在喘着气：“卫先生，一个叫单思的人一定要见你。”

我立时道：“单思，他在甚么地方？”

黄堂叹了一口气：“他在一幢大厦的天台上。”

我皱了皱眉，单思真是一个怪人，跑到一幢大厦的天台上去干甚么？这时，我还未曾想到，何以单思在一幢大厦的天台上，会劳动到警方一个高级人员黄堂打电话给我。

我忙道：“好，是哪一幢大厦？快告诉我，我也等着要见这个人。”黄堂告诉了我那幢大厦的名字，我听了之后，就不禁怔了一怔，那是中心区，最高的一幢大厦，单思的行动未免太古怪了！

我只说了一句“我立刻来”，就挂上了电话。我向白素望了一眼，白素懒懒地摇了摇头。

三十分钟之后，我驾着车，驶近大厦，已经觉得事情不是很对头，不少警员在维持秩序，而在路旁，聚集了许多人，每一个人都抬头向上望着。再驶近一些，还看到了几辆消防车。

当我驶得更近一些时，两个警员走过来：“天，你再不来，黄主任会吞了我们。”

黄堂的手下簇拥着我，登上电梯，八十多层高的大厦，电梯的速度再快，也要相当时间，我在电梯中问道：“那个叫单思的人，在大厦天台干甚么？”

一个警官没好气地道：“要自杀。”我不禁伸手，在自己头上打了一下，单思在大厦的天台上，想跳下来，所以吸引了那么多人向上看，造成了交通拥塞。电梯到了顶楼，我冲出去，又冲上了一道楼梯，就看到了通向天台的门。

黄堂站在门内不远处，我叫了他一声，他转过头来，大声道：“好了，你来了。”他又转过头去叫：“卫斯理来了。”

当他叫到下一句之际，我已经走过了那道门，到了天台，也看到了他对谁在说这句话。

他对单思说话，而单思，这家伙，站在天台围墙上。

天台的围墙，只有一公尺高，大约是三十公分宽，单思就这样站在上面，面向着围墙的外面。大厦很高，风也相当大，吹得每一个人的头发凌乱，单思也不例外，乱发披拂在他的额前，看他的样子，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摔下去。

天台上有不少警员，但是却不敢太接近单思，只有在围墙脚下，有两个警员伏着，不让单思看到他们。我一看到这种情形，又惊又怒，立时大叫起来：“单思，你在闹甚么鬼？快下来。”

单思经我一叫，在围墙之上，半转过身子来。他的那个动作，真是危险到了极点，我听到好几个警员，不由自主大声吸着气。

他向我望来，同时，伸手向我：“别走得太近，不然我就向下跳。”

我更是惊怒交集：“我是卫斯理。”单思道：“当然你是站住。”

他那“站住”两字，用极其厉的声音叫出来，听来令人不寒而栗。

单思看到我停住了脚步，神情诡异，看来像是在极度惊恐、激愤的情形之中，但是却又感到十分滑稽可笑。

本来，那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然而这时，他一定是真的有这样的感觉，不然，他决不可能现出这样的神情来。

我心中虽然觉得古怪，却也无暇去深究，想先令他脱离险境。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来轻松：“单思，你在闹甚么鬼？那有甚么好玩的，快下来。”

单思并没有立即回答我，只是急速地喘着气。我一面摸着还扎着绷带的后脑，一面道：“你怕我向你报复？老实说，我没有受甚么伤，不会也将你的头打穿，你放心好了。”

单思听得我这样说，现出十分苦涩的笑容，喘着气：“叫警察全走开，一个也不留，全走开去。”

这时候，黄堂就在我的身后，发出了一下愤怒的闷哼声。单思陡然之间，又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听到没有？所有警察，全走开去。”

我转过身，向黄堂作了一个手势，黄堂十分不愿意，我压低了声音：“要是因为警方不肯撤退而跳了下去，实在很难交代。”

黄堂挥着手，下着撤退的命令，不到一分钟，天台上一个警员也没有了。

黄堂最后退出去，他将那扇铁门关上，发出了“砰”地一下声响。

我定了定神，使自己的声音听来若无其事：“好了，甚么事？究竟是甚么事？”

单思道：“他们要杀我。”

在所有的警方人员撤退之后，单思仍然站在天台的围墙上，摇摇欲坠，险象环生。我一听得他这样讲，不禁陡地一怔。

有人要杀他？这样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实在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我作着手势：“有人杀你？甚么人？下来再说好不好？”

我说着，直盯着单思，看到他现出了一种犹豫不决的神情，像是他心中决定不了是下来还是不下来好。而接着，他摇了摇头，拒绝了我的要求。

我要不是怕他跌下去，真有点忍耐不住心头的怒火：“你站在上面，要是跌下去，那就不必等人家来杀你。”

单思大口喘着气：“我宁愿跌死，也不愿落人他们的手中。”

我更是怒意上涌，大声道：“那么，你找我来，究竟是干甚么？”

单思的声音变得十分急促：“我只问你一句，一句。”

我冷笑道：“快问。”

单思道：“齐白，齐白真的没有给你甚么？真的没有？”

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刹那之间，我心念电转，心想不论怎样，先要令得他安全才好。

事实上，齐白只寄了两卷录有莫名其妙声音的录音带给我，根本没有甚么别的。

单思这时正处在生死边缘，仍然念念不忘齐白的东西，由此可知，那一定十分重要，他一定极想得到它。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可以利用这一点，先将他从天台的围墙上落下来，令他离开了险境。

我立时装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唉，就是为了那东西。好，我承认，齐白给了我，你如果要的话，我就给你。”

我说得像真的一样。我相信单思一定会叫我骗信。

任何人来推测下一步的发展，一定是单思来到我的面前，向我要那东西。

然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却全然不是那样。

单思一听，陡然笑了起来，他发出的那种笑声，只有“惨笑”两字，才能形容。他只笑了几声，便陡然停止。

单思道：“好，那就好，在你手上，不会被人抢走。卫斯理，这极重要，重要到你想像不到的程度……”

他急促地讲着，不容易听清楚，而且，所讲的话，也全然不合逻辑。前后矛盾，我实在不知他究竟想表达甚么。

而他喘着气，还在继续说着：“别对任何人说起，绝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不然，你会有杀身之祸，像齐白和我一样。”

他讲到这里，陡然深深吸了一口气：“齐白已经死了，我相信他已经死了。”

我看他还没有意思自天台的围墙上下来，心中又是着急，又是生气，忍不住大声喝道：“你要是有那么多话说，下来再说好不好？”

单思向我作手势，说道：“不会有很多话了。卫斯理，我和齐白……齐白和我……我们……”他突然笑了起来，“我们做了些甚么，你一定绝猜不到。”

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哪有心情去猜。我大声道：“你和齐白在一起，还有甚么好事可以做出来的？我看，除了盗墓，还是盗墓。”

单思道：“是的，是盗墓，可是我们盗的是甚么样的墓，只怕将你的脑袋扁了，你也想不出来。”

他说到这里，感到有一个难题可以将我难住，竟像一个恶作剧成功的顽童，一面现出一种奇诡的神情，一面哈哈大笑了起来。

到了这时候，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想冲上去打他两个耳光，但还是先大声骂了他一句：“你去死吧。”

谁知道单思一听，便止住了笑声：“对，我是该去死了。”

第三部：盗墓专家难逃一死

他这句话一出口，陡地身子转得面向外，向外跳去。

这一下变化，意外至于极点，我一面骂他，一面已在向前冲去，其间连十分之一秒的耽搁也没有。他向外一跳，我已经冲到了他的身后，一伸手，抓住了他的衣服。

这王八蛋，他不是吓人，是真的向下跳，所以，我一抓住了他的衣服，被他向外跳的力道一带，连得我整个人，也几乎向外扑了出去！要不是我左手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了围墙，我们两个人一起自八十多层高的高楼之上掉下去了。

这时，我虽然暂时稳住了身子，情形也够狼狈的了，我左手的指甲，在围墙的水泥上刮着，发出难听之极的声音，也不觉得疼痛。我的右手，抓住了单思的衣服。单思整个人，已经到了围墙之外，只凭他身上的衣服在支持着他不至于掉下去。而他身上的衣服，发出了一下下的撕裂声。

光是这些还不够，更要命的是，单思手脚乱动，在乱挣扎。

他一面挣扎，一面叫道：“快拉我上去。快，我……我怕……”

刚才，他还摆出一副要寻死的样子，多少人劝他也劝不住，而且还真的往下跳了下去。

如果不是我拉住了地，他这时早已跌死了。然而，就是那一线生机，将他自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他就不想死了。

我勉力想稳住身形，但是无法将他拉上来，不但无法拉他上来，而且他被我抓住的上衣，还在渐渐撕裂，我一生之中，从来也未有这样狼狈的处境过，我大叫道：“王八蛋，你别再动了好不好？”

单思像是未曾听到我的警告，非但仍在不断动，而且，还发出了可怕的尖叫声。随着他的尖声，他上衣撕裂的速度更快，我也忍不住尖叫了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两只手臂伸了过来，抓住了单思的手，我大叫一声，全身脱力，跌倒在地。

我看到黄堂和另一个身形高大的警官，已经抓住了单思的手，将他硬拖了上来。可能由于刚才的情形实在太惊险，将单思拖了上来之后，三个人也一起跌在地上。单思满脸全是汗，喘着气，向我望来：“我不知道自己有畏高症……真骇人……还好，我只是有畏高症，不是有闭塞恐惧症，要是闭塞恐惧症，那我就完了。”

我自然知道他的话是甚么意思，一个人，如果有“闭塞恐惧症”的话，连升降机都不敢搭乘，别说进古墓去盗墓了。

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居然还这样的话，我陡地坐起身来，一掌向他的脸颊撩了过去，重重地在他的脸上，掴了一掌。

那一掌，掴得他嗥叫了起来，打了两个滚才停止，而当他再抬起头来，我看到他口角流血，半边脸肿起来的样子，实在高兴莫名。

黄堂首先跃起，将单思拉了起来，单思骂道：“卫斯理，你是一个野蛮人。”

我也跃起：“刚才要不是野蛮人拉着你，你这个文明人已经成了一堆碎

骨头了。”单思没有说甚么，他实在也没有机会再说甚么，因为黄堂已推着他向前走去，我喊道：“黄堂--”黄堂转过头来：“警方会控告他很多罪名，没有你的事了。”

我并没有和黄堂多说甚么，跟着大队警员，离了天台、下电梯，找到我第一个可以找到的电话，和白素通了话。

我和白素通话的内容极简单，我只是要她立即去找律师，到警局去保释单思，同时，我们约在警局见面。

白素和律师来到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十分钟，律师立时和警方去进行交涉，我将单思要跳楼的情形，对白素讲了一遍。

白素苦笑道：“单思究竟去盗甚么墓了？”

我道：“谁知道。等一会出来了，就算要严刑拷打，我也逼他讲出来。”

白素笑了一下，望着我摇了摇头。我们在警局并没有等了多久，单思就在律师的陪同之下，走了出来。

单思出来之后，向我作了一个鬼脸，又用手掩住了另一边并不肿的脸。看到他这种样子，我倒很抱歉刚才那一掌打得太重了。

我望着他，作了一个“算了吧”的手势。单思的样子也显得很轻松，直来到我的身前：“我在你后脑打了一下，你也打回了我，算了，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走，到你家去，还是到我家去？”

我道：“随便。”

我们一起向外走去，我说“我们”，是指我、白素和单思三人而言，律师跟在后面。单思在中间，我和白素在他的两边。

在向外走去之际，单思一直在讲话，他道：“本来我真的想死，因为我知道逃不掉，真的逃不掉，没有人可以逃脱他们的追杀。”我问了一句：“谁在追杀你？”

单思作了一个我不是很懂的手势：“我会从头讲给你听，不然你不会相信。现在.....刚才挂在高空的那一刹那，我倒想通了，大不了是死，怕甚么，反正准备死了，也就不必怕。”

我又好气又好笑：“我看你未必会死，像你这种人，祸害太大，不容易死。”

白素道：“你为甚么一直想到死？是不是古墓中的咒语给你的印象太深刻？”

白素这时提到了“古墓的咒语”，那很自然，因为齐白的录音带中曾经提到过，而单思又曾说过他和齐白一起行事。

单思笑了起来，重复着白素的话：“古墓的咒语？哈哈，古墓的咒语。”

我们一面讲着话，一面向外走去，讲到这时，已经出了警局，正走下警局门口的石阶，我还在问：“那有甚么可笑的？”

我说着，望向单思，单思也转头向我望来，张大口，想对我说话。

事变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变故来得实在太突然，以致我在一开始的十秒钟之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情！在很多情形下，我不够镇定，但是白素是我所知，不论男女，最镇定的人。首先令得我恢复知觉的却是她的一下惊叫声。当我和单思互望着，我讲了那句“那有甚么可笑的”，单思也转过头向我望来，我们面对面，他张开口，想回答，然而他的口张开，却没有声音发出。

他一张口，他左额上，突然陷下去，出现了一个看来极深的洞，紧接

着，鲜红的血和白色的脑浆，就从这个洞中，一起涌出来，他的口仍张着，人也站着没有倒。

白素的那一下惊叫声，令我恢复知觉，使我可以明白眼前发生的事，刚才实在太震惊了，以致我不知道眼前发生的是：单思中枪了。

一颗子弹，自他的左太阳穴直射了进去。

任何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绝对立即死亡。

单思死了！

我在明白了发生甚么事之后，也忍不住，发出了一下可怕的声音，单思的身子开始向下倒。我看到白素正迅速地奔下去，奔到了一根电线后面，抬头向对街看，对街很多大厦，有很多窗口，有的开着，有的关着。

我可以肯定，射击单思的，是远程来复枪，装上灭声器，那个射击手，自然是一流狙击手，一枪中的，如果不是单思在我身边，头已软垂下来，血染得他满脸都是，看来可怖之极，我会向那狙击手的枪法喝采。

我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那个狙击手可能还会开第二枪，我也可能成为射击的目标。我明明知道单思已经死了，任何人在这样的情形下，都不可能活着的，但是我还是扶住了单思，不让他倒下去。

这一切，从单思的太阳穴出现一个深洞开始，到现在，只怕不超过五秒钟，跟在后面的律师，直到这时才看到了变故发生，他也惊叫了起来，几个警员奔过来，我一直只是扶着单思。

白素很快就奔了过来，她现出一种极度愤怒的神情，指着对街，喘着气：“一定从那些大厦中射出来的子弹，一定是。”

我叫了起来，向围过来的警员叫道：“快，快召救伤车，快去叫救伤车。”

我明知道任何救伤车都没有用了，但是我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不到一小时之前，我才将一个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令他对生命充满了斗争的勇气，也准备将他奇特的遭遇讲给我听，然而，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他却中了枪，死了。

黄堂奔了出来，很多警官奔了出来，接下来的事情，杂乱之极，也没有必要一一记述。

我和白素各自拖着疲倦的脚步走进家门，是好几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在过去的几小时中，我们一直在警局、医院之间打转。单思一中枪，立时死亡；但还是要等到法医确实证明他死了，我才肯接受这个事实。

虽然在理智上，我知道单思已经死了，是被第一流的狙击手一枪射死的，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实，但是在感情上，我却还是觉得不能接受。因为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令得我思绪一片混乱，不知该去想些甚么才好。

我的一生之中，受过的意外打击极多，有的根本匪夷所思，可是，却从来也没有一桩，令得我感到如此严重的震撼。

回到家里之后，我只是怔怔地坐着，点了一支烟又一支烟。白素坐在我的对面，也不出声。过了好一会，她才先开口：“我们不妨将事情从头到现在，整理一下。”

我苦笑了一下，声音听来干涩莫名：“一点头绪也没有，怎么整理？”

白素道：“不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尽量使自己的思绪集中。的确，白素说得对，整件事，发展到现在，虽然莫名其妙，但也不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首先，有齐白寄来的两卷录音带。这两卷录音带，显示齐白到了某一

处怪异的地方。

齐白在录音带中说得很明白，那个怪异的地方，是病毒叫他去的。而单思，据他的管家冯海说，是接到了齐白的电话之后动身走的。

假定单思和齐白一起，也到了那个“怪异的地方”（极可能是一座神秘的古墓），那么，他们的遭遇应该相同。单思在大厦天台上，曾对我提及过有人追杀他，而且也说过，齐白一定已经死了，这一点，可以证明他们有共同的经历。

分析到了这里，似乎只能导致一个结论，由于单思已经死了，齐白下落不明，能够知道整件事情起源的，只剩下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如今已经退休，曾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盗墓人：病毒！

我一直在迅速地转着念，达到了这样结论，抬起头来。

我向白素望去，白素知道我在想些甚么，道：“病毒，只有他才知道齐白和单思究竟是到甚么地方去的。”

我用力挥了一下：“对，也只有弄清了单思和齐白究竟到过甚么怪异的地方，才能知道他们究竟发现了一些甚么，也可以推测单思遇害的原因。”

白素点了点头，我再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所以，我们应该到埃及去，去见病毒。”

白素点了点头，同意了我的决定，但是她又道：“我暂时留在这里，单思死得离奇，警方，黄堂的调查，未必有结果--”

我想了一会：“事情很神秘复杂，你要小心。我去见病毒，我们分头行事，随时联络。”

第二天下午成行，在成行之前，有一些事，值得记述一下。

黄堂联络了几次，他正在尽一切可能，追查单思致死一案，当他知道白素留下来帮助他，他十分高兴。

但是他几次联络，可以看得出他情绪一次比一次低沉，因为一点头绪也没有。

嵌在单思头骨中的子弹，取了出来，那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来复枪子弹，本地警方的档案资料，根本没有这种子弹的记录。黄堂尽了一切可能去查，也查不出所以然。当我启程，在机场，黄堂赶了来，趁飞机还没有起飞，在机场的餐室中，打开了一只小盒子，给我和白素，看那颗子弹。

我相信黄堂是机械专家，我和白素在这方面的知识，也不必妄自菲薄，然而我们都说不出这颗子弹是用甚么型号来复枪射出来的。

我将这颗取走了单思性命、细长而线条优美的子弹，放在手心上，细心观察，叹着气：“一定是一种特制的来复枪，一种新的、秘密的枪械。”

黄堂道：“当然是，问题是，使用这种枪械的！是甚么人？”

我道：“有很多种人，例如第一流的枪手，就可能拥有小型的兵工厂，来制造精良的杀人武器。各国的特务机构，所使用的杀人武器，也日新月异，层出不穷。”

黄堂苦笑道：“没有法子查出这种武器来源？”

我安慰他道：“也不见得，你可以先和国际警方联络，向他们取资料，再通过种种关系，和美国、苏联、英国等情报机构联络，取得这种子弹的记录。”

黄堂现出一种啼笑皆非的神情来：“很怪异！单思是一个盗墓人，一个盗墓人的死亡，应该和古物、古代的事情联在一起。可是如今为了调查他的

死，却要去找最新科技的资料。”

黄堂所说的“怪异”，其实我早有同感。我宁愿看到单思是被一柄刻有埃及古代文字的匕首刺死，那么事情还比较合理。可是偏偏单思是死在一颗我们三个专家都从来没有见过的来复枪弹之下。

黄堂根据子弹射来的角度，揣测子弹可能的发射地点，确定子弹由警局对面一幢大厦三楼走廊的一个窗口发射。

黄堂说：“从推测到的枪手所在位置，到目标，距离是一百三十六公尺。”

我道：“那不算远，配备精良的枪械，可以毫无困难地击中目标。”

黄堂道：“那是一家学校，当时正在上课，走廊上没有人，奇怪的是，询问了很多人，都说没有看到过甚么可疑人物进出。”

白素道：“学校进出的人很多，狙击手不会在脸上写着字，不易引起人家的注意。”

黄堂用力挥着手：“可是，凶手怎知道单思在这时候，会从警局出来的？”

我叹了一口气：“当然是一直在跟踪他。在大厦的天台上，单思就对我说过，有人在追杀他，他一定躲不过去。”

黄堂喃喃道：“他果然没躲过！”

黄堂心神恍惚地挥手告别，白素说道：“到了埃及，你有把握见到病毒？”我道：“那要看胡明是不是有办法了。”

胡明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开罗大学的权威考古学教授。和他曾有过一段极其惊险的经历（见“支离人”）。由于胡明对一切古物都着迷，我推测他可能和盗墓专家病毒有一定的联系。

病毒在退休之后，全不见人，所以我在行前和胡明通了一个电话，说我要见病毒，问他有没有法子替我安排。

胡明一听我提及病毒，就显得十分敏感，支吾其辞。我知道胡明的为难之处，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权威考古学者，如果他的名字和一个盗墓人联系在一起，那不是光采。但是在事实上，像胡明这样的人，有时为了获得出土的第一手资料和得到珍贵的古物，又必然会和病毒这样第一流的盗墓人有联络。

一听到他支吾其辞，我就知道自己所料不差，我告诉他：有极重要和神秘的事要见病毒，不管也有甚么困难，我都要第一时间就能见到他。

白素没有再说甚么，我看看登机的时间已到，和她吻别，进入登机处，上了飞机。坐定之后，闭目养神。

我仍在不断思索，想着见了病毒之后，应该如何开口，据说病毒老奸巨滑，只怕要多费很多唇舌。

我感到有人在我旁边座位坐了下来，不多久，飞机起飞。也就在这时，我听到身边有人以一种十分低沉的声音，在说着话：“打扰你一下，有一些东西，在你手中，那东西对你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是不是可以请你让给我？”

我睁开眼来，看到了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约莫四十上下年纪，头发稀疏，有狡狴贪婪的神态。

我呆了一呆：“对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说甚么。”

那人现出了一丝令人讨厌的笑容：“或许，这可以使你更明白？”

他一面说，一面打开了一只精美的皮夹子，将夹在中间的一张支票，展示在我的面前，支票是一间瑞士银行的，面额是一百万瑞士法郎。

我仍然不明白，只是沉着地道：“还是对不起，不知道我有甚么可以出让的。”

那人又笑了起来：“你知道的，卫先生--”

那人叫出我的姓氏，我心中更是吃惊。这个人有备而来！

那人向我凑近了些：“如果代价不够多，还可以再加一些。”

我道：“不是再加一点，而是加很多。”

那人皱了皱眉：“卫先生，我的权限，最多再加一倍。”我又吸了一口气，加一倍，两百万瑞士法郎，不算是一宗小数目，可是我全然不知他要的是甚么，那人又道：“一个盗墓人--”

我陡然地一震，想起了齐白和单思，知道这人要的东西，一定和他们有关，我道：“那你必须使你的权限扩大，对于这样珍贵的古物而言--”

我想他要的东西是齐白在古墓中发现，所以才用了“珍贵的古物”这样的形容词。

可是，当“珍贵的古物”这句话一出口之际，我就知道自己一定犯了错误了。

那人一听得我这样讲，立时现出了一种十分奇怪可笑的神情。他的那种神情，令我陡然住了口，无法再讲下去。

那人看来像是竭力在忍着笑，但是却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甚么，卫先生，请你将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他这种神态，可以肯定我一定说错了甚么。可是却想不出错了甚麽，只好将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这一次，我说的话，声音比较大，当我才一住口，不但那人笑着，还听到笑声自四面八方传来，至少有另外四五个人，在大声笑着。我循笑声看去，看到发出笑声的人，是三男两女。那三男两女，看起来也全然是普通人，他们这时，都笑得十分开心。

我在一看之间，就可以肯定那三男两女，正是我身边那人的同伴，但是他们为甚么发笑，却全然莫名其妙。

那人伸手，在我的肩头拍了拍：“卫先生，真对不起，我们弄错了，希望你旅途愉快。”

我忙道：“怎么，你.....不要了。”

那人道：“卫先生，你可以留着那‘珍贵的古物’，如果你真有它的话。”

一听得那人这样说法，我心中真是迷惑之极。我只好继续充下去，作了一个高深莫测的神情：“是么？可能你们出十倍的价钱，我也未必肯出让。”

谁知道这句话一出口，更引起了一阵的哄笑声，那六个人，看来神情高兴莫名，而我，完全像是一个傻瓜。我还想再说几句话来掩饰自己的窘态，在我身边的那个人，已在我面前挥着手：“算了吧，卫先生。”

一个有着一头红发的女人一面笑着，一面忍不住叫了起来：“天！傍我们的资料是怎么一回事，说他是一个难应付的人。”

其余的人，继续笑着。这时候，我不但发窘，而且，真的有些老羞成怒了。我冷冷地道：“一点也不好笑，你们属于甚么组织？”

这句话，居然有了效，那几个人全都停止了笑，互相望着，可以看出他们感到刚才太得意忘形了。

在我身边的那人在停止了笑声之后，停了极短的时间：“对不起，我们是联富拍卖公司的职员。”

我斜睨着他，联富拍卖公司，那是一家十分出名的拍卖公司，专以主持高价古物的拍页而闻名于世。那人又道：“听说齐白又得了一些好东西，可能落在你的手上，所以我们受命来和你接触。”

如果不是他们刚才那一番讥笑，我或者会相信那人的话，因为那人的话，听来十分合情理。一间专拍卖古董的拍卖公司，和盗墓人有联络，并不出人意表。可是这时，我却可以肯定他们是在说鬼话，我绝不相信他们是拍卖公司的人。

不过，我却并不揭穿他们，只是道：“是么？齐白有很多好东西在我这里，贵公司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找我来议价。”

那人连声道：“一定，一定。”他说着，转过头，和他的同伴交谈。那几个人不断在谈着古物市场的情形，甚么一只明代的青花瓷碗，卖了三十万镑，又是一对拜占庭时代的金烛台，卖了六十万镑之类。

我一面听，一面心中冷笑。这些话，分明有意讲给我听，目的是要我相信他们真的是联富拍页公司中的职员。

那六个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呢？我心中不住地思索着，一时之间也想不出来。

在我身边的那人，一上来就向我展示巨额的支票，要向我收买甚么。但不知道我犯了甚么错误，大约太可笑了，所以令得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暴露身分。

（要命的是，我无论如何想不出在甚么地方犯了错误，一点头绪也没有。）

他们当然是属于某一个组织的，但看来他们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不是十分充分，因为他们轻而易举暴露了他们不寻常的身分之后，又在作十分拙劣的掩饰。

我闭着眼，思索着，也不再理睬身边的那个人。在以后的飞行途中，我对他们都不瞅不睬，为了肯定他们假冒的身分，我只和身边那人，约略提到了一些著名的古墓，那家伙，竟然对中国西周的铜器，一无认识，也不知道印度的孔雀王朝是怎么一回事。

我绝对可以肯定他们的身分是假冒的，但是他们真正的身分是甚么？我装成完全不注意，但是却一直仔细在观察他们。

在仔细的观察过程中，我发现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在填写一份表格的时候，先是伸手进他的上衣中摸索了一下，但随即缩回手来，就在上衣的外袋中，取出了证件来，照着证件填写着表格。

这个动作的过程十分短促，但却令得我暗中高兴，我可以推测到，这个人在面对表格之际，首先想到的是要照实填写，所以伸手到上衣内去取证件。但是他立即想到这时，他有一个假的身分，所以才又缩回手来，取出了假的证件。

那也就是说，这个人真正的身分证明，在他的上衣内袋之中。

一有了这个发现，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真的睡了一觉，不再聚精会神地去注意他们。

到达开罗，我在下机时，经过那年轻人身边，只是稍为在他的身边靠了一下，就取了一只皮夹子在手，放进了自己的袋中。

第四部：盗墓人之王

在通过当地的验证机构前，我进了洗手间，将取到手的皮夹子取出来，果然，里面是一份护照。我早就从他们交谈的口音中，听出他们是哪一国人，这件护照，倒也不足为奇。

奇的是，皮夹子中，除了护照之外，还有一张工作证，我不禁呆了半晌。

那是某国太空总署的工作证，工作证上，有着那人的相片，工作证的背后，有一条黑色的磁带。我知道这条磁带记录着许多资料。太空总署保密性强，工作人员在进出之际，不但要出示工作证，而且工作证要通过特种仪器的检查，这种磁带资料，难以假冒。

在工作证上，还注明这个年轻人的军衔是中尉，工作的单位是机密资料室。

我对那几个人的身分，作过数十次的猜测，但绝猜不到他们是某大强国太空总署的工作人员。那简直不可想像。齐白的甚么东西，会和太空总署扯上关系。

工作证上，那个人的名字是罗勃·悉脱。我相信其余几个人，和罗勃一定是同事，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十分熟稔。

但是，他们为甚么又冒认是联富拍卖公司的人，而且用伪制的证件来旅行？太空署的人，何以会对齐白这样盗墓人发现的东西有兴趣？

我被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所包围，一点也找不出头绪。我呆呆地对着那张工作证，足有五分钟之久，才有了决定：去找他们，将那张工作证还给那年轻人，直接揭穿他们真的身分，和他们好好谈谈。

我走出了洗手间，寻找那几个人，我通过了检查，来到了机场的大堂，我东张西望，还在找人，听到一声大叫：“卫斯理，怎么出来得这么迟。”

我循声看去，看到胡明正向我走过来。

我向胡明作了一个手势，一面仍在寻找着那六个人，但是却并无发现。

胡明来到了我的身边：“你在找甚么人？”

我无法向胡明说明我要找的是甚么样人，只是顺口道：“找六个人，四男两女，全是西方人。”

胡明“啊”地一声：“我见过他们，他们离开了机场大厦。”

我忙向外奔出去，奔出了机场，仍然未曾看到他们。胡明跟着奔了出来，样子十分恼怒：“你究竟是来找我，还是来找他们的？”

我想，暂时找不到那些人，也不要紧，他们一定和自己国家的大使馆有联系，我只要到大使馆去询问他们的行踪就可以了。

这样一想，我就将他们几个人的事情，搁了下来，对胡明道：“怎么样，安排好了和病毒见面没有？”

胡明一听，立时皱起了眉：“你这人也真是，病毒是出名的盗墓人，像我这样的身分，和这种人来往，会遭人非议！”

我又好气又好笑：“别假撇清了，谁不知道你手中的许多古物，正是病

毒从古墓中偷出来的。”

胡明怒道：“少胡说，你这样讲，构成诽谤罪。”

我笑着：“好，我知道病毒最近有一项行动，在这项行动中，他的一个同行齐白”

我才讲到这里，胡明的脸色陡然一变，失声道：“啊，齐白。”

我道：“你知道这个人？”

胡明停了半晌，像是在考虑是不是该承认这一点，但是他终于点了点头。我又道：“齐白最近有一项惊人的发现，他不知道在一座甚么样的古墓之中，发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

一提到了古物，提到了齐白的发现，胡明简直双眼发光。

我们一面说，一面在向外走去，这时已停在一辆看来十分残破的旧车前面。

一看到了那辆车，我就不禁叹了一声：“好像并没有法律禁止考古学家用新车。”

胡明翻着眼：“我喜欢用旧车。”

我不和他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一起上了车，由他驾车，我开始将齐白寄给我录音带的事情讲给他听。

他听到一小半，就叫了起来：“天，那些麻布上哪儿去了？”

我怔了一怔：“甚么麻布？”

胡明道：“你说的，用一种残旧的麻布包着，有一阵霉味。”

我怒道：“这种破布，早就丢了。”

胡明不顾车子在疾驶，转过头来，瞪大眼睛望着我：“你这个人，齐白拿出来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古物。”

我闷哼了一声，并不接口，胡明唉声叹气片刻，仍然不心死，又问道：“你在扔掉那两块布之前，有没有仔细看过？有没有注意到麻布的经纬之间，可有着小小的十字结？”

我大声道：“没有注意，连看也不曾看就扔掉了。我在说那两卷录音带的事，那两卷录音带显示，齐白身在一座极度怪异的古墓中。”

胡明道：“玻璃破裂声？”

我道：“玻璃最早出现的纪录，就是在古代的埃及。”

胡明道：“不错，但那时，玻璃极度罕贵。”

我道：“或许，在那古墓之中，就有着大量的玻璃制品？”

胡明道：“就算是，齐白为甚么要打破它们？古埃及的玻璃器具，是稀世珍品。”

我道：“你一定知道一个人叫单思……”

胡明点头：“单思？哦，这个人真了不起，他曾经协助我解决过不少难题，他”

我道：“他死了，为了不知甚么东西而死。”

胡明陡地停住了车，车子在急速停顿的过程中，震得我直弹了起来。胡明颤声道：“甚么？单思死了？我才见过他。”

我也不禁一怔：“你见过他？甚么时候？”

胡明道：“不到两个月前，就在开罗。”

我迅速地计算一下，单思接到了齐白的电话，到了埃及来，胡明可能就在这儿见过他。

这一点，对了解单思的行动，十分重要。

我知道胡明不是叙事十分有条理的人，若是问得急了，他便会语无伦次。

所以我只是道：“将你和单思见面的经过，详细讲给我听听。”

胡明伸手，抹了抹汗：“好的，他那次来见我，情形有点怪。”

以下，就是胡明和单思那次见面的情形，和他们之间的对话，这一段经过十分重要，所以我的记述，也比较详细，请留意。

胡明正在他私人的研究室中工作，他工作的时候，照例是不受任何打扰，他有一个助手，这个助手的任务，便是在胡明工作的时候，替他阻挡一切外来的侵扰，包括来找他的人、电话等等。可是那个助手，并未能挡得住单思。单思是直闯进来的。

助手企图拦阻单思，单思已经来到了紧闭的工作室门前，拿起一张椅子来，就向门上砸去。

门上发出来的声音，使得胡明无法继续工作，也令得他十分愤怒，他用力拍着桌，一面喝骂着，一面走过来，打开了门。

门一打开，单思直闯进来，胡明看到了是单思，怔了一怔，虽然仍然满面怒容，但是他向助手作了一个手势，表示没有他的事，转身关上门。

胡明和单思很熟，当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止是盗墓人和考古学家之间的关系。单思虽然是“业余”古物爱好者，但是他的学识，足以令得胡明这样的学者倾心。

胡明瞪着单思：“看来我要选一个摔角选手来作助手才好。”单思像是根本没有听到，大声问道：“有没有见到齐白？有没有见到他？”

单思的神情，看来十分焦急，胡明摊开双手：“没有，最近没有联络，你找他有甚么事？可是他最近有了甚么发现？”

单思发出了一连串的苦笑声，团团乱转，胡明好几次想令他坐下来，但是都不成功。单思一面乱转，一面道：“当然是，他的发现……”

他讲到这里，双手按住了桌子，瞪着胡明。胡明也兴奋了起来，他知道齐白在盗墓方面的伟大，如果齐白有了令单思也举止失常的发现，那一定是一项极度了不起的发现。

胡明忙问道：“是甚么发现？”

单思陡地尖叫了起来：“是甚么发现？那……发现足以令得，令得……”他讲到这里，急速地喘着气，突然之间，一伸手，将胡明桌子上的大半东西，扫跌在地上。单思的动作，令得胡明几乎全身血液凝结。在桌上，不但有许多胡明心血结晶研究的结果，还有不少用作参考研究用的古物，包括一叠可能是圣经原稿。

单思应该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但这时，他却将这些东西当是垃圾扫落。

胡明在惊怒交集之余，陡地叫了起来：“你疯了？”

单思却尖声笑了起来：“我疯？你才是疯子！”他指着桌上，地上的东西：“这些算是甚么？这些东西，也值得研究？既然你没有见过齐白，不再打扰，再见。”

单思转身就走。胡明却不肯放过他，一跃向前，将他一把拉住：“等等，你还没有说清楚，齐白和你发现了甚么？”

单思道：“真对不起，胡教授，我们的发现，你不会感到兴趣，那是你

知识范围以外的事。”胡明一听得单思这样讲，心中极其恼怒，一时之间讲不出话来，单思用力一挣，已挣脱了胡明，哈哈大笑着，向外走去。

胡明在他的身后，大声叫：“只要是你和齐白的发现，就一定我知识范围之内。”

我立时问道：“单思怎么回答？”

胡明神情悻然：“他没有回答，一直笑着，走了。”

我握着拳：“你没有追？”

胡明冷笑：“我为甚么要追他？不论他们有甚么发现，弄不明白了，去找谁？只有我可以解答他们的问题。”

我问道：“那么后来，齐白和单思，有没有再来找你？”

胡明现出了十分愤然的神色：“没有，我甚至不知道单思已经死了。”

这时候，我心中的疑惑，也到了极点。照常理来说，齐白和单思，在埃及，要是找到了甚么极其隐蔽的古墓，他们应该找胡明。可是单思去找胡明，只是为了打听齐白的下落。齐白也没有和胡明联络过，反倒将两卷录音带寄了给我。

我知道胡明自尊心强烈，所以我小心地问：“照你看来，是不是有甚么埃及的古墓，在你的知识范围之外？”

我已经问得小心翼翼，可是胡明还是勃然大怒：“放屁！”

我为了避免给他再骂下去，转头向外，这才发现，车子已在开罗郊的公路上，我道：“我们到哪里去？”

胡明没好气：“你不是要去见病毒？”

我高兴地叫了起来：“我早就知道你有办法。”

胡明道：“他是不是见你，我还不能肯定，我只是和他的一个主任看护联络过，看护说他习惯于安静生活，不很肯见人，我们要到了他那里再说。”我摊了摊手：“那不要紧，我可以令得他有兴趣见我，因为我知道齐白到那个怪异的古墓，是出于病毒的意思。”

车子一直向前驶，转了一个弯，那时，已经是夕阳西下时分了，在满天晚霞之下，我看到了那栋白色的房子。

说是“一栋房子”，或者不怎么贴切，应该说，那是“一组房子”，一栋大洋房的主体，还有许多附属的建筑物，然后才是相当高的围墙，一体纯白色，在夕阳下看来，美丽之极。

围墙外，是一大片极整齐的草地，草地中有一条车路，直通大铁门。

胡明吸了一口气：“这就是盗墓人之王，病毒的住所。”

我吸了一口气：“看来他比法老王还更会享受。”

胡明道：“像他这样的人，真不知应该如何评价。他是盗墓人，但他对发掘人类古文化的贡献，在任何人之上，不知有多少古墓，自建成之后，首次进入的人就是他。”

我对于病毒应该获得何等样的评价，没甚么意见，只是想快点见到他。车子在门口停下，已经有一个穿着鲜明制服的看门人在门后出现，胡明自车中探出头来，看门人的神情十分讶异，道：“胡教授，主人没吩咐说你会来拜访。”

胡明沉声说道：“现在去告诉他。”

看门人面有难色，但还是打开了门，胡明驾车直驶进去，大花园中设施之豪华，我不拟细述，车子停下后两分钟，两个穿着同样鲜明的制服的男

仆，将我和胡明，延进了客厅。

大约等了十五分钟，我开始有点不耐烦时，一个妙龄少女走了进来，她穿着护士制服，容颜明丽：“胡教授，主人在休息室见你。”

我一听，立时站起来，那护士向我抱歉地一笑：“对不起，主人没说接见阁下。”

她和胡明走了进去，不一会，她就急急走了出来，神色张惶：“真对不起，原来主人要见的一个人是你，不是胡教授。”

她正说着，胡明也气鼓鼓走了出来，向我瞪了一眼：“要不要我等你？”

我向他作了一个“不是我错”的手势：“不必了，我会和你联络。”那护士向胡明千道歉万道歉，等胡明走了之后，才领着我进去。在经过了一条走廊之后，我来到了病毒的“休息室”。

那休息室，根本不是“室”，而是一个极大的棚，至少有五十公尺见方，一边是一个大游泳池，顶上是玻璃，内中的一切布置，全是热带式的，自顶上垂下许多热带的蔓藤类植物，南太平洋情调的音乐轻播。一个老人，躺在一张悬挂在架上的睡椅上，有一个护士，正在轻推着那张睡椅，令得睡椅缓缓地摇。

我知道老人就是病毒，天下第一的盗墓人，我对这个人，闻名已久，他真是一个十分特异的人物外形上的特异。

那张睡椅很大，而且很柔软，病毒的身子，有一半陷在柔软的垫子之中，他个子小得出奇，看来至多一公尺多一点，站起来的话，只到普通人的腰际。

他不但矮小，而且出奇的瘦，满是皱纹的皮肤，就像是披在身上，随时可以脱落。

我不论如何想，都未曾想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出色的盗墓人，赢得了“病毒”这样外号，在这里过着帝王般生活的人，会是一个侏儒。

病毒的头发稀疏而长，唯一令人感到这个侏儒不类普通人之处，是他的一双眼睛，十分有神，他向我望过来，有一股慑人的力量。

他一看到了我，就向我招了招手：“过来，过来。”

他一开口，声音洪亮得惊人，令我怔了一怔，他接着道：“你是齐白说的那个人，卫斯理？”

我道：“是的。”

一个护士搬了一张椅过来，我坐下。病毒一直用他炯炯发光的眼睛打量着我：“齐白不怎么肯服人，但是他说，如果你入我们这一行的话，会比他出色。”

我不禁苦笑，这算是称赞？我只好道：“那是他个人的意见。”

病毒不置可否地“嗯”地一声，从他的神情看来，显然不以为我是可造之材：“你是齐白的朋友，你来找我，为了……”

我直了直身子：“齐白寄了两卷录音带给我。”

病毒又“嗯”了一声，并没有甚么表示。

我想了一想，直截了当地道：“那两卷录音带，显示他在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而他说，是由于你的提议，他才去的。”

病毒道：“是啊，现在我退休了，我常将一些有价值发掘的地方让他去，除了我之外，他最好。”

我开始有点紧张：“那么，大约两个月前，你叫他到甚么地方去？”

病毒扬起手来，在他自己的额角上，轻轻叩着：“让我想一想，对，根据资料，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一座很值得发掘的古墓……”

我道：“不会是那地方，我看多半是在一个叫伊伯昔卫的小镇附近。”

病毒用他宏亮的声音，“呵呵”笑了起来，道：“伊伯昔卫？那是齐白的住所之一，在那里，他有一栋漂亮的房子，和几个漂亮的女人！”

我呆了一呆，两次录音带和他拍给我的电报，全是从那地方来，还以为他到的怪异地方，一定是在那小镇附近。

我心中有点发急：“那么，你再说说那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古墓。”

病毒道：“那是属于一个富有商人，正确的遗址，还未曾找得出……”

我忙道：“那么，另外还有甚么？”

病毒道：“还有一个中国皇帝，死前一共造了七十二个假墓，但是我已经可以知道他真正是葬在哪里，我也曾要齐白去发掘，那个皇帝叫……”

我忙挥手道：“他不会。”

我之所以阻止他说下去，是因为我对“曹操七十二疑冢”的所知，不会比病毒少，不想听也多解释。病毒接着，又提及了几处地方，一处甚至在澳洲，我道：“我看都不是，那地方一定十分特异，特异到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正常。”

病毒“哦”地一声：“所有古墓的内部，都是极异特，因为……”

他接下来，就一直不绝地用尽了形容词，来形容他到过的古墓中的特异情形。

我听了不到十分钟之后，就不礼貌地打断了他的话头：“真对不起，我对古墓不是很感兴趣，我只想知道齐白到过甚么地方。”我讲到这里，顿了一顿：“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因此而被人枪杀，他的名字叫单思。”

病毒一直躺着，一直到我说出单思被人枪杀，他才陡地坐了起来。别看他全身老得起皱，可是他动作却敏捷得惊人，一坐了起来之后，就失声道：“甚么？单思死了？单思死了？”他的那种震惊，出自自然，而当他吃惊之际，眼中的光采更甚。

病毒伸出手来，想抓住甚么，一个护士忙伸出手去，给他握着。

他气咻咻道：“谁杀死他的？”

我苦笑道：“一个一流的狙击手。至于是甚么人，一点头绪都没有。”

病毒的神态更是激动，口唇掀动着，可是却并没有说出甚么来，看他情形，像是单思的死讯给他的打击太大，以致他不知道说甚么才好。

我怔怔地望着他，病毒的震动是突如其来的，消失也极快。不到一分钟，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松开了护士的手，缓缓躺了下来。

在他躺了下来之后，用一种极度平淡的口气道：“哦，单思死了。”

我从来也未曾见过一个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之中，从极度的震撼，变为这样平静。这时，他的平静，显然是假装出来的。尽避他伪装平静的功夫极好，可是他刚才的震惊，却无可掩饰。

我对病毒的这种态度，感到一阵厌恶，所以我的语气，听来冰冷：“你不感到应该对单思的死亡，负一点责任？”

病毒在听到了我这样问他之后，甚至伸出一个懒腰：“我？要负责？难道你说的那个第一流枪手，是我派出去的！”

我早就知道病毒是一个超级老滑头，但是我却未曾料到他不只是超级，而且是超特级的老滑头。要对付这种超特级的老滑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也不是完全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和他去绕弯子。

所以，我一听得他这样回答，立时道：“单思好好在家里，是齐白打电话去，叫他一起参加工作。”

病毒的眼睛半眯着，发出一下拖长了的鼻音，“嗯”地一声：“那又怎样？”

我伸出手指，直指着他：“而齐白到那个古墓去，是你叫他去的。”

我话一讲完，不等病毒有反应，更不给他以否认的机会，立时又道：“别否认，我有齐白的录音带，可以证明这一点，刚才你也承认过。”

病毒呵呵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听来甚至是十分温柔：“年轻人，我已经说过了，最近我给了他几份资料，我实在不知道他到了其中哪一处地方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他下面的话未曾说下去，可是逐客的神情，已经十分明显。讲完了那句话之后，缓缓闭上眼睛，像是当我已不在他的面前。

我忙道：“对不起，我……”我话没有讲完，那两位美丽的护士，已经站起来，向我挥着手：“请你离开。”

我摇头道：“不行，我要问的事……”

这一次，仍然是我的一句话还没有讲完，便听到了一个粗鲁的声音：“你要问的话，全部问完了。”

我循声看去，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两个身形极其高大粗壮，估计体重超过一百五十公斤，而且全身都是坚实肌肉的大力士，穿着古埃及武士的服饰，正向我走过来。

那两个大力士，还不是单独来的，他们的手中，各自牵着一头黑豹。

这种黑豹，是所有凶残动物之中最危险的一种，我没有把握赤手空拳，战胜那两头黑豹。

我一面后退，一面摇着双手：“还有几句话……”

我话没有说完，那两个大力士松了松手，两头黑豹向前扑来，它们的动作如此之快，一下子，扑到了离我身前还不到三十公分处，我甚至可以感到那两头黑豹口中喷出来的那股热气。

我退得极其狼狈，几乎跌倒，而且一退之后，转过身，一直向前奔，奔出了病毒宫殿一样的美丽住宅的大铁门，那两个大力士一直牵着那两头黑豹，在我后面，亦步亦趋地追着。

我奔出了铁门，心中窝囊之至。我，卫斯理，竟然叫人这样狼狈不堪地赶了出来。

可是既然已经叫人赶了出来，还有甚么办法可想？我回头看一下，看到那两头黑豹，倚在铁枝上，人立着，爪甲锐利，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我未曾料到会这样一无结果，很后悔没有叫胡明等我，以致我要走一大段路，才搭得上车子，来到了胡明的住所。

胡明开门，迎我进去，他的神情很紧张：“怎么样？有甚么结果？”

我摇头道：“没有，一点收获也没有，我是被两个大力士和两头黑豹赶出来的。”

胡明苦笑了一下：“这样受过训练的黑豹，一共有八头之多。你知道，病毒的住所，真正是一座宝库，他并不相信银行，他历年来所得的宝物和金钱，全在他的住所中。”

我进入了胡明的书房，拨开了几堆书，找到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病

毒甚么也不肯说，我看，只好去找齐白。”

胡明苦笑道：“我不知道齐白在甚么地方，真的不知道，很久没有和他联络了。”

我道：“不要紧，我知道他在尹伯昔卫镇上，有一所住宅，明天我就动身去找他。”

胡明望了我半晌道：“其实，单思的死，可以完全交给警方去调查。”

我吸了一口气：“整件事疑团太多，单思有人追杀，齐白下落不明，大国太空署人员冒充是拍卖公司的人别劝我放弃这件事。”

胡明摊了摊手，重重放了下来，拍响他的身体：“祝你好运。”

我向他望去：“电话在哪里？”

胡明道：“自己找吧，反正一定是叫书本压住了。”

他不再理会，我费了好大的劲，也找不到电话，还是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才知道它在甚么地方，电话响，是大学有人来找胡明，胡明匆匆离去，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白素，白素又不在家。

我只好坐了下来，胡乱翻阅着一些书。那些研究古埃及历史的书，我也看不进去，尤其是在思绪极度紊乱之际。我拨开了一些书，居然给我看到了一具小型电视机，我顺手打开。

第五部：怪电话

电视上在做问答节目，我也没有心思看，正想休息一下，电视节目突然中断，出现了一个报告员，用急速的声音道：“半小时之前，有一架小型飞机，起飞后发生爆炸，机上人员，无一生还，飞机残骸，遍布在沙漠上。”

我向电视机看，看到沙漠上，有一个断下来的机尾，隔老远，才有另一块机翼尖。

那报告员又道：“据知，除了机上人员之外，这架小型飞机的搭客，一共六人，他们全是著名的拍卖公司，联富拍卖公司的高级人员，飞机是他们的专机……”

联富拍卖公司的六个高级人员！

就是我在飞机上见到的那六个人？

我感到事情极不寻常，因为我至少知道这六个人全是太空署的工作人员。

太空署的工作人员，为甚么要冒充拍卖公司的职员，向我高价购买盗墓人从古墓中得到的东西，这一点，想破了我的脑袋，也想不出来。但是，六个人突然一起死亡，这事情实在太不寻常。

我来到电话之前，打电话到大使馆去，在电话接通之后，我要求和大使通话。对方的回答是：大使正在忙碌中，有甚么事，可以和他秘书谈。

秘书来听电话，我道：“告诉大使，我对于飞机失事而死的那几个人的真正身分，十分清楚，不想秘密露，最好请大使来讲话。”

在说了这番话之后的二十分钟，我才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对不起，大使不能听你的电话，同时，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甚么。”

我感到十分恼怒：“贵国太空署的官员，冒充拍卖公司的职员，这一点，相当有趣吧。”

对方的回答来得很快：“我们每天都接到不少神经病者的电话，但是以阁下的病情最严重。”

他一讲完，就立时挂上了电话。

我握着电话听筒，怔了片刻，实在无法知道是发生了甚么事。我有极其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那六个人不是甚么拍卖公司的职员，而是太空署的官员，可是该国的大使馆，却断然否认。

本来，那六个人就算因为飞机失事而丧生，也全然不关我的事，我本身的烦恼已经够多了，单思离奇死亡，齐白的行踪诡秘，我才没有空闲去理会甚么太空署不太空署。

可是，偏偏那六个人，又曾向我提出，要以钜款购买齐白给我的“东西”。

全然风马牛不相干的人和事，就是因为他们这一行动，而发生了联系。齐白在古墓中发现了甚么？何以会导致太空署人员假冒了身分来向我收购？

不论我想像力如何丰富，都无法找出答案，再加上会见病毒一点收获都没有，我心中沮丧之极，走动了几步，又移开了一大堆书，在一张躺椅中，躺了下来。

我思绪一直在活动着，才一躺下来不久，我就想到：那六个人在飞机上和我相遇，应该不是偶然。我搭那班飞机，他们恰在机上；那是他们一直在跟踪我的结果。

一想到了这一点，我直跳了起来。

跟踪！一直有人在跟踪我！

这和单思要跳楼之前，说有人要追杀他的情形，十分相似。那么，要追杀单思的，是不是就是那六个人？

太空署的人员，追杀一个盗墓专家，这件事听来虽然十分无稽，但也不是绝无可能。那么，如果作进一步的推论，单思的神秘死亡，也和那六个人有关？和太空署有关？

一层层推下去，我感到已经掌握了一些甚么，可是还十分模糊，我想起那颗取走了单思性命的子弹，属于我从来也未曾见过的枪种。一个大国的太空署，掌握先进科学尖端，它的工作人员，有不为世人所知的新型武器，不是甚么奇怪的事。

然而，奇怪的是，何以太空署的人，要对付一个盗墓人？

我像是捕捉到了一些甚么，可是想下去，却又只是一片紊乱。

胡明还没有回来，我应该如何是好？是立即去伊伯昔卫找齐白？还是再找大使馆联络？

我来回踱着，来到了书桌旁，就在这时，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我让它响了很久，都不想去接听，因为胡明不在，我听了也没有用。

电话铃响了足有两分钟之久才停止，不到十秒钟，又响了起来。

我拿起了电话：“胡明教授不在家。”

那边静了片刻，才有一个听起来十分刺耳尖锐而又短促的声音。我必须先形容一下那种声音，虽然它很难形容。

这种声音，听来像是变更了速度的录音带，将速度变快了，听了不舒服、不自然。但所讲的话，速度却并没有加快。

我一听，第一个感觉便是：这不像是人发出来的，倒像是一具甚么机器的声音。

然而，这种感觉，立刻就被那声音所说的话引起的震惊所替代，在我说了一句之后，声音传来：“卫斯理先生？”

我在胡明处，到目前为止，只有白素一人知道。病毒也有可能知道，但我决不以为病毒在将我赶了出来之后，还会打电话来找我。而那声音，显然又不是白素的声音。我“嗯”了一声，反问：“是，哪一位？”

那声音又静了片刻，在那片刻之间，我在思索着，那是甚么人打来的电话，在这一段时间中，我又向着电话，“喂”了几次。

大约在二十秒之后，那声音才又响了起来：“卫先生，对你来说，我是陌生人，但是我很想见你。”

我说道：“为甚么？”

那声音道：“见面再讲，好不好？”

我必须再形容一下那声音，那声音听来十分刺耳，可是所使用的，却是极其标准典雅的英语。如果没有极高的教育水准，一般来说，不会使用这样的语言。我心中充满了疑惑：“好，你知道我在哪里，可以来见我，我等你。”

那声音忙道：“不，不，真对不起，我不能来见你，要请你来见我，当然那是不应该的，可是真的，只能你来见我。”

我闷哼了一声：“有点滑稽！我根本不知道你是甚么人，而且，是你要见我，一般来说，当然你是有事情求我，为甚么你不能来见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究竟是甚么人？如何知道我在胡明教授处？”

那边并没有回答。

我又“喂”了几声，才听得那声音道：“你来了之后，就会明白，真的，到时，你一定明白。”

我迅速地思索着：“好，你在哪里？”

那声音道：“二十九点四七度，二十九点四七度。”

我低声骂了一句：“那是甚么地址？”

那声音呆了一呆，像是反而在奇怪我这样的反问是甚么意思，然后，他才道：“对不起，我忘了说明，是北纬二十九点四七度，东经二十九点四七度。”

刚才，我是听不懂“二十九点四七度”是甚么意思，但在对方加上了说明“东经”和“北纬”之后，我当然明白了。

东经和北纬的交岔点，可以标明一个所在。但是，甚么人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说明自己的所在？一时之间，我思索着，还想问甚么，但是那声音已道：“卫先生，请你要来，尽快来到，请你要来。”我忙道：“等一等，你……”那声音却不理睬我在讲什么，只是一直重复着，道：“请你要来，尽快来到，请你要来。”

听起来，重复的声音，像是录音带在不断重播。在重复了约莫十次之后，电话就挂断了。

我又大声“喂”了几下，没有反应，放下电话后，我感到一阵昏眩，这个电话，神秘之极。我并没有呆了多久，立时找到了一张地图，一看经纬度，东经二十九点四七度，北纬二十九点四七度，全在埃及境内。

我再找了一张埃及的地图，迅速地查看着。经度和纬度的数字一样，

这倒也不足为奇，我找到的地图不算是很详细，但即使是一份普通的地图，也可以找得出，那个经纬度的交点，是在埃及开罗西南方向的一处沙漠。用直线来计算距离，在开罗西南两百公里。我对北非的沙漠不算是很清楚，但是也可以知道，那一大片沙漠，极其荒凉，如果说刚才那人在“二十九点四七”处打电话来给我，那简直不可思议。

但是，我又的而且确，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地址”。

我也知道，在地图上看来，虽然只有两百公里，但是实际上就算有充分的准备和理想的交通工具，变幻的大沙漠之中，也充满了各种各样想不到的凶险。我是不是应该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而去冒这样的险？这可能是病毒的把戏，他为了怕我在开罗继续在他的口中得到些甚么，就有理由把我“充军”到两百公里外的沙漠去！

在放下电话的一刹那间，已经决定到“二十九点四七度”去，但这时细想了一下，有点动摇，我想多找一点这个“地址”的资料，我在乱翻乱找，胡明推门走了进来，叫道：“天，你在破坏甚么？”

我直起身来，道：“我想找一点地理资料。”

胡明瞪着我，张大口，看他的样子，他的口若是够大，会把我吞下去。而，就算他的口不够大，他也会冲过来咬我一口，我可不愿意冒这个险，所以忙摇着手：“别紧张，我接到了一个极神秘的电话，叫我到二十九点四七度去见他。”

胡明毕竟是一个出色的考古学家，考古学家须要在各种莫名其妙的地方发掘古墓，对于用经纬度来探明一个所在的方法，不会陌生。

他听了我的话之后，怔了一怔：“北纬？”

我连连点头：“东经也是这个数字，你对于那地方，有甚么概念？”

胡明又望了我片刻，咕哝了一句：“乱抄乱找，弄乱我的东西。”

他一面说着，一面已迅速地打开了一个柜子，取出了一个老大的文件夹来：“那地方是沙漠，开罗西南，大约两百公里……”

他打开了文件夹，其中是一幅一幅的地图，看来如军用地图，十分详尽。他迅速地翻看地图：“这是探险地图，比军事地图还要详细，三年前，或者是四年前，我曾率领一个考古队到过那个地方，病毒告诉我……”

胡明讲到这里，有点神情忸怩。他一直以为，以他的身分而言，和病毒这样的人来往，十分不光采，可是他的事业，又使他和病毒有联系。

他顿了一顿，又自嘲地笑了一下：“病毒告诉过我，他的一个徒弟，就在那一带，发现过一些银器，来历不明，有看很古老的花纹……”

我怕他再说下去，又要长篇大论讨论那些银器的来历，所以连忙打断了他的话头：“先别理这些，你找出那地方的地图来再说。”

胡明又瞪了我一眼，口中念念有词：“二十九点四七，二十九点四七……”

过了不多久，他就抽出一张地图来，他先不看地图，望向我：“你知道用经纬度来定地点的意义么？”

我道：“当然知道。”

胡明“嘿”地一声：“说说看。”

我有点不耐烦：“任何中学生都可以回答得出，一条纵线，一条横线，交点，就是那地点。”

胡明道：“请问，那地点有多大？”

我呆了一呆，一时之间，答不上来。胡明又道：“在平面几何上，点只有位置，没有面积，所以，经纬度的交点，只是在地图上的一个位置……”

我一伸手，自他手中，将他拣出来的那幅地图，抢了过来：“只要有这个点，我就可以见到这个人。”

我一面说，一面向地图看去。我也经历过不少探险的历程，所以看得懂探险地图，我看到图上有一个红色交叉。这个符号，代表极度危险。

在那红色交叉之下，注着一行小字：“流沙井，旋转性，没有时间性。”

我再看那交叉点，恰是在地图上标明的经度的二十九点四七度上。

我呆了一呆：“流沙井的意思是……”

胡明凑过头来，看了一眼，立时“哼”地一声：“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

我“哦”地一声：“何以见得？”

胡明道：“流沙井是最危险的一种沙漠现象。沙漠中的沙在不断流动，像是水流一样，当然速度要慢得多。流沙井由一种特殊的地形和这个地区的风方所形成，是沙的漩涡。表面上甚么也看不出，但是沙的漩涡，几乎可以将任何东西，顽固地扯进沙里面去，永远没有机会再冒出来。”

我一面听胡明的解释，一面不禁暗中捏了一把汗。胡明说这是“开玩笑”，那根本不是开玩笑，简直就是谋杀。我道：“如果我去的话……”

胡明一摊手，耸了耸肩：“你一进入流沙井的范围，就是一一直向下沉去，天知道你会沉到多么深。”

我皱了皱眉：“在流沙井的四周围，应该有危险的警告？”

胡明呵呵笑了起来：“在沙漠中竖警告牌？你好天真！”

过了好一会，我才说道：“只有病毒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

胡明怔了一怔：“甚么意思？”

我道：“电话，是打到这里来的。”

胡明的眼睛瞪得很大：“病毒叫你去那里干甚么？想害你？别乱想了，他知道你和我在一起，也知道我熟悉沙漠的地形，不会用这个笨法子来害你。”

胡明的话，听来十分有理。那么又是谁打来的电话？胡明道：“你当然不会去？”

我道：“去了只是送死，当然不去。”

胡明道：“到那里去，保证你见不到任何人。在流沙井上，只有一种特殊的蜥蜴，才能生存，这种蜥蜴，甚至也不敢同时用四只脚站在流沙上，只敢用两只脚，交替着停留，行动保持极快的速度，不然，就会被沙的漩涡扯下去。”

胡明的话，不知道是不是过甚其词。但是他表情严肃，倒也很有令人不能不相信的效果。

胡明笑了一下：“你准备甚么时候去伊伯昔卫？”

我道：“其实，到伊伯昔卫去，只怕也是白走。希望能再和病毒好好谈一下！”

胡明一听，脸上变色：“别再想我替你搭路，你要见他，自己去想办法。”

我不理会胡明，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闭上眼睛想：是不是有可能偷进去？

从今天一进一出的印象来看，病毒的华丽住宅，似乎没有甚么特别的

防守。但愈是先进严密的保安系统，在表面上愈不容易看出，有刺的铁丝网防盗，早已落伍。

问题是，即使突破了保安网，见到了病毒，又有甚么用？我又不是没有见过他，还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想来想去，似乎没有一条路走得通，只好长叹了一口气，睁开眼来。

胡明正瞪着我，我苦笑了一下：“只要知道齐白到过的古墓在甚么地方，那就好了。而齐白说得很明白，是病毒叫他去的。单思可能也去过，不过他已经死了，知道那古墓所在的，只有病毒和齐白两人。”

我的话才一讲完，就听到一阵门铃声，接着是开门声和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

急骤的脚步声一直来到我们所在的房间门口才停止，胡明去开门。一个满头大汗的埃及人，神情极度惶急，手中拿着一顶布帽，那顶布帽可能一直用来抹汗，湿得几乎可以绞出水。

胡明一看到那人，就叫了起来：“阿达，甚么事？”

那个被称为“阿达”的埃及人，张大了口，喘着息，脚步踉跄，撞散了一叠堆得相当高的书，来到了书桌之前，伸手按住了书桌的一角。

他面色灰败，身子发抖，汗水随着他的发抖，落下来，滴在书桌的桌面上，发出轻微的“拍拍”声。从这个人的神情来看，他心中的惶急恐惧，当真已到了极点。我忙向胡明望去，道：“这位朋友……”

胡明也走了过来：“他叫阿达，是……是……”

胡明在介绍阿达身分之际，像是十分难以开口，犹豫了一下：“他是病毒的徒弟，我和病毒有点联系，阿达是中间人。阿达本来，是我的学生。”

我向阿达望去，阿达一直在喘气，直到这时，才缓过一口气来：“他们又来了。”

这句话，乍一听，全然莫名其妙。但由于阿达的神情是如此可怖，声音之中也充满了震惊，是以这样平常的一句话，听来竟也令人充满寒意。

胡明忙问道：“谁又来了？”

阿达双手掩着脸：“他们！他们！”

我大喝一声：“他们是甚么？”

我不问“他们是甚么人”，而问“他们是甚么”，是我已在阿达的神态之中，感到“他们”一定是一种极其可怕的东西，不然，阿达不会怕成那样子。

我已经算是问得疾言厉色的了，可是阿达根本没有听进去，他还是自顾自地用震惊已极的声音道：“一定是齐白没做成功，所以他们又来了。”

一听得他这样讲，我再也坐不住，一下站了起来：“你说甚么？”

阿达忽然现出一个想哭的神情，我看出他的情形很不正常，一面向胡明喝道：“酒！”一面我手指“拍”地弹出，弹在阿达的太阳穴上。

这一弹，还真有用，阿达全身一震，摇摇欲坠，我忙扶着他坐了下来，这时，胡明也已经递过了一杯酒。

我接酒在手，那酒的酒味之烈，得未曾有，刺鼻之极，决计不会是甚么陈年佳酿。但这时，酒的目的，不过是要使阿达镇静下来，酒味是不是好，无关紧要。

我一接酒的手，就握住了阿达的脸颊，令他张开口来，然后，向他口中，灌酒进去。

阿达被逼着连喝了三大口，才怪叫了起来，整个脸上的肌肉全在抽动，怪叫道：“天！”

这是甚么东西？”

我冷冷地道：“不会是浸木乃伊用的……”

我只讲了半句，胡明陡地向我使了一个眼色，并且用肘碰了我一下，我吃了一惊，不敢再说下去，忙改口说道：“你现在是不是好多了？”

阿达又喘了几口气，然后，以极度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杯中的半杯剩酒，咕哝着道：“我敢打赌，木乃伊喝了这样的东西，也会醒过来。”

我吸了一口气：“你刚才提及‘他们又来了’，又说‘齐白一定没有成功’，究竟是甚么意思，请你从头说一说！”

阿达立时以望着那杯酒相同程度的怀疑眼光望向我，又向胡明投以询问眼光。我道：“我叫卫斯理，是胡教授的好朋友。”

阿达“哦”地一声：“是你！你今天见过病毒，在你走后不久，他们又来了。”

他又重复了“他们又来了”这句话。这时，我已经看出阿达叙事没有条理，若由他从头讲起，只怕更糟，还不如一点点问他，自行将他的答案连贯起来的好。

我也已经感觉到，阿达所讲的“他们”，和“齐白没有做成功”，可能和我的探索有极大关连。

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来平静：“他们？他们是甚么？”

我仍然用第一次问的问题，阿达直视着我，反问道：“你以为他们是甚么？”

我忍住了气恼，说道：“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见过他们，是你，因为他们又来了，才感到那样害怕？”

阿达怔了怔，喃喃自语：“我害怕？我害怕了？我十分害怕。”我闷哼了一声：“你刚才进来的时候的那样子，害怕得像是被十只饿猫围住了的老鼠。”

阿达苦笑了一下，伸手在脸上抹了抹汗：“其实没有甚么可怕。”我真被他的态度弄得冒火：“如果你不再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那么，你一定会害怕！”

胡明叫道：“卫斯理，这样子恐吓人，十分卑鄙。”

我实在忍无可忍，用力一拳，打在桌子上，发出的声响之巨，令我自己也吃了一惊。这一拳的力道，我在盛怒之下，的确是大了一些。但胡明的古董桌子，一定也年代太久远，木质起了变化，以致我一击之下，巨响之后，桌面，竟被我击穿了一个洞。

阿达双眼瞪得极大，整个人直跳了起来，伸手指着我，颤声道：“你……你……是他们一夥的？”

我厉声道：“他们是甚么？”

这已是我第三次问这个问题了、阿达吃惊地向胡明望去，胡明也又惊又恐，又无可奈何：“他问甚么，你就回答甚么吧，别惹他再生气，这个人生活起气来，完全不像人。”

阿达又向我望来：“那……你们……是一夥的。”

仍然一点也没有问出甚么。但是我倒可以知道了一些事。其一，“他们”是人，不是甚么怪物，因为阿达认为我是“他们的一夥”。

其二，“他们”的脾气多半也不很好。

我盯着他：“好，他们又来了，今天？”

阿达先后退了两步，才连连点头。我又问道：“那么，他们第一次来，是甚么时候？”

阿达道：“三……三个月前……大约……三个月前。”

我道：“他们来见病毒？有甚么事情？”

阿达又望了我半晌，直到像是肯定我打穿桌面的拳头不会向他身上招呼，才镇定了一些，可以开始比较有条理地回答我的问题了。

第六部：“他们”又来了！

我说“比较有条理”，其实也杂乱无比，所以，我并不将阿达的回答照话实录，而是在整理了一番之后再写出来，这样，对于当时曾发生了一些甚么事，比较容易明白。

阿达是病毒的徒弟之一，病毒究竟有多少徒弟，不必去深究，其中有些很有身分，像阿达就是，他有大学考古学的硕士衔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可是偏偏热衷于盗墓。

据他后来自己陆陆续续向我说起，单为了见病毒一面，就不知花了他多少心血，而终于能拜在病毒门下，做病毒的徒弟，所花的时间、精力，比四年大学课程更甚。

但是，阿达在病毒门下，学到了一些甚么呢？前后七年，甚么也没有学到。因为不幸得很，阿达被病毒认为没有天才。

盗墓人也要有天才么？病毒的说法是：当然要有！任何艺术家，都是九分天才，一分努力。莫扎特四岁就能作曲，他再努力，也不过四年的时间，你能叫一个鞋匠花四年功夫就学会作曲吗？盗墓是一种高度的艺术，非靠天才不可。他在三岁时就能爬进曲折的墓道，把墓里最名贵的东西带出来，这不是天才是甚么？

阿达由于没有盗墓的天才，所以在病毒门下，一直庸庸碌碌，毫无表现。不过，他总算是病毒的弟子，在病毒豪奢的住宅中，听病毒吩咐他办一些琐事的资格，还是有的。

阿达在提到他自己有这个资格时，曾十分郑重地声明：千万别轻视这个资格，要能在病毒身边办琐事，比当埃及总统的随身保卫还要忠贞靠得住，比当考古学教授要有更多的知识。

（胡明听到这样声明，只好闷哼一声。）

阿达说病毒从来不相信别人，甚至连死人都不相信，所以，不是他认为靠得住，不能常在他身边。而病毒对各地古墓的认识之深，如数家珍，在他身边，如果不是有这方面丰富的知识，根本一句话也说不出去。

我始终觉得阿达很可怜，所以他在这样自我标榜的时候，我并没有表示甚么意见，而且，竭力忍着，不使自己笑出声来。

在明白了阿达的身分之后，才可以明白何以那三个人来的时候，阿达首先看到“他们”。

是的，阿达口中的“他们”，是三个人，三个男人，三个穿着沙漠中游牧民族服装的男人。

沙漠中游牧民族的服装，宽大，连头套住的白色长袍。那三个男人来的时候，将头罩拉得十分低，连他们的脸也看不清。

阿达在警卫室中病毒的住宅，有许多间警卫室。每一间警卫室的设备，大致相同，有许多闭路电视，可以察看各个角落的情形。

阿达所在的那间警卫室，专门负责监看整个住宅的大门和围墙。大门就是我去拜访病毒时首先到达的那座大铁门。

在大铁门附近发生的事，警卫室都看得见，在那里发出来的声音，警卫室中，也都听得见。

时间是下午，他看到电视萤光幕上，大铁门外，出现了一辆车子，车子驶近，在大铁门前停下，从车中下来了三个穿着白长袍，连脸面也看不清楚的男人。看门人迎了上去，那三个来人中的一个道：“我们要见哲尔奋先生。”

看门人呆了一呆，连他也不知道谁是“哲尔奋先生”。看门人道：“这里没有甚么哲尔奋先生。你们早已闯进了私人地方的范围，请立即离去。”

那来人的声音，听来冷而坚硬，极不自然，像是由甚么机器，而不是由人发出来的。

（阿达用这样的话形容三个人的声音，我大吃一惊，立时想起了我接到的那个怪电话。）

那人又道：“怎么会没有？哲尔奋先生，就是你们的主人，这所巨宅的主人。”

看门人的神情极疑惑，通过电视在监看的阿达，也极其疑惑。“哲尔奋先生”这个名字听来十分陌生，连阿达也没有听说过。

看门人道：“我相信你弄错了，我的主人是……”

他讲到这里，停了一停，主人的外号是“病毒”，但毕竟只能在背后叫，是不能当着外人讲出来的。那三个人中的一个道：“是，他……人家全叫他病毒，不过哲尔奋才是他的名字，请你去告诉他，有三个远方来的朋友要见他。”

阿达这时，也感到十分奇怪，他通过传讯系统，向看门人道：“请三位来客等一会，我去通报。”

阿达转过身，按动了一下掣钮，向病毒报告有人客来访的情形。

病毒当时，独自一个人在第三号收藏室中。

在病毒的住宅之中，一共有二十间收藏室。连他，作为病毒的徒弟，已经有资格在这所豪华住宅中随便行走的人，这二十间“收藏室”也是禁地，除了病毒之外，只有齐白进入过这二十间收藏室，还有一个中国人，也曾由病毒带进去过。

阿达不知道这个可以享受特殊待遇的中国人的名字，但可想而知，那一定是单思。

（阿达提及那二十间“收藏室”，胡明的眼睛都几乎凸出来，而且不由自主，吞着口水。当然，病毒的收藏室中，不知藏有多少得自世界各地的古物，足以令胡明这样的考古学家，做梦也想看。）

病毒的声音十分愤怒：“甚么人要见我？我在收藏室的时候，不见任何人。”

阿达忙道：“是，是，师父，不过这三个阿拉伯人，他们要见哲尔奋先生，并且说，那就是你的名字。”

病毒发出了“啊”地一声，静了好一会：“我在书房见他们，你去带他们进来。”

阿达驾着车，带那三个人走向建筑物。阿达心中十分好奇：“主人的名字是哲尔奋？连我也不知道。”

那三个人中的一个道：“的确，没有甚么人知道，那是他很早的时候用过的一个名字。”

阿达又向那三个人望了一眼，这时，他和那三个人面对面，隔得极近，但是却仍然看不清那三人的脸面，因为三个人的头巾压得很低。

车子在建筑物的门口停下，阿达先下车，请那三个人也下车。带着那三个人，经过了一条相当长的走廊，才到达一个宽敞的接待厅。

在通过那条走廊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安全检查：全是在暗中进行。如果来人身上有危险物品，警卫室早已知道。

到了接待厅之后，两个彪形大汉走了过来：“主人在书房。”

阿达带着他们，走进另一条走廊。那条走廊的装饰，比古埃及的宫殿，还要豪华。在阿达的记忆之中，经过这条走廊而能不东张西望发出惊叹声的，只有那三个人。

走廊的尽头是两扇镶有各种宝石图案的门，他们来到门前，门自动打开，里面是一间极宽敞的书房，病毒坐在书房一角的沙发，他看来瘦小，但是双眼有神。阿达带着那三个人直来到了沙发前，令得他感到有点惊讶的是，病毒很少见客，万一要见，那几个保镖一定在场，但这时，却只有病毒一个人。

当阿达带着那三个人来到那组沙发前面时，病毒道：“三位请坐，三位从库尔曼来？”

库尔曼是波斯北部的一个山区，十分偏僻。

那三个人中的一个道：“不，不是，我们不是从那里来，比库尔曼远得多了，哲尔奋先生。”

病毒略为震动了一下：“阿达，你出去。”

阿达答应了一声，刚要退出去，病毒忽然又改变了主意：“阿达，你留下来也好，听听我们的客人有甚么话说。”

阿达立时又站定，就在这时，那三个来客中的一个，抬头向他望了一眼，使阿达有机会和那人的目光接触。那人的目光一闪，阿达震呆了二十秒之久，当他又定过神来之际，三个来客，都已坐了下来，病毒在说着话：“我没有用那个名字超过七十年，三位居然还能知道。”

那三个人中的一个道：“谁会忘记这个伟大的名字？东突厥颉利可汗所建的神庙，隐没在地下一千多年，就是由这个伟大的名字发掘出来的。”

病毒满是皱纹的脸上，现出了高兴的笑容。人总是喜欢他人称赞，病毒甚至高兴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三位来，是……”

还是由那个人开口说话：“我们想委托哲尔奋先生进行一件事。”

病毒皱了皱眉：“我已经退休了。”

那人的声音，听来显得十分急切：“除了你之外，我们想不到有甚么人可以进入那墓室去。”

（我听到这里，和胡明互望了一眼。胡明“啊”地一声：“那三个人，

是要求病毒进入一座古墓。”胡明所说的，和我所想的一样。)

病毒“嗯”地一声：“早十年，或许会接受这样的挑战，如今，真的已经退休了。”

那人的声音更急促：“但是……但是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盗墓人，你能进入任何墓室，那个墓室，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可以进得去。”

病毒仍然摇着头，那人身边的另一个人，碰了那人一下，低声讲了一句甚么，像是在提醒那人，那人忙道：“或许，我还没有提及报酬……”

病毒笑了起来，摊了摊手：“你们一定也可以看得到，没有甚么东西可以引起我的兴趣，我这个年纪……”

病毒讲到这里，打了一个呵欠，又道：“我这个年纪，说退休，就是真的退休，没有甚么酬劳再可吸引我。”

病毒几乎已拥有一切，金钱对于他，没有任何刺激作用了。

那三个静静听病毒讲着，等病毒讲完，那人才道：“哲尔奋先生，我们提出的酬劳，是……”

他讲到这里，向阿达望了一眼，阿达又陡地怔了一怔，因为那人的眼睛，看来也是一种深邃的暗绿色，那种令人震惊的程度，就像是在黑暗之中，忽然用电筒照亮了一只黑猫的眼睛。这是阿达上一次吃惊的原因。

由于震惊，他没有听清那人对病毒讲了甚么，只听到病毒在叫他，叫到第三声，他才定过神来，病毒只说了一句极简单的话：“阿达，你出去。”

阿达答应着，离开了病毒的书房。

我有点恼怒，道：“你就离开了？”

阿达睁大了眼：“是啊，我当然要离开。”

我闷哼了一声：“那么，那三个人……”

阿达道：“我出了书房，主人只吩咐我离开，没有叫我走远，所以我在书房的门口等着，大约等了十分钟，我才又听到了主人的声音，叫我进去。”

我又闷哼了一声，瞪着阿达，心中骂了他十几次笨蛋，但为了避免打扰他的叙述，忍住了没有骂出来。

阿达又进了书房，看了病毒正在急速地来回踱步，神情显得异常的兴奋，一看到阿达，就道：“快，用一切可能，用最短时间，找齐白来。”

阿达连声答应，又忍不住向那三个来客望了一眼，三个来客没有甚么特别，仍然坐着。

阿达又退了出去，也退出来之后不久，另一个病毒的徒弟匆匆走向书房，阿达和他讲了几句话，那徒弟说：“主人要安排一间最好的客房，客人是甚么人？”

阿达没好气道：“鬼知道。”

那三个神秘的客人，在接下来的三天，住在客房之中，病毒每天都问上几次，找到齐白没有？

齐白在三天后联络上，他在巴黎，病毒的私人飞机立时起飞，将齐白自巴黎接到开罗来。

齐白是阿达陪进去的，阿达已尽自己所知，对齐白说了病毒要见得那么急的原因，是因为有三个人，要求病毒进入一个墓室。齐白中等身材，肤色黝黑，看起来既像是东方人，又像是西方人，他究竟多大无法从他的外表上看出来。他的步履永远轻盈矫健，全身精力弥漫。他衣着入时、华贵，齐白在高级社交场出现，人人都当他是东方的甚么贵族，气派万千，没有人

知道他是盗墓人。

齐白当时，听得阿达简单地介绍了病毒要见他的原因之后，笑着，在阿达的面前，弹着手指，发出“拍”地一声响：“你师父退休了，他推荐我去做。”

阿达也料到这样，虽然他觉得有点委屈，因为他也自以为是一个杰出的盗墓人，病毒为甚么不把任务委托给他？

但他想到自己和齐白相比较，毕竟还相去甚远，他倒也心平气和：“那一定是十分难以进入的一个墓室。”

齐白笑道：“对我来说，没有甚么墓室难进入。”

阿达叹了一口气，齐白有资格这样说，他就不能这样自夸。

说话之间，已经到了书房门口，书房门自动打开，病毒和那三个来客，全在书房中。阿达记得十分清楚，齐白一现身，那三个神秘来客，一起转头，向齐白望来，阿达就注意到，齐白陡地震了一震，阿达知道齐白震动的原因，一定是因为那三个人的眼睛所发出的光芒，实在令人吃惊。

病毒看到齐白：“过来，有一件事，交给你去做。”

齐白一面张开双手，一面向前走过去，来到了病毒面前，将病毒紧紧拥抱了一下：“酬劳是甚么？”

病毒呵呵笑着：“我早知道你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齐白坐下来，翘起了腿：“你一定早已想好答案了？”

病毒道：“是。只要你做得成，酬劳是……”

他讲到这里，略顿了一顿，才又道：“酬劳是，我二十间收藏室，随便你要一间。”

病毒这一句话才出口，齐白整个人都呆住了。齐白是呆住了没有出声，在一旁的阿达，却沉不住气，发出了“啊”地一下惊呼声。

阿达发出惊呼声，不能怪他，因为病毒的那二十间收藏室，他虽然没有到过，但究竟有多少稀世奇珍收藏着，他也约略知道。病毒一开口，提出给齐白的酬劳如此惊人，那么，他有甚么好处？那三个神秘客人许给病毒的好处是甚么？

阿达根本没有机会定过神来，他一发出惊呼声，病毒已经喝道：“阿达，出去。”

阿达叙述到这里时，我不由自主叫了起来：“不，阿达，你要留着。”

阿达向我望来，谁知道胡明就在这时，忽然像发了狂一样，双手抓住阿达心口的衣服。

阿达吃惊之极：“胡教授，你干甚么？”

我也吃了一惊，因为我也想不出胡明为甚么突然之间，会如此失态的。

胡明喘着气：“阿达，你这混蛋，你为甚么从来也未曾向我提起过这点。”

阿达道：“我……不知道你想知道。”

胡明的神情仍然极其激动：“病毒不会这样对齐白说，不会。”

阿达道：“是真的，真的。”

胡明喘着气：“如果齐白要的是病毒收藏之中，一个完整的金字塔中心部分，病毒难道也答应？”

阿达叫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走过去，将胡明和阿达分了开来，阿达神情骇然地看着胡明。胡明

又喘了一会气，才镇定下来：“对不起，阿达。”他立时转向我：“你不知道，病毒的收藏中，有一组宝物，是他在金字塔中得来的，一个法老王用来葬他小儿子，那是无价之宝，全是黄金铸成。”

我听得胡明这样说，不禁又好气又好笑：“那又怎样？这组宝物在病毒处，和在齐白处，有甚么不同？”

胡明的眼睁得老大：“当然不同，病毒已经老了，他死了之后，就有可能将他的全部珍藏，都捐给国家，而齐白，任何东西到了他的手里，就一定卖给人。”

我摇头道：“你不必瞎紧张，你没听阿达说，齐白要完成任务之后，才能得到报酬？”

胡明苦笑了一下：“没有甚么墓室是齐白进不去的！他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一听得胡明这样讲，我心中陡地一动。

我已经知道齐白进入了一个极其奇特的墓室，而这个墓室，是病毒叫他去的，条件极其优厚。而齐白之所以会进入那个墓室，是有三个神秘人物的要求，病毒自己不去，才委托了齐白。

至于那是甚么样的墓室，我全然不知，只知道那墓室一定怪异莫名这一点，有齐白寄给我的那两卷录音带可资证明。

齐白是怎么进了那墓室的，我也不知道，齐白是不是曾邀请单思共同行事，单思在整件事中，扮演着甚么样的角色，我也不知道。

整件事仍然在迷雾中，但是总知道是怎样开端的。我问阿达：“你真的离开了？”

阿达苦着脸：“师父……主人叫我离去，我怎么能不走？”

我用力挥了一下手：“那么，你不知道病毒要齐白去的墓室是在甚么地方？”

阿达摇着头：“不知道。”

阿达在惊叫了一声之后，病毒就喝令他出去，齐白在那一刹那间，定下神来。

阿达不敢违抗病毒的命令，但是他实在十分不愿意，他故意走得很慢，所以在他离开之前，还听到了几句对话。

齐白长长吸了一口气：“真的？”

病毒道：“我甚么时候骗过你？”

齐白再吸了一口气：“好，那墓室在甚么地方？”

病毒道：“这三位客人，会向你详细的解释，他们要的，是那墓室中所有的尸体。”

阿达只听到这里，脚步已慢到不能再慢了，病毒发现他故意拖延，又大喝了一声：“阿达，你怎么还在？”

这一声大喝，令得阿达急急打开门，离开了病毒的书房，书房之中，齐白、病毒和三个神秘客人，又说了一些甚么，阿达听不到了。

这次，论到我紧张，我伸手指着阿达：“你听清楚了？病毒说‘他们要的，是那墓室中所有的尸体’？是这样说？”

阿达极其肯定地道：“绝对。”

我望向胡明：“有人偷入古墓去，目的只是为了偷盗尸体的？”

胡明道：“当然有，看是甚么人的尸体。尸体、木乃伊，本身都极有价

值。”

我闷哼了一声：“病毒许给齐白的酬劳如此惊人，可想而知，病毒能在那三个神秘人物处所得的好处更甚，尸体除了学术上的价值之外，还会有甚么价值？”

胡明翻着眼，答不上来。

我又道：“他们用甚么东西打动了病毒的心？”

胡明没有好气道：“我和你一样，甚么也不知道。”

我呆了好一会，的确，这几个问题，除了病毒本人之外，似乎没有甚么人可以代为解答。

我又向阿达望去：“你刚才进来的时候，嚷叫着那三个人又来了？”

阿达道：“是他们来到。”

我道：“他们来，你为甚么害怕？”

阿达的神色惊疑不定，像是不知该说好，还是不说好。

我道：“你只管实说，只要你说的是实话，病毒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怪你。”

阿达连喘了几口气：“我只觉得那三个人很怪，因为他们上次来过了之后……主人……也变得很怪。”

我扬了扬眉，不再发问题，让阿达讲下去，阿达想了片刻：“我退出书房之后，自然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又讲了些什么。过了大约半小时，书房门打开，齐白哈哈大笑，走了出来。”

齐白哈哈大笑着，走了出来，向在书房门口呆立着的阿达，作了一个鬼脸，一拳打在阿达的肩头上：“阿达，你猜我要了老头子的甚么宝物？”

阿达闷哼了一声：“齐白先生，我也学会了不少盗墓的本领，可是一直没有像样干过，如果你要助手的话……”

阿达的话还没有讲完，齐白又已经大笑了起来，指着阿达：“你？不行！不但你，连老头子也不行。只有我，伟大的盗墓者齐白，才可以做得到，那是非同凡响的一次偷盗，足以名垂青史！”

阿达的脾气十分好，虽然齐白那样奚落他，他还是道：“齐白先生，你总要助手的。”

齐白“哈”地一声：“对，你倒提醒了我，我需要找一个人合作，嗯，全世界够资格的，也只有那个中国人了。”

齐白一面说着，一面已不再理会阿达，步履轻松地走了出去。

阿达当然知道，齐白口中提及的那个“中国人”是单思：病毒、齐白和单思，是当世最伟大的三个盗墓人。阿达自度本领不能和他们三人相提并论，自然也没有甚么话可说。

齐白一走开，病毒在书房叫道：“阿达，送客人离开。”阿达一回头，那三个人已经站在门口。

自始至终，那三个人的头巾一直压得很低，阿达一直未曾看清他们的脸面。

他答应了一声，便领着三个来客向外走去，一面找点话来客套：“三位不在这里多住几天，要回去了？”

阿达只随便问一句，三人中的一个，突然以听来十分凶狠的语气道：“回去，齐白事情办不成，谁也别想回去。”

那人的声音，本来就刺耳，这时听来，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接着，他

听到另一个人，以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低声讲了一句，刚才那人也就不再出声。

阿达直到这时，才回过头来，向那三人望了一眼，那三人倒也没有甚么异状。阿达继续带着他们向外走：“齐白是第一流的盗墓人，但即使是第一流的盗墓人，有时也会失手。”

还是刚才那个用凶狠声调讲话的人开口，不过这次，他的声音咕哝着，听来像是自言自语：“最好齐白能成功，不然，哲尔奋也得不到他的酬劳，哼哼，那时，他可完了。”

阿达本来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这时心中更是骇然，可是他又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

他将那三个人送出了大门，看着那三个人登上他们来时所乘的车子，疾驶而去。

阿达一直心中惴惴，不知道齐白如果不成功，会有甚么不幸降临，他也曾用言语试探，可是他的智力和病毒相去太远，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叫病毒一瞪眼，将他的话瞪了回去。

不过，据阿达说，他在暗中观察，发觉自那三个人和齐白离去之后，病毒的情绪变得很古怪，像是焦急地期待着甚么。

病毒吩咐，一有齐白的消息，立时通知他。但是齐白却一直没有消息。

看起来，齐白自从那次离开之后，一直没有和病毒再联络过，反倒寄了两卷录音带给我。

病毒焦切地在等待齐白的消息，明知齐白曾寄过录音带给我，居然能沉得住气，不过，他听到了单思的死讯，大是震惊，原因我多少有点明白。

病毒知道齐白接到任务，考虑到一个人不易完成，会去找单思，单思死了，说明齐白的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所以他才那样震惊。

由此可知，病毒对于齐白的工作进行如何，十分紧张和关切，当然是基于那三个神秘来客许给病毒的酬劳。

我将事情约莫整理出了一个头绪，和胡明商讨着，胡明也同意我的见解。然后，我问道：“那三个人，究竟许了病毒甚么好处？”

胡明叹了一口气：“是不是那三个人威胁他，要是齐白办不成这件事，会对他不利？”

我道：“就算那三个人曾这样说过，病毒也不见得会怕，他有足够的条件，防止任何对他不利的事。”

胡明道：“这就真猜不透了。”他望向阿达：“那三个人又来了？”阿达又现出惊骇的神情来：“是的，他们又来了，就在两小时前。”

阿达又见到那三个人，那三个人的装束、动作，和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一样。

他看到那三个人由人带领着，来到了书房的门口，正以十分急促的脚步，走向书房。书房门打开，三个人走进去，阿达趁门打开的时候，向内里望了一下，看到病毒在书房之中，背负双手，急速地踱着步。

在阿达的记忆之中，病毒不论碰上甚么大事，都未曾这样急躁不安。

再加上阿达早就认定这三个人身分神秘，不怀好意，所以当三个人进去，书房门关上之后，他就守在书房的门口。

书房的隔音设备极好，阿达在门外，动用了一些窃听的仪器，听到了一些剧烈的争吵声，愈听愈是害怕，想来想去，没有甚么人可以诉说，只有

胡明是他的好朋友，所以才直奔胡明的住所而来。

阿达的叙述告了一段落，胡明的脸色，难看之极，冷冷地道：“你现在来找我有什么用？我能帮忙什么？事情的整个经过，我到现在才知道。”

胡明是在怪阿达为甚么事情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和他提起过。

我道：“阿达，照你看来，病毒是不是受着甚么胁迫？”

阿达道：“我不知道，真的，那三个人是甚么路数，我完全不知道。”

我望向胡明：“病毒上次和我见面，一点实话都没有说，我要再去找他。”

胡明深深吸了一口气，现出为难的神情。我正想责备他没有用，而且，我也拟定了一套可以使病毒见我的言词。而就在这时，门铃又响了起来，我听到一个十分急促的声音在问道：“有一位卫斯理先生，在不在？”

胡明和阿达一听到那声音，就怔了一怔，分明那是他们的熟人。阿达立时压低声音：“糟，大师兄来了，我得躲一躲。”

我还未曾明白阿达口中的“大师兄”是甚么意思，胡明已打开了书房的另一扇门，连拉带推，将阿达塞了进去，接着，他就打开了书房的门，大声道：“啊炳，是甚么使我们伟大的人物到我这里来的？”

随着那过分阿谀的欢迎词，一个身形异常高大，看来极神气的中年人，走了进来。那中年人带着一股极度的傲气，在走进来的时候，只向胡明略为点了一下头。可是一看见我，态度立时大大转变，竟然向我深深鞠了一躬。

我深知“礼下于人，必有所求”的道理，这人气派非凡，但既然是他有事来找我，我乐得搭搭架子，所以我只是爱理不理地点了一下头。

那人道：“卫斯理先生，我主人差我来看你……”

我冷冷地道：“你主人是谁？”

胡明在一旁，像是生怕我得罪了那个人一样，抢着道：“这位是都宝先生，是最伟大的盗墓人的首传弟子。”

我直到这时，才知道阿达口中的“大师兄”是甚么意思，原来这个人是病毒的大徒弟。

病毒派他的大弟子来见我，一定是有要事要求我，我心中极其高兴。态度却仍然冷漠：“哦，我还以为盗墓人一定要小蚌子才好，容易从掘出的地道之中钻进去，哈哈。”

我毫不留情地调侃，胡明的脸色发青，那身材高大的都宝，神情也很尴尬：“卫先生，主人说，上次他对你不礼貌，请你原谅。”我闷哼了一声：“如果我已成了那三头黑豹的点心，不知道你主人准备怎么补救？”

都宝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自身边取出了一架小录音机来：“主人托我带来了几句话。”

他说着，自顾自按下了一个掣，录音机中，传出了病毒的声音。

病毒先叫了我一声：“卫先生。”在叫了我一声之后，停了好一会，像是老奸巨滑如病毒，也不知道该如何措词才好。在大约十秒之后，他的声音才继续下去，不论你要甚么酬劳，我都可以答应。请你跟都宝来，我们可以面谈。”

病毒带来的话，真是只有“几句话”。这几句话中，也已表达了他对我的要求。

我呆了一呆，胡明却已发出了一下欢呼声：“卫，答应他，答应他。”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问都宝道：“我可以和他会面，但是绝不等于我会

替他工作。”

都宝忙道：“不要紧，不要紧，主人说，务必要请你去和他见见面。”

刚才我还挖空心思想见病毒，忽然之间，情形反了过来，我不禁哈哈大笑。都宝显然不知道我为甚么发笑，只是瞪眼望着我。

我一面笑，一面道：“好了，这就走吧。”

都宝忙道：“是，是，车子就在外面。”

胡明来到了我的身边，压低声音：“问他要那一组完整的黄金葬品。”

我曾听他讲起过病毒所有的那一套“完整的黄金葬品”，那是一个法老王为了他夭折的儿子所制造的，据说，单是黄金的本身，重量已超过二十吨，再加上全是一系列的艺术精品，价值之高，无可估计，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三个月前，齐白也曾得到过病毒的许诺，他是不是也提出要这套陪葬品，不得而知。我这时听胡明这样提醒我，想到的倒不是这组陪葬品的价值如何，而是想到，病毒向我提供了对齐白同样的许诺，那么，他要我做的事情是甚么呢？

会不会他要我做的事，就和他要齐白去做的一样？

第七部：三个神秘访客

他也要我去盗墓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却也不是绝无可能。我必须盘算一下，如果他真的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应该如何应付。

我想着，都宝一副极其热切的神情望着我：“卫先生，请你立刻走，主人好像很急于见你。”

我笑了一下，突然冒出一句话来：“是不是那三个神秘来客在逼他？”

都宝一听，陡然呆了一呆：“真是有三个客人在，也……很神秘。”

我道：“神秘到甚么程度？”

都宝道：“我……也说不上来，不过他们三个人，在室内……也套着头套，看不清脸面，一般来说，阿拉伯人不会这样的。”

我吸了一口气，现在，我至少已经知道，那三个人的确相当神秘，而且，他们似乎有一种力量，可以使得病毒为他们做事在将我赶了出来之后，又低声下气地派人来请我去。

我没有再说甚么，点了点头，就跟着都宝走了出去。胡明送了出来，一直送我登上了病毒派来的那辆豪华得过了分的大房车。

胡明看来很想跟我一起去，但是他终于只是不舍地向我挥了挥手。

车子前面，除了都宝之外，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司机。那司机的驾驶技术极高，性能超越的大房车，在路上，简直像是“飞行”一样。

半小时后，病毒的“皇宫”在望。车将到门前，大铁门就自动打开，车子直驶而入，在建筑物前停下。

都宝跳下车，替我打开车门，一下车，就有十来个人自屋中走出来，一字排开，躬身欢迎。

这十来个人高矮不一，老少不齐，装束神情也各异，看来全是病毒的徒弟。

我跟着都宝进了建筑物，和上次胡明带我进来时不同，走向另一个方

向，经过刻意装饰过的走廊，走廊两旁所挂着的油画，足以令得世界上任何一个油画收藏家看了心脏病发作。

在走廊的尽头，是两扇精雕的桃花心木门。我已经听过阿达的叙述，知道那是病毒的书房。都宝一到门口，门就打了开来，同时，我听到病毒焦急的声音：“请进来，卫先生，请进来。”

都宝站在门口，向我作了一个“请进”的手势。我经过他的身边，走进书房。才一进去，书房的门就关上了。

一进了病毒的书房，我先不去打量书房的豪华布置，首先，我的视线，落向坐在一角的那三个人的身上。那三个人，坐在一张长沙发上，情形相当怪，正襟危坐，三个人一个挤一个，坐得十分接近。

那张长沙发，本来是为三人坐得极其舒适而设计，但由于三个人坐得挤在一起，所以，他们三个人集中在一边，另外一半，空着。

那三个人，正如阿达所说，穿着阿拉伯人的白色长袍，头上套着头套，拉得很低，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面。当我一进来，向他们望过去之后，他们也向我望了过来，我只是感到他们的头部抬了一下，在看不清脸面处，有他们的目光闪动，随即，他们就恢复了原来的姿势，坐着不动。

病毒极其精明，我一进来，先不望向他，而去看那三个人的情形，他一定看在眼里，所以他立时道：“这三位是我的朋友，我们将要商量的事，不必瞒着他们。”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这才向病毒看去，只见他穿着十分舒服的丝质衣服，瘦小的身子，整个陷在一张银白色的天鹅绒安乐椅中，他作出了一个想站起来欢迎我的姿势，但是看得出他其实根本没有站起来的意思。

本来，他的年纪那么老，我应该客气一下，但是我气他上次出动猎豹来驱逐我，所以我只是冷冷地望着他，并不作声。

病毒面色略变，但是随即浮起殷切的笑容，居然真的站了起来：“卫先生，请坐。”

我点了点头，在他的对面坐下。这时，我可以肯定：病毒有事求我。

我坐下之后，病毒也坐了下来，我向那三个一直坐着不动的人点了一下头：“你不准备向我介绍这三位朋友？”

病毒怔了一怔，像是想不到我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立时道：“不必浪费时间了，卫先生，我讲究办事的速度，不喜欢转弯抹角。”

我扬了扬眉：“好，想我做甚么事？”

病毒沉吟了一下，像是在考虑如何开口：“齐白曾经说过，如果你参加盗墓这一行，会做得比他更好。”

我闷哼了一声：“做一个比齐白更好的盗墓人，并不光荣，也不值得争取这个街头。”

听得我这样说，刹那之间，他的脸色变得相当难看，喃喃地说道：“不应该这样说，比齐白好，就几乎和我一样，那简直伟大！”

我冷笑道：“我看不出甚么伟大之处。”

病毒的神色更难看，用他那双目光炯炯的眼睛，注定了我，但是没有多久，他就恢复了原状：“别讨论这些了，有一事……”

他讲到这里，又顿了一顿，才道：“想请你去一处地方，将那里的尸体全弄出来，酬劳，随便你要，如果你能成功。”

我想得不错，他真是要我去盗墓！而且怪得很，要盗的并不是墓中的

宝物，而是墓中的尸体。这真是怪异得可以。虽然我已在阿达的叙述中，知道当日病毒要齐白去做的就是这件事，但是仍然觉得极度的怪异。

我吸了一口气，刚想发问，病毒已摆了摆手：“不能问为甚么。”

我对他的这种语气，十分反感，冷冷地道：“不准问为甚么？齐白或许就因此失败。”

病毒陡然震动了一下：“你怎么知道齐白失败了？”我冷笑一声：“别以为我那么无知，不然，你也不会找我。”病毒叹了一口气：“其实，不是不准问，而是问了，你也得不到答案，连我也不知道为甚么。”

病毒一面说，一面向那三个人望去。我也向那三个人望去：“那么，三位，为甚么？”

那三个人中的一个，发出了一种听来相当生硬艰涩的声音：“不能说。”

我站了起来：“很对不起……”一面说着，一面转向病毒：“哲尔奋先生，我从来不做自己不明白的事情。”

我故意叫出“哲尔奋”这个名字来，是想令病毒吃惊，同时也可以让他知道我神通广大，使得他更认为我是他委托的最佳人选。

果然，病毒又震动了一下，盯了我半晌，面上的皱纹在不住颤动着，过了好一会，才道：“考虑一下你可以得到的酬劳。”

我伸了一个懒腰，作出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病毒立时向那三个人望去，那三个人互相望了一下，看来他们都不是喜欢说话的人，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他们居然都一言不发。

这不禁使我感到十分狼狈。因为我虽然装出一副没有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就算没有酬劳，我也肯答应这件事。因为一切神秘的事，全是从齐白盗墓开始。

如果我也能进入这古墓之中，那么，一切疑问谜团，说不定都可以迎刃而解！

那三个人不出声，态度如此坚持，我没有办法，只好又打了一个呵欠，懒洋洋，十分不在乎，半转了一个身，向外走去。

我才走了一步，那三个人中的一个，已经叫道：“请等一等。”

那人讲话的声音，始终十分生硬，虽然他讲了一个“请”字，但是听起来，仍然十分生硬。

我转过身来，那个人却又向病毒说话：“是不是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了？”

病毒长叹了一口气：“如果在二十年之前，不，即使是在十年之前，我都不会叹这口气。”他说着，直视着那三个人：“你们何不提早实现你们对我的承诺？那么，我就可以亲自出马，不必去求别人。”

在那一刹那间，我对病毒的话，真是疑惑到了极点。

病毒这样说，究竟是甚么意思呢？那三个人，对他作了一些甚么承诺？为甚么如果那三个人提早实现承诺，他就可以亲自出马，不必求人？

我早已在阿达处知道，齐白是病毒转聘的。病毒许给齐白的好处，是他二十间宝藏室中任何一间，那是骇人听闻之极的报酬，可以说是世界上去做一件事而能得到的最高酬劳。可是，一定要那三个人给病毒的酬劳更高，他才肯这样。

那三个人对病毒的承诺又是甚么呢？

正在我陷于极度的迷惑间，那三个人中的一个已然道：“不行，我们不

相信任何……人，等到你达成我们的要求之后，我们一定实行承诺。”

病毒闷哼了一声：“事实上，我也一样不相信你们，谁知道你们会不会真的实行诺言。”

那人道：“哲尔奋先生，你只好赌一下，事实上，你即使输了，也没有甚么损失”

他讲到这里，略顿了一顿，语调变得慢了许多：“因为你根本没有甚么可以损失的。”

我心中本来已经够疑惑的了，一听到他们这样的对话，我心中更加疑惑，完全猜不透他们这样的对话是甚么意思。

病毒又叹了一口气：“这位朋友，他要先知道为甚么，你们能答应吗？”

那人发出了一下听来相当怪异的声音，然后才道：“卫先生，真是不能告诉你，而且，你不知道，比知道好得多。”

我坚持道：“不行。不明不白的东西，我不做。”

那人的语调变得急促：“决不是不明不白，你只要进入那墓室，将里面的尸体，全部带出来就可以了。”

我“哼”地一声：“连第一流的盗墓专家齐白都失败，你还说容易做？”

那人又发出了一下古怪的声音：“不知道发生了甚么意外，真的不知道，一定有了意外，其实，只要将尸体全部带出来就行了。”

他一再强调“全部尸体”，我不禁闷哼了一声：“全部，总数是多少？”

那三人互望了一眼，看样子是在研究是不是应该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听到他们的交谈，他们一定是在眼色中交换了意见。发言的仍然是坐在中间的那个人：“一共是七十四具。”

七十四具尸体。我一听之下，不禁吓了老大一跳，有那么多，我真的未曾想到过。

在我发怔时，病毒道：“七十四具，其实和一具一样，只要你能弄出一具尸体来，你也能将七十四具尸体弄出来。”

我吸了一口气，想着病毒的话，他的话，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去盗墓，一定要挖一条通道，进入墓室，难就是难在如何进入，既然进去了，要弄一具尸体出来和弄七十四具尸体出来，并没有甚么分别。

我又望向那三个人：“好，那座古墓，在甚么地方？”

我这样问，其实是表示我已经答应了，病毒显然可以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满是皱纹的脸上，现出了十分兴奋的神情。

那三个人之一道：“不能告诉你。”

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哈哈。好得很，你不告诉我那墓在甚么地方，却又想我到那墓中，去将七十四具尸体偷出来？”

那人道：“没有甚么说不通，我们会带你到那个地方去。”

我本来还想嘲弄他们几句，但是一听得那人这样说，我也不禁说不出话来。是的，他们如果带我去的话，何必告诉我那墓是在甚么地方？

我道：“不错，说得通。”

病毒大是高兴：“好啊，那你要甚么酬劳？”

我道：“如果我成功了，我要全部的那一组黄金陪葬品。”

病毒吸了一口气：“我早知道，唉，那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宝物。”

我立时道：“我相信这三位给你的酬劳一定更值钱。”

病毒略为震动了一下，才喃喃地道：“是的，那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我仍然不知道那三人许给病毒的是甚么酬劳。“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那是甚么意思？世上有甚么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我没有进一步想这些，因为那和我无关，我只是向病毒道：“我不是自己要这组陪葬品，而是代胡明教授向你要的。”

病毒又咕哝骂着了一句难听的话，当然是骂胡明的。我又道：“还有，对于盗墓，其实我是外行，要掘地道？需要甚么工具？你们至少应该给我那坟墓的外表描述，还是我先去实地观察一下，再考虑如何进行？如果适度的炸药爆破，是不是会损害古墓内的结构？”

我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病毒皱着眉，看来不知该回答哪一个问题才好，那人已经道：“不必要，通道早已经完成了。”

我一呆，一时之间，不知道那人这样说是甚么意思。不单是我，连病毒也出现了讶异莫名的神情来，道：“你说甚么？”

那人看来像是知道自己说漏了嘴，所以不再出声，病毒若有所思地“嗯”地一声：“对了，一定是齐白完成的，他在进入墓室之后才发生意外，那是……甚么意外？”

病毒是在自言自语，我却十分紧张。因为专家如齐白，如果在进入墓室后，也会遇到意外，那么我这个外行，进了去岂不是更加危险？

我既然答应了去做这件事，自然希望将这件事做好，不想遇到意外，所以我问病毒，进入一座不可测的古墓，可能遇到甚么意外？

病毒摇着头：“这个问题实在不容易回答，古墓的结构，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特色，迷离难测，各种各样的陷阱，全为防止盗墓而设，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跌进陷阱，而且，古代人有神秘力量，可以通过咒语，使盗墓者遭到不幸……”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我不禁苦笑了起来：“听你这样说，我不应该去。”

病毒一听得我这样讲，自知失言，神情变得极其尴尬，一时之间，连他这个超特级的老滑头，也不知道该如何才好。

我道：“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改变主意，只不过我真的想和你研究一下如何进行。”

病毒摊着手：“坦白说，我对你要去的墓室一无所知，实在不能帮助你。”

我心知病毒所说的是实情，立时望向那三个人：“你们想成功，应该将那墓室的情形说出来。”

那人道：“里面的情形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有极其严密的防盗设备，通道已经有了，可以直通墓室……”

那人讲到这里，忽然极不耐烦：“请别浪费时间，我们该出发了。”

我坚决地道：“不行！我一定要和哲尔奋先生研究详情，我相信齐白已经进去过。”

病毒眨着眼，我将收到齐白两卷录音带的内容，约略地讲出来。

齐白那两卷录音带的内容，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介绍过了，不再重复，那两卷录音带，表示齐白当时，在一条通道中，可能是通向我将要去的那个墓室！

病毒用心听着，那三个人也在听，当我讲到听到不断的玻璃碎裂声之际，那三个人不但不住望，而且不断挪动身子，表示他们在听了我的叙述之后，感到不安。

当我的叙述告一段落之际，病毒才道：“我不知道他处在一个甚么样的环境中，不断的玻璃碎裂声，这真是不可思议。”

病毒想故意表示轻松，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出，气氛十分沉重。三人中的一个陡然叫了起来：“他可以成功，不过他背叛了我们。”

我一呆：“甚么意思？”

那人不回答我的话，只是不断道：“他可以成功，不过他背叛了我们。”

当他不断这样讲的时候，不但声调生硬，而且那种尖锐坚硬的声音，使人不寒而栗。

直到这里，我才算明白了何以齐白将那两卷录音带寄给我，而不给病毒的原因。听那人不断叫着齐白“背叛”，可想而知，齐白在进入墓室之后，不知遇到了甚么意外，那个意外使他改变了主意，没有将他要偷的尸体偷出来。

那人将责骂齐白的话，足足重复了几十遍，声音愈来愈是骇人，病毒看来已有点禁受不住，叫了起来：“停口，别说了。”

那人陡地住了口，病毒喘着气：“不必讨论齐白，现在，是卫先生去。”

那人道：“齐白在哪里？”

病毒说道：“我用尽一切可能在找他，只有天才知道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何以我将齐白录音带的内容说出来，这三个人的反应，会如此失常。

我道：“请问，你们认为导致他叛变的原因是甚么？”

那人尖声叫道：“因为他卑劣。因为他是人。因为……”

我陡地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因为他说得实在太过分了：“这是甚么话？我也是人。”

那人突然站了起来：“卫先生，只要你遵守诺言，进了墓室之后，看到尸体，就将尸体全部都带出来，你就可以成功。”

我扬眉：“何以这样肯定？”

那人道：“因为齐白能进墓室，你就也能进去。”

我一刻也不停，紧逼着问：“何以你知道齐白已进了墓室？看来你对那座古墓的内部情形，十分了解，为甚么？”

那人的身子，又发起抖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等事后才讨论。”

我不禁骂了起来：“放屁，如今要进古墓去的是我，不是你们，我要先知道。”

那人道：“算了，你不是适当的人选。”

他们一面说，一面就向外走去。我料想不到突然之间，事情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反应才好。而他们三人，又走得十分快，一下子已经到了门口，拉开门，向外便走。

我喊道：“等一等。”

那三个人并没有停止，只是放慢了些，一面道：“如果你不是喜欢问那么多愚蠢的问题，只是去做，还可以来找我们。”

我怒道：“上哪里找你们去？”

那人道：“还记得打到胡明教授住所去的那个电话？”

我陡然一怔，还想说甚么，书房的门已然关上，我一面奔向门口，一面叫道：“阻止他们。”

我知道，在病毒“皇宫”之中，要阻止几个人离去，再也容易不过。

果然，我一叫，病毒立时按下了所坐的安乐椅扶手的一个掣钮，同时，面上大有得意之色。

而在这时，我也已经拉开了书房的门。书房的门一拉开，向外一看，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时我的神色一定古怪之极，所以病毒陡然站了起来。

病毒所坐的地方，看不到走廊中的情形，是我的神情，令他突然站起来。

我的神情，极度吃惊，那三个人向外走去，我高叫着：“阻止他们！”在那一刹那间，病毒显然和我的意思一样，要阻止那三个人离去，所以，他通过他座椅扶手发出了命令。

那三个人向外走去，有四个超级大汉，一字排开，那四个大汉的手中，各有一根带有尖锐短刺的木棍病毒在使用武器方面，十分古典化，这种武器，显然是古代的兵器。他不用现代化的枪械，这一点，或许是他认为古代的武器，已经足够应用了。

那三个人仍然在向前走去，拦路的四个大汉，立时挥动那种有刺的棍，向那三个人打下来。他们四个人的打击方法很特别，先集中力量打三个人中的一个，木棍向左首一个人重重击下。

这一切，全发生得极快，我估计被击中的那人，一定会血溅当场，大声惨呼。

谁知道木棍击下去，眼看见木棍上的尖刺，刺穿了那人身上的白袍。可是从所发出的声音来听，白袍之内，像是根本没有身体。

我的意思，有刺的木棍，不像是击在一件穿在人身上的白袍上，而像是击中一件悬挂在半空的白袍。

这已足以令我怔呆，而紧接下来，只见三个人依然向前走去，直撞向四个大汉中的两个，那两个大汉的体高都在两公尺以上，那三个人并排向前走，撞中了那两个大汉，那两个大汉，像是纸扎一样，被撞跌开去，而且，现出极度痛苦的神情。

我就是在那时候，脸上出现了惊骇之极的神情，而令得病毒离坐而起。

病毒一站了起来，声音有点发颤：“怎么了？外面发生了甚么事？”

我无法回答，因为门外又发生了新的事。两个大汉一倒地，又是四个大汉，牵着四头黑豹，急速地奔了出来。

那四头黑豹一奔到那三个人的跟前，一起蹲了下来。它们的动作如此突然，以致带着黑豹奔出来的那四个人，收不住势子，一下子扑到了黑豹背上。

那三个人仍然向前走，转眼之间，便已自那四只黑豹之间走了过去。在那三个人走过去之际，那四只黑豹，虽然不至于缩成一团，可是看他们的动态，和病猫也差不了多少。

这时，我实在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心中只想：病毒的手下，阻不了那三个人。

病毒也可以看到门外的情形了。这时，那三个人已快来到走廊的尽头处，有一道门，正自两边，迅速地合拢来。可是那三个人，却在两道门就快合拢时，突然一起侧身，自两道门将合未合的那道隙缝之中，穿身而出。他们才一出去，门就合拢。

这三个人实在无法自那隙缝中穿出去的，其时，那隙缝只不过二十公

分宽，如何可以容得一个人侧身过去？

那三个人还是穿出去了，门一合拢，三个人之中一个身上，白袍的一角，被夹在门中。

那情形就像是穿着阔大衣服的人，在进电梯时，不小心被电梯门夹住了衣角一样。

白袍的一角留在门缝中，那就只有两个可能：一是穿白袍的人，仍然留在门旁。另一个可能是穿白袍的人，扯破了白袍，或是脱下了白袍，自顾自离去。

我猜想情形可能是后者，因为那三个人急于离去，不会在乎一件白袍。

病毒狠狠地瞪着我：“你将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你绝不像我想像那样能干，齐白可能对你完全不了解，所以才会这样推重。”

我冷笑着：“你是说，我问了太多问题，将那三个人气走了？”

病毒道：“当然是。”

我再度冷笑：“对我来说，一点损失也没有，你那些黄金陪葬品，或许可以令好多人着迷，但是对我而言，却不值甚么。我看，你受了损失。你先叫齐白去，又想叫我去，一定是那三个人许你特别的好处，而如今，你得不到那个好处！”

我毫不留情地说着，病毒满是皱纹的脸，又变成灰白色，同时，十分恼怒，他闷哼了一声，道：“你滚！”

我不禁气往上冲，他连最起码的礼貌也不讲，我是他千恳万请请来的，可是如今他却叫我“滚”。我冷笑着：“你用的字眼真好，希望你再有事来求我的时候，也滚着来。”

病毒在刹那间，现出一种十分疲倦的神情。这种疲倦的神情，出现在像他这种年纪的人身上，看起来十分令人同情，那使人直接地感觉到：完了。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再提，因为生命快完了。

如果不是他出言如此难听，我真的会同情他。可是他却作出了一个挥走身边苍蝇的手势：“还不快滚，我不会再有甚么事求你。”

我立时反击：“那倒也不见得，或许我不再问任何问题，再去见那三个人，答应他们在那墓室中，将那七十四具尸体盗出来。”

病毒震动了一下，望定了我，半晌不出声，也没有任何动作，这时，我不等他脑筋转过来，转身准备离去。在我这样说的时候，老实讲，我其实也没有再去找那三个人的意思。

一切看来全不可思议，如同噩梦一样怪诞，根本没有任何头绪可寻，连那三个人是甚么来路都不知道，只是令人觉得怪异莫名。如果不是其中还牵涉着单思的神秘死亡，我宁愿忍受好奇的煎熬，也不想再理这件事了。

第八部：赴约允盗墓

我转过身，准备离去，可是一步才跨出，我便怔了一怔，站定了身子。我看到一个人，站在门口，这个人站在那里，给人的感觉，像是一具木乃尹放在那边。他的神情是如此之怪异，脸色是如此之难看，他的身子在发着

抖，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颤抖，但看来却也极其僵硬。

我要定了定神，才认得出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原来外表神气非凡，称得上气宇轩昂的都宝。都宝的手中，还拿着一件白袍或者说是大半件白袍，因为白袍的一端，有着撕破的地方。

我一看到他这样子，便道：“你怎么了？”

都宝震动了一下，开始发出声音来，我不说他“开始讲话”，而只是说他“发出声音”，是因为一开始，他根本不知道在说些甚么，含糊不清的声音，加上他上下两排牙齿因为发抖而相碰的“得得”声，没有人可以知道他想表达些甚么。

我又陡地震动了一下，向门外看了一眼，夹住了白袍的门已经打开，都宝手中的白袍，自然是那三个神秘人物的。那个人，在白袍被门夹住之后，撕破了白袍离去。如今都宝如此震惊，完全可以猜想得到，他是遇到了甚么极其可怕的事。那么，是不是可以假定，那三个人在除去了白袍之后，形象极其可怖？

自从我见到那三个人开始，我就觉得这三个人处处透着怪异和神秘，都宝如今的惊恐，当然和那三个人有极大的关连。

我吸了一口气：“天呀，都宝，你看到了甚么？”

我一叫，都宝的眼珠转动，向我望来，即使是他的眼珠转动，也极度僵直，由此可知他心中的惊恐是如何之甚。

他向我望来，虽然他发出的声音仍然混杂着喘息声和牙齿相叩的得得声，但是总算已可以听出他在讲些甚么：“我……甚么也没有看到，甚么……也没有看到。”

一时之间，我不明白他这样是甚么意思，还以为他是在撒谎，我立时道：“甚么也没有看到，你为甚么害怕成这样子？”

都宝仍重复着那一句话：“甚么也没有看到。”直到重复了五六遍之后，他才又道：“就是因为甚么也没有看到，我才害怕。”

我呆了一呆，仍然不明白，还想再问，病毒已经尖声叫道：“别问那么多，让他自己说。老天，你能不能闭上嘴，少问点问题？”

我从来也没有给人这样呼喝过，但这时，由于气氛实在诡异，我也没有空和病毒去多说甚么，因为我也急于想听都宝的解释。

都宝喘着气，向前走了几步，端起一个酒瓶来，就着瓶口，大口喝着酒。他的动作是如此之慌乱，以致他来不及打开瓶塞，水晶玻璃的酒瓶塞，在他举起酒瓶来时，跌了下来，在地毯上滚出了老远。

酒自他的口边流下来，他也不去抹，只是扬了一下手中的白袍：“我看到那三个人很快地走出来，其中一个的衣角，被门夹住。”

我又想问，但想到病毒刚才对我的“评语”，就忍住了不再出声。

都宝续道：“我想拦阻他们，可是那个人的衣角虽然被夹住，他却并没有停步的意思，仍然在向前走着，白袍因而被扯裂，自头巾以下的大部分，留在门边上，那人继续向前走。”

都宝这时，已经镇定了下来，他讲的话，听来也十分有条理。

我忍不住道：“白袍扯下，你看到了那个人的身体，所以才感到害怕？”

都宝先是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接着，又极其缓慢地将那口气吁了出来，道：“不，我甚么也没有看到。”

我一吸气，又想讲话，都宝立即道：“白袍里面，甚么也没有，根本没

有身体。”

我陡地震动了一下，都宝的话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不明白。“根本没有身体”，这是一种甚么情景？我向病毒望去，看到病毒的神情发怔，不是惊恐。同时，我听得他喃喃在道：“真的，真的。”

我也不知道病毒说“真的”是甚么意思，又转向都宝望去：“请你说明白一点。”

都宝又喝了一口酒：“我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白袍扯脱之后……”他讲到这里，顿了一顿，一挥手，神情恢复镇定，虽然仍有惊恐：“甚么也没有，袍子里面是空的。”

我迅速转着念，都宝的话我听到了，但是在常识上，我却无法接受他的话，袍子里面是空的，这怎么可能？袍子里面一定有身体，就算他不是人，是一个怪物，袍子里面，也应该有怪物的身应。

但是都宝却说，袍子里是空的。空的，就是甚么也没有。一个身体再怪异，也不会甚么都没有。

我突然想到了一点，立时“啊”地一声：“那个人……你的意思是那个人……是一个隐身人？”

如果是一个隐身人，或者是一个透明人，在袍子被扯脱之后，他的身子当然看不到，这就是都宝甚么也没有看到的原因。

当我发出了这一个问题之际，我听得病毒发出了一下闷哼声。我以为病毒一定也有甚么意见要发表，向他望去，只见他双手抱住了头，也不知道他在干甚么。我再望向都宝，希望他同意“隐身人”的说法。

都宝摇着头：“不是，他们不是隐身人。”

我有点光火：“不是隐身人，你怎么会看不到那人的身子？”

都宝道：“当白袍被扯脱之后，我没有看到那个人的身子，他们一共是三个人。”我“哼”地一声：“是的。”

都宝道：“当时，另外两个人我看不到那人的身子，便假作那个人不存在的去势更快。

由于他们的去势十分快，他们身上的白袍，扬了起来……”

都宝一面说，一面做着姿势。

我明白这种情形，一个人穿着宽大的白袍而急速前进，白袍会扬起来。

都宝看到我像是明白了，才又道：“他们的去势十分快，以致自里向后扬起的角度，达到三十五度，或许，更甚。”

我眨着眼：“你想说明甚么？”

都宝道：“绝没有人可以用这样的角度维持身体向前进，如果白袍中有身体的话，他们不可能前进，白袍中，根本没有身体，而不是隐形。”

我仍然眨眼：“没有身体，怎么会前进？”

都宝苦笑道：“当时，我实在吓得惊呆了，所以无法想到这一点，现在，我倒可以解释。”

我停止眨眼，扬了扬眉，都宝道：“先说白袍被扯脱了的那个，白袍扯脱了，但是头巾仍在，罩住了……罩住了……”

他讲到这里，再也讲不下去了，我苦涩地笑了一下：“在头巾下面，罩着的，当然应该是头。”都宝的神情也极其苦涩：“是的，应该是头，我的意思是，头……头……在……”

他实在不知道如何措词才好，但是我却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

那三个人根本没有身体，只有头部，头部顶着头巾，白袍遮下来，装个样子。由于白袍宽大，长可及地，而“没有身体”，又出乎想像之外，看起来就像是整个人。而一旦白袍如果扯脱，当然只剩下头部顶着头巾前进。

我弄明白了都宝的意思，可是混乱之极：单是头部顶着头巾，当然不是“走”向前的，是“飞”向前的。这或许可说明那三个人前进的速度何以如此快，也说明有刺的木棍打在白袍上，何以浑若无事，因为袍中根本是空的！

但是，持棍的大汉何以会倒地？黑豹何以不向前？我又想到了那三个人坐在沙发中的情形，他们三个人紧靠在一起，当时只觉得他们三个人靠得太紧密了，也无法留意白袍内是不是有身体。

他们的头部……他们的头部是怎么样的？我不禁苦笑起来。我和那三个人讲了不少话，可是根本没有看清他们的头部。

我只听到声音，他们发出来的声音，和看到他们的眼睛或者说，感到他们眼睛中发出来的那种异样的光芒。至于他们是甚么样子，我根本未能看清，因为他们的头巾，拉得又低，里得又密。

我一面想着，一面在团团乱转，病毒在这时，忽然讲了一句话：“早在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三个人不是普通人，所以他们对我提出了承诺，我毫不犹豫便相信了他们。”

我道：“不普通到何种程度？没有身体？”病毒望着我，神情十分诚恳，至少，他要我感到，他十分诚恳。

病毒道：“他们第一次来，叫出了我少年时曾经用过的一个名字。你知道，我实在太老了，老得少年时认识我的人，全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我用过这个名字。”

我摇头道：“或许他们从甚么记录上看到。”

病毒不理睬我的话，像是他讲不会有人知道他少年时的名字，就铁定不会有人知道，不再和我争论，自顾自地道：“当他们进来之后一个杰出的盗墓者，要有各方面与众不同的天生本领，其中一项，就是要有极其灵敏、比兔子和地鼠还要灵敏的听觉。”

我“嗯”地一声，这时，我不明白特殊灵敏的听觉，对一个杰出的盗墓人而言有甚么用处。事后，我才知道，许多古墓，为了防止被人窃盗，都在建筑的时候，玩尽了花样。

通常来说，古墓之中，有着许多不可测的陷阱，进入古墓的盗墓人，如果一不小心，就会中了陷阱，葬身在古墓之中。而不论陷阱如何巧妙，在快将发动之际，总有一点声响会发出来的。

这种声响，可能极其低微，低微到了即使在死寂的古墓之中，普通人也听不到，但是一个有特殊灵敏听觉的人，就可以听得到，及时逃避。

所以，灵敏如地鼠的听觉，是一个杰出盗墓人必需的条件之一。

病毒向我指了指：“譬如说，我坐在这里，虽然我已经够老了，但是我还可以听到你的呼吸声和你的心跳声！”

我点了点头，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病毒立时道：“现在，你没有呼吸。”

我对病毒有这项本领，并不怀疑，在寂静的环境下，我也可以听到距离近的人的呼吸声，即使那个人是十分小心地在控制他的呼吸。但是听到心跳声，这未免有点匪夷所思，可惜我没有本领使自己的心脏暂时停止跳动，

来试他一试。

病毒叹了一口气：“那三个人第一次进来之际，我没有听到他们的呼吸声，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心跳声。”

我感到一阵震愕，病毒又道：“当时我只是想到，啊，我老了，听觉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敏了，但是，身边其他人的呼吸和心跳，我完全可以听得出，我也可以听出，带他们三个人进来的阿达，心跳得十分剧烈，他的心中，正感到十分害怕。”

我愈听，愈感到一股寒意。病毒的声音力持镇定，但多少也听得出他心中也有异样的害怕，他又道：“于是，我可以知道，这三个人，根本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

都宝发出了一下近乎呻吟的声音：“主人，这三个人是……”

病毒道：“这三个人是死人，可是他们却又开口讲话。都宝，我已经够老了，老到甚么样怪异的事都遇到过，听说过。也老到了不再有甚么怪异的事可以吓倒我的地步，所以，我才能维持镇定，和他们交谈，和三个没有呼吸心跳的人交谈！”

我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

从我接到齐白的录音带开始，到齐白的失踪，单思的死，莫名其妙地有人出高价向我收买甚么，一直到现在，事态不是逐步明朗化，而是一步又一步，走向更深和更不可测的谜团。

三个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人，如今又有证明，这三个人是根本没有身体！

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身体，在这样的情形下，还能称这三个人为“人”？我呻吟了一下：“那三个，不是人。”

病毒道：“对，他们不是人，不知道是甚么。”

我陡然之间，有一种极度的滑稽之感，几乎笑了起来：“三个不知是甚么……东西，要七十四具体，有甚么用？”

病毒道：“不知道，请问，人要那么多财富和权力，又为了甚么？”

病毒忽然之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真叫人啼笑皆非，我道：“那要问你，因为这里只有你才有那么多的财富。”

病毒喃喃地道：“财富对我，已经没有甚么用处。”

我心中一动：“那么，这三个……不论他们是甚么，许给你甚么好处，才令你急急找齐白来，替他们去盗尸体？”

病毒翻起眼睛来，向我望了一眼：“我不告诉你，但是我相信他们做得到。”我直盯着他：“你发现了他们根本不是人，你心目中一定将他们当作神，他们对你说甚么，你都会相信。我想他们给你的承诺，是可以使你生命延长，或者回复青春，是不是？”

病毒震动了一下，紧抿着唇，不出声。

我的推测是有道理的，以病毒目前的情形而论，他有着数不清的财富，但是却只有有限的生命。这是人最大的悲哀：当死亡一步一步逼近，财富的作用就愈来愈弱。

那三个“人”，如果真是有能力使病毒的生命延长，那么病毒就会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

我叹了一口气：“不过，你上当了，他们连盗墓都要托人，看来没有甚么多大的能力……”

病毒叫了起来：“不，不，即使是神通广大的神，也一定有些事做不到。”

我道：“如果你确信了他们的承诺，那么你为甚么不亲自出马？”

病毒苦笑道：“我实在太老了。”

我大喊道：“你的动作还很灵敏，完全可以胜任一次盗墓行动！”

病毒被我的话逼得极其生气，他道：“是的，可是他们不肯告诉我那墓室在甚么地方，我不做这样的事，我在行动之前，一定要将自己去的地方，弄个一清二楚。”

我“哼”地一声：“卑鄙！你感到有极度的危险，所以自己不去，叫齐白去，等齐白出了事，你又叫我去。”

病毒愤怒地叫了起来：“是自愿的！没有人逼齐白去，也没有逼你去……”

他说到这里，语调在突然之间，变得极其软弱：“可是……我求你去……真的，他们……答应我，用一种方法，我甚至可以回复到二十岁时候的活力。”

给我料中了，唯有这种许诺，才能打动病毒的心。我叹了一口气：“那么，你只给二十个收藏室中的一个，未免太吝啬了吧。”

病毒道：“只要你能成功，全给你。”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病毒所给的报酬，可以说是世界上付给一个单独行动的最高报酬。

我当然不会为了这个报酬而动心，但是我的确，要再去见一见那三个“人”。

他们临走时对我说的那句话，证明那个电话是他们打的，而可以和他们会见面的地方，就是那个沙井，位于北纬二十九点四七度和东经二十九点四七度的交界处。

有了这样精确的经纬度，要找到那个地点，并不困难。

他们三个在那地方等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我想着，病毒以哀求的神情望着我，我道：“现在我不能肯定地答应你，但是我知道他们在哪里，我要去见他们。”

病毒连声道：“那太好了，太好了。”

我又问：“他们要那七十四具尸体，有甚么用？”

病毒摇着头，我苦笑了一下：“看来，他们的能力很大，不怕袭击，连黑豹也不敢侵袭他们，可是为甚么他们自己不去进行，而要大费周章地去请盗墓人来进行这件事？”

病毒还是摇着头，看来，他真的甚么也不知道。我感到病毒对他们有信心，多半是一个垂死老人心态。人到了病毒这样年纪，为了生命延续，可以相信任何事。

我没有再问下去，向都宝望了一下：“请你送我出去。”

都宝一副求之不得的样子，连声答应。一出书房门口，都宝便压低了声音：“卫先生，照我来看，那三个……来要求主人盗墓的……不像是生物。”

我惊呆了，这是甚么结论？他们三个再怪，也一样能说能动，怎么说他们不是生物？

都宝看到我神色有疑，连忙道：“我在大学主修电子工程学。”

我道：“那三个是电子机械人？”

都宝想了一想：“类似的意思。”

我也想了一想：“电子机械人，用喷气的原理飞行？理论上倒也讲得

通。可是制造者是甚么人？控制者是甚么人？”

都宝答不上来，我拍着他的肩：“你的想法不很对，据我所知，猛兽，像美洲黑豹，都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它们不会对任何机械制件感到害怕，能令得它们害怕的，只有此它们更威猛凶恶的生物，或是它们从来也没有经验过的生物。”

都宝深深吸着气，我又道：“你师父的感觉，不会比猛兽差，他的感觉是那三个人，根本没有呼吸和心跳。”

都宝喃喃地道：“所以我才觉得他们不是生物。”我叹了一口气：“是生物，只不过是一种异样的生物，是我们知识范畴以外的生物。”

都宝忽然笑了起来：“来自外太空的生物，怎么会和盗墓人发生关系？应该和……应该和……”他一时之间，设想不出应该和甚么样的人发生关系才对。也就在这时，我心中陡地一动，在刹那之间，联系到了一个环结。

在所有的谜团中，本来没有一个环可以扣得上，整件事最令人困扰之处，也就在这里。

而如今，都宝的话事实上，是他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好的神态，却给了我启示。他说，外太空生物，不应该和盗墓人发生关系，的确，外太空生物和专盗掘古墓的人扯不上任何关系，应该和甚么样的人有关系呢？应该和太空署的人有关系。

在许多谜团中，有一个谜团和某个太空署人员有关。几个太空署人员，冒充拍卖公司的职员，他们因为飞机失事死亡，我如今还保留着其中一个人的证件。

这几个太空署的工作人员，扮演着甚么角色，我仍然莫名所以，但如果那三个是外太空生物，最应该和他们有联系的就是太空署的工作人员。

这一个环结可能扣上了，但是扣上了之后，能发生甚么作用，不论我如何思索，却一点头绪也没有。车子由司机驾驶，开到了胡明的住所。

都宝并没有送我进去，我一进去，就看到本来坐着的胡明直跳了起来，而阿达还在，一副鬼头鬼脸的样子望着我。胡明直奔向我：“病毒叫你做甚么？你提出了条件没有？”

我手按在他的胸前，一面向前走，直将他推得坐倒在一张椅子上：“你听清楚了，只要我能做到病毒的要求，他将他所有的珍藏，完全送给我。”

胡明和阿达一起张大了口，喉际发出了一下又一下模糊不清的声音。胡明问道：“天，他要你做甚么？”

我道：“盗墓，从一个墓室之中，将七十四具尸体盗出来。就是齐白没有做成功的事，齐白如今下落不明，凶多吉少。”

胡明大口喘着气：“为了那些珍藏，再危险，也值得。”

我冷冷地道：“我可以向病毒推荐你，由你去做这件事。”

胡明一听，张大了口，看他那样子，像是想立刻脱口而说“好”，但在最后十分之一秒，他考虑到了不能胡乱答应，所以才张大了口而没有发出声音。

第二天一早出发，我详细检查了一下我所带的装备。所有的装备，都放在一辆性能良好的中型吉普车上，燃料足够我旅程所需的三倍。清早，我出发驶向沙漠。胡明在沙漠的边缘上下车，独自回市区。

到了中午时分，天气酷热，我身上的衣服，全都为汗所湿。车子在沙漠中行驶，十分乏味单调，但由于不知会有甚么怪异的经历在等着我，所以

我一直十分兴奋。

那“二十九点四七”的交叉点，在开罗西南大约两百公里。车子在沙漠中的速度不可能太高，每小时只能前进二十到二十五公里，夕阳西下时分，已经接近目的地了。

我停下车，观察着六分仪，确定不到三百公尺，就是我的目的地。

我拿起了望远镜，凝神观察，看到在两百多公尺处，沙粒正在缓慢地移动着，那种移动，以极慢的速度在进行，没有耐性，绝看不出来，近似注视时钟的表面，看分针的移动。

再向前去，可以看出沙粒移动的速度，在渐渐加快。移动以一个方向进行，极慢，隔上好一会，才能看到一颗沙粒忽然翻了一个身，闪光的一面变成了背光。

再向前看去，沙粒移动的速度在增加，一直到了那个中心点。

出乎我想像之外的是，那中心点，并不是向下陷，反而向上鼓起，形成一个直径不到一公尺的小小的沙丘，只有二十公分高，沙丘的尖端，看来相当尖锐，而那个尖端上，沙粒在迅速地翻滚。

胡明曾向我解释过，沙井，是沙漠中沙的流动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和水流产生漩涡，完全同一原理。所以在我的想像之中，沙井的中心点，应该是一个沙的漩涡，是向下凹下去的。可是，反倒产生了一种力，将沙粒拱了起来，情形和水中的漩涡，多少有点不同。

我下了车，取饼了一柄枪来，扳下了扳机，射出了一文标旗。

这种枪，专在沙漠中射标旗用，可以使人在前进时，有固定的目标。因为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之中，即使确定了目标，而如果没有明显标记，也会因为视线上的错觉而走错方向。

我从枪身上的远程射击器上，瞄准了沙井的中心点，射出了标旗。标旗是一根五十公分长的，连着一面鲜红色的小旗。

标旗准确地落在沙井的中心点，插在沙上，至少有四十公分露在沙外，鲜红色的小旗看来十分鲜明。可是就在一转眼之间，标的已不见了，小旗也有一半，陷进了沙中。

我张大了口，还未及叫出声来，整支标旗，全都不见了，被沙的漩涡，扯到沙下面去了。整支标旗的分量十分轻，真难想像，如果是人踏了上去，会以甚么样的速度向下沉！

我提高声音叫：“喂，你们在甚么地方？我来了，这里是二十九点四七，我来了，你们快出来。”

我一面叫着，一面还用力按着汽车喇叭，发出惊人的声响。在平广的沙漠上，声音不知道可以传出多远，别说三百公尺，在三千公尺之外，也可以听得到。

不敢再向前走出，刚才那标旗陷进沙中的情形，看来触目惊心！

我叫嚷了好一会，沙漠上却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闷哼了一声，自车上拿起绳子来，扣在自己的腰际，绳子另外一端，缠在一个绞盘上。绞盘上有一个控制钮，要用力一拉，绳子才会放松一公尺左右，这本来是一种特殊爬山用的装备，如今我也用得着。如果人被沙漩涡扯向下，绳子会使我止住下陷，而我可以拉着绳子，挣脱沙漩。

准备好了之后，我开始向前走，来到离中心点只有十来公尺处，低头一看，脚已经陷进了沙中。

我怔了一怔，再放松绳子，又向前跨出了一步，下陷更多，连脚踝也不见了，再向前跨出两步，沙已经到了我的小腿！

第九部：不知置身何处

我停下来不动，谁知道一不动，下陷的速度更快，一下子，沙已到了我的腿弯。而在这时候，我已感到，下面有一股顽强而缓慢的力量，正在将我向下扯，沙已迅速地没过了腿弯。将我下扯的力量极大，将绳子扯得笔直！

然后，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被拉紧了绳子，突然发出了“拍”一声响，断折了！绳子一断，眼前一黑，整个人便被扯进了沙中。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根本来不及害怕。心中只想到一件事：啊，我的一生，结束在沙漠中。

但即使是这样的想法，也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陡然，身上一轻，原先身子半埋在沙中的那种压逼感也消失。同时，我听到了那个我已很熟悉，生硬得有点刺耳的声音：“你来了，很好，你终于想通了，肯替我们做事了？”

一时之间，我实在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因为眼前一片黑暗，甚么也看不到，但是在感觉上，我可以感到，我已在极短的时间之中，穿过了沙层，来到了沙下的一个空间。

我定了定神，我的呼吸并无困难。我勉力镇定下来：“我在甚么地方？”

那声音道：“你在甚么地方，并不重要，你是不是决定到那墓室去，将里面的七十四具尸体全盗出来？”

我闷哼了一声：“你以为我是为甚么来的？”那声音道：“那就好，我们就出发吧。”

我试图向前走动一下，但是身子才一向前，就碰到了一道硬的东西，像是一道墙，而那声音，却又分明是在我的前面传出来。

我对于我处身在甚么样的环境之中，感到十分疑惑，而对方又说“出发”，我忍住了怒意：“出发？你们至少得使我看见东西才行。”

那声音道：“不是我们使你看不到东西，而是你的眼睛使你看不到东西。”

我吓了一跳：“甚么意思？我……的眼睛……”

那声音道：“你的眼睛很正常，没有毛病。你眼睛的构造，只对光线发生作用：没有光线刺激你的视觉神经，你就看不到东西。”

我闷哼了一声，黑暗中看不到东西，人眼的构造本来就是这样的。我立时想到的是，这里，可能就是通向我要去的那个墓室的通道入口了。

那声音道：“请向右。”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没有考虑的余地。转向右，向前走着，走出了大约三四步，碰到了一样东西。

一个人在黑暗之中行走！然到了东西，最自然的反应，自然是伸手去摸，我也不能例外，我伸出手去，不到两秒钟，我就可以肯定，在我面前的，是一张椅子。不过这张椅子有点特别，在上面，还有一个摸上去像是圆形的装置。

如果环境不是如此诡异，我会猜那是理发院中的一张女宾烫发的椅子。

那声音在这时又响起：“请坐下！”

我依言坐了下来：“这椅子能带我到甚么地方去？”

那声音道：“你听着，从现在起，我说的话，十分重要。你会暂时昏迷，我们带你到你去的墓室入口处。在那里，你要经过一条长约八百公尺的通道，通道是仓猝造成的，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但不会太严重。”

那声音讲到这里，停了一停，才又道：“困难是在于你出了甬道之后，那里面的情形怎样，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相信，必然已离墓室不远，在那墓室中，有七十四具尸体，你要将这些尸体全都运出来。”

我愈听愈是疑惑，但是我不再问，因为他们不喜欢人多发问。

我只是道：“好，我从来也没有进过古墓，希望我可以成功。”

那声音忽然道：“古墓，谁说是古墓？”

我陡地一呆：“不是古墓？不是古墓又是甚么？”

那声音停了片刻，像是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答我这个问题，过了片刻，他才道：“只是一个墓室，你到了，然会知道。”

这时候，我心中的疑惑，真是到了极点。我立时想起齐白录音带中的话：“我是在甚么地方……我看到了终极……等等。”

我要去的，究竟是甚么样的墓室呢？我还想问，却已经迟了，椅子上的圆形物体，向我头部，罩了下来。

那情形，一如坐在理发椅上，套上了烘干头发的风筒。耳际响起了一阵均匀的“滋滋”声，我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丧失知觉，依稀听得那声音在说：“由于齐白的行动，要进入那墓室，困难必然增加，你要小心，加倍小心。”

我没有机会思索何以齐白去过之后，我再去会增加困难，就已经昏迷。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清醒，我立时站了起来，将整件事，自从我被沙漩扯下，一直到现在，迅速地想了一遍。

眼前仍然一片漆黑，我立时又听到了那声音：“在你的右边，有一些必要的工具，你可以开始了。”

我吸了一口气：“可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那声音十分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我在迅速地想着应该如何问才好。从那种迹象来看，“他们”的身分，已经渐渐明朗化了，我不以为他们会是如都宝所说的“电子机械人”，但他们能在沙漩之下，建立一个空间，那就决不是人类能力范围的事。

所以，我在想了极短的时间之后，用玩笑的口吻：“我不明白的是，何以来自外星的高级生物，会对尸体发生兴趣。”

我自问，这个问题问得极其技巧，因为在这简单的一句话中，我不但肯定他们来自外星，而且还提出了新的疑问，不知道他们何以要去偷盗那七十四具尸体。

那声音又闷哼了一声：“如果一切顺利，你一定会明白的。”

我忙道：“这不算是答案。”

可是那声音却不再响起，我又重复了两遍，仍然没有任何反响。我略蹲下身，用右手向下摸索着，摸到了一只柔软的皮袋，看来，像是一只工具袋。

打开袋子，伸手进去，出乎意料之外，第一件触摸到的东西，是一具

电筒。

在黑暗久了，一具电筒令我兴奋，立时取出来，按亮。光芒太强烈，但是也令得我可以看清眼前的情形，我在一个甬道中。

那是十分粗糙掘成的地道，一直通向前，地道四壁是一种红色，相当坚硬的泥土。我清清楚楚，从一张椅子上站起来，但是椅子却不在地道。我所在的地方，刚可以供一个人站起来的高度。看来是地道的起端，但是又找不到地道的入口处。

在观察了环境之后，又用电筒向袋子中照了照，发现袋中有一柄电钻我猜想那是一柄电钻，连着一只正方形的小箱子，试着一按手柄上的一掣钮，钻头迅速地转动，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将之提起来，令钻嘴对准了地道壁中突出少许的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看来像是花岗石，我根本没有用力，十公分长的钻嘴，就像是烧红了的铁枝插进了牛油，石粉四下飞溅。

那钻嘴的坚硬和锋利的程度，超乎意料之外。

袋子中还有一些其他工具，看来全是电钻用的配件，也无法去一一研究它们的用途，我放好了工具，背起了那皮袋，用电筒照明，向前走去，走出不几步，就要弯下腰来，而有一段地道，经过之处，全是坚硬的石，只好手足并用地爬过去。

我心中疑惑：我应该在北非洲的沙漠，假设地道在沙漠之下，通向一个墓室。我从来也不知道在沙漠之下，会有坚硬的花岗层。或许是我的地质学常识不足？

在狭长的地道中，向前慢慢爬行，绝不愉快，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花岗石地道，足有一百五十公尺。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当然，“艰难”是照通常的工程水准而言，如果有一种工具，切花岗石好像切牛油，也就不算甚么了。

在经过了那一百五十公尺左右的花岗石地道之后，前面没有去路，只是一片石壁，但是高度可以使人站起来。

我站直身子，吁了一口气，看到在前面的石壁上，有一块被切开而又放在原位的花岗石，有一小部分，突出在外，那块花岗石，大约有五十公分见方。我用力抓住了石角，向外拉了一拉，那块石头，发出了一下沉重的声响落下来，现出了一个洞。

那洞的大小，可以供人钻进去，而石头一落下来之后，我就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声响。在极度沉寂的地道中久了，对声音也十分灵敏，但是一时之间，我却无法断定那是甚么声音。

那声音，听来像是一种机械在有规则运行时所发出来的。我绝未料到会在这个环境中听到机械的运行声，因为我来盗墓，要从一个墓室中盗出七十四具尸体，可能是几千年前的木乃伊。我可以预期听到一个三千年前死人所发出来的咒语，也不会想听到机械运行的声音。

我想了一想，只好假设那是空气急速通过一个狭窄的空间所造成的声音。古墓往往有狭窄的甬道，这一点可以成立，但是，在古墓的甬道之中，会有急速的空气流通？连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假设，不是十分合理。

我在洞口，伫立了相当久，弄不清那究竟是甚么声音，我自那个洞中，钻了进去，电筒的光芒照处，我又呆了一呆。

洞内，是另一条甬道，十分长，我进去的地方，可能是在这条甬道的

中间部分，向两端照去，电筒的光芒都不能照到尽头。

我绝对预料会进入一条甬道，因为我知道，这时我所处的环境，一定和齐白在录音带中所提到的是同一个地方。齐白就曾经过一条长长甬道。而在录音带中，齐白在这条甬道中向前走的时候，已经在他的话中，表示了极度的疑惑，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当我听录音带的时候，我不知道齐白何以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如今我却完全明白齐白的感受，因为我一进入这条甬道，心中已问了自己千百次：这是甚么地方？

这，当然是一条甬道，而且我还知道，甬道必然有一端，通向一个墓室。可是，我仍然不住地在问自己：这是甚么地方？

我这样在问自己，思绪极度混乱。

照说，如果早已知道会有一条甬道，来到这条甬道中，不应该有这样感觉，可是，这条甬道，天，它竟是水泥造成的！

那绝对是水泥，很粗糙，水泥壁上，木板模的痕迹，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整条甬道，全是水泥的。

即使整条甬道是红宝石造的，我心中也不会这样怪异。可是水泥，发明了才多少年？在古墓之中，怎会有一条水泥的甬道？

不但那条甬道是由水泥造成的，而且在顶部，还有几条粗、细不一的铁管子铺设着，铁管子的长度，看来和甬道一样长，铁管子上，还涂着黑色的柏油。

这样的甬道，这样的铁管，再加上有规律的机械声，不论从哪一方来看，我都处身在一个现代化的建筑之中！

我向前走了几步，脚步在水泥的地面上，发出了空洞的声音，在齐白的录音带中，有长时间这样的脚步声。齐白在录音带中，将之形容为“走廊”，这种形容，并不恰当，它应该是一条甬道，我想，齐白当时的思绪一定比我更混乱，所以他才会不选择地用了“走廊”这个名词。

齐白当时不明白何以会来到这里，我现在也一样，不明白自己何以会来到这里。先是在一张椅子上，接着，昏睡状态，再接着，醒过来，经过了一条地道，就来到了这里。

我勉力使自己镇定，又走出几步，看到甬道的水泥壁上，用白漆，漆着一个巨大的箭嘴，箭嘴指着我身后的方向。在箭嘴旁，有用白漆涂着的我所不明白的记号，看来像一个十字，不知是甚么用意。

我本来就决定该向哪一个方向走，如今看到了箭嘴，我想了一想，不管这箭嘴是甚么用意，向着箭嘴指着的方向走，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转过身来，向前走去。

甬道十分长，而且不论我如何放轻脚步，总有回声。以后十分钟的行程，我看到了甬道顶上的铁管，有几处特别粗大，有一根圆而粗的管子接着，在那些管子中，发出“呼呼”的风声。那也就是说，和齐白第一卷录音带中所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

愈向前走，呼吸愈是急促，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令人极不舒服，长久在这样的甬道中行走，有一股莫名的压逼感。

我回忆着齐白录音带中的内容，知道齐白在向前走的过程中，一定还有十分奇特的遭遇，因为他曾经叫过“等一等”，叫了之后，又是一阵十分急促的脚步声。

我在期待着这奇特的情景的出现，又过了五分钟左右，我听得那种机械的运转声，愈来愈清晰。

终于，我看到了一样极其古怪的东西。

那东西一进入我的视线，我真不知道那是甚么，在电筒光芒的照耀下，我看到一大团黑漆的东西，在缓缓转动。我先是停了一停，然后，立时加快脚步，向前奔去（这时，我的反应，和齐白在录音带中所表现的，完全一样）。

我奔出了没有多久，当电筒的光芒，已经足可以令我看清那东西之际，我停了下来。

那实在不是甚么怪异的物体，我可以立即叫出它的名称：一具巨大的抽气扇。

抽气扇的叶子，大约有两公尺高，整个抽气扇，恰 将整个甬道的去路，完全封住。

抽气扇在转动着，那种有规律的机械运行声，就是它发出来的。

我第一个感觉是：来错地方了。从整个甬道、铁管、抽气扇看来，这里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物的最底层。

我不应该在这里，应该在一条由石块铺成，甚至于可能是黄金铺成的甬道中，通向一个墓室，不应该在这样的地方。

一想到这一点，我不由自主，大声道：“弄错了，弄错地方了，你们弄错了。”

我的身边当然没有人，只是希望那三个神秘人物可以听到，但是一连讲了五六遍，除了“胡胡”的抽气扇运转声之外，没有别的声响。我苦笑了一下，看到抽气扇旁边，有一扇小铁门，关着。由于抽气扇的扇叶在转动，所以可以约略看到抽气扇后面的情形。在抽气扇后面是一个空间，有着许多粗细不同的铁管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机房。

我绝对来错地方了，我不准备再向前去，转回身来。当我转回身来之际，我看到在抽气扇架子前，一个角落处，有一只打开了的工具箱，里面有不少各种各样的工具，有的工具，极其奇特，我根本叫不出名称来，每一样工具，在它的柄的部分，都是十分精美细致的象牙雕刻。

那是齐白的盗墓工具！齐白喜欢在他用来盗墓的工具上镶上象牙柄来炫耀，表示他是第一流的盗墓人，这和一些枪手刻意装饰他们的手枪，同一心理。

这箱工具，对齐白来说，极其重要，何以竟会留在这里？

是不是齐白还在这里？

我又叫了两声，得不到回答。这时，对“走错了地方”这一点，也开始怀疑。齐白到过这里，他继续向前走，有了新的发现。我望着那扇小铁门，走过去推了推，小铁门应手而开，门锁被破坏，那可能是齐白做的事。我俯下身，小铁门后是一间机房，另外有一扇铁门，关着，但是门锁显然也被破坏了。

我走进了那机房，穿过它，来到了那扇门，拉开了门，就看到一道楼梯，通向上，楼梯的尽头处，是另外一扇门。

在楼梯上的那扇门上，用红漆写着一行英文字：未经许可此门不能开启。

一看到了这一行英文字，我不禁低声咒骂了一句。我的预料没有错，这里根本不是甚么古墓，而是一幢现代化建筑物的地下层，我真的走错地方

了。

不论那是一幢甚么样的现代化建筑，我都没有兴趣去看个究竟，我关上了门，又穿过机房，自小铁门中弯身走出，又回到了甬道中。

我将齐白的工具箱关上，提了一提，觉得相当沉重，所以仍由得它留在那里，然后，我循原路，一直向前走，来到了那个洞口，钻出去。

这时候，我心中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要到这个甬道中来，大可以从建筑物的上面下来，何必那么辛苦去挖一条地道。

而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不禁哑然失笑：我要离开，也大可以从那幢建筑物上走出去，又何必回来爬行地道？

我在想：人总会做点蠢事，就再爬一次地道吧。

可是我立时发觉，我的心态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在潜意识中，还感到有怪异之处。

一座建筑物，如果有着这样的地下层，地面上的建筑，必定十分宏伟。然而在二十九点四七的东经和北纬交界处，我绝对可以肯定数十公里之内，绝没有任何建筑物。

或许是我意识之中有这样的印象，所以我才没有勇气通过建筑物走出去？

我在地道口呆了片刻，决定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再爬行一次地道，并不愉快，但我还是决定循原路出去，至少我有机会再和那三个神秘人接触，告诉他们，这不是我要来的地方。在地道中一直爬出去，电筒的光芒向前照着，愈来愈感到挖这样一条地道通到那个甬道去，多余之极！

我在地道中爬行，来到了那个起点。

我曾注意到那个小小的空间没有出路，我先大声叫了几声，得不到回答，我开始四面敲凿，希望找到出口，但是看来，那是一个密封的空间。

这时，我不禁踌躇起来：我被禁闭在地下了。

这照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要是我将尸体盗了出来一想到这里，我陡地感到了一股寒意，觉得事情大不对劲！

我觉得到一个墓室中去盗尸体，可是结果，却莫名其妙被安排进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物之中。这是无意间的差错，还是故意的安排？

我不禁苦笑，事情愈来愈莫名其妙，当然，我并不恐惧，就算在这个小空间找不到出路，大不了我再向前爬，又通过地道，进入甬道，过那巨大的抽气扇，通过机房，由建筑物的地下层走上去，总不见得那建筑物也没有通路。

我又仔细寻找了一会，仍然找不到出路，我有点冒火，取出了那个电钻来，将钻嘴接在一支可以拉长的上，开始向上钻。

钻头锐利，上面的泥土和石块，纷纷落下，落了我一头一脸，不一会，钻头碰到了较坚硬的物体，我等到不再有泥石落下，抬头看去，看到有一块铁板在上面。

我两足撑住了土壁，令身子向上升，一直到手可以碰到那铁板，然后，双手用力向上一顶。铁板居然一顶就开，立时就有柔和的月光射了进来。

我令身子上升，直到头部可以伸出铁板，铁板上本来有些沙土盖着，但由于铁板顶开而滑了下去。

我已完全可以看清外面的情形，我整个人都呆了，像是在做恶梦。

外面是沙漠。二十九点四七度那地方，除了沙，甚么也没有，沙形成

许多沙丘，有的沙丘的斜坡上，还形成美丽的波浪级的图案，那是真正的大沙漠。

如今我看出去的沙漠却有石块，还有的地方，长着很矮小的植物，甚至当我探头出来时，还有一只土拨鼠，就在我伸手可及处，睁大着眼望着我，或许由于我从地下钻出来，它将我当作它的巨型同类了！

这不是我应该在的沙漠，怎么甚么都不对了？我呆了极短的时间，就跳了上来，铁板又合上，我就站在铁板上，四面看看。

那一片沙漠也极大，看上去极荒凉，只有在至少一公里之外处，影影绰绰，像是有一堆建筑物，还有灯光自建筑物中透出来。

我真的呆住了，我考虑到，在“昏睡”状态中，我可能被移动过。

但是，我被移动了多远？

一时之间，不知有多少疑问，涌上心头，我不知自己是身在何处，呆了片刻之后，心想只要向有灯光的地方走去，一定可以知道自己在甚么地方。

心中充满了疑惑，大步向前走着，一路上，惊动了不少夜间在沙漠中活动的动物，当我看到一条背部有着鲜白色花斑的蜥蜴，迅速地在沙地上爬过，我又呆住了。不必是生物学家，也可以知道这种白斑蜥蜴，它们只生活在北美洲沙漠。

我用力揉了揉眼，心中只觉得好笑，一定是有甚么人在和我玩笑。但是谁会为了开玩笑，而老远地从北美洲捉了一条蜥蜴来，放在北非洲的沙漠中？

我吸了一口气，继续向前走着，同时留意着地面上的生物，不一会，我的视线，盯在一簇植物上，再也移不开，那簇植物，并不是甚么特别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簇仙人掌。

那簇仙人掌正在开花期，因为是在夜晚，盛开的花朵、花瓣全都合拢着。

但是，我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仙人掌中，属于阿斯特罗非顿科的植物。这类仙人掌植物的形状很奇特，呈四角形，而并没有一般仙人掌的长刺。这一种的仙人掌植物，只生长在墨西哥的沙漠上。

好了，从我自地底下冒出来至今，我不但看到了北美洲的白斑蜥蜴，而且还看到了只有墨西哥才有的仙人掌，如果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在甚么地方？我应该如何回答？

答案当然应该是：在北美洲！

我知道在“昏睡”期间，曾经被移动过，难道会从北非洲的沙漠，移到了北美洲来。

我心中的疑惑，到了极点，一切太怪异，我只想快点到有人的地方，不论碰到甚么人，先问问他这里是甚么所在。

加快脚步向前走，不多久，我就发现那一堆建筑物相当低，看来全是一层高的平房，但是却有着相当高的围墙，围墙比建筑物的本身还要高，我走近些，我看到的灯光，全是在围墙的墙头上发出来的。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一座监狱。”再向前走了大约十分钟，看到了一道相当深和阔的壕沟，一直伸延着，绕着那座建筑物。在至少有三公尺深壕沟的底部，还有着许多水泥的架子，在架上，满是有刺的铁丝。

壕沟离围墙有一百公尺左右。我来到沟边，我已完全可以看清，墙头

上的灯光是探射灯，在缓缓转动，照着沟、墙之际的空地。

这是一处防守得极其严密的地方。

我在沟边站了片刻，绝没有考虑要越过沟去，沿着沟向前走，这时，我已看到在离我不远处，竖着一块巨大的告示牌。我想过去看看告示牌上写着甚么。走不了几步，来自墙头上的一道灯光，突然照向我，而且定住了不动。我还听到了一阵吆喝声。

我以手遮额，向光线的来源看去，同时左手挥动着，想令发出吆喝声的人明白我没有别的用意，只不过是有一种极度意外的情形之下“迷路”了。

可是那道强烈的探射灯光芒，还一直照着，我向后退，光芒仍然跟着我，这令我十分恼怒，因为在强光的照射下，我变得甚么也看不到。同时，吆喝声还在不断传来。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但是人家不欢迎我站在这里，这倒可以肯定，所以我转过身，向前走去。

我向前一连走出了好几十步，强光照不到我了，也就在这时，忽然另外两股光芒向我射来，同时我听到了车声、犬吠声。

我循声望去，看到一辆吉普车，着亮了车头灯照着我，同时，至少有四条大犬，正自车上窜下，向我冲过来。而车上则有人在呼喝着：“站住别动，狗不会伤害你，千万别动。”

那四头狼狗的来势很凶，一下子就窜到了我的面前，它们显然久经训练，一来到了近前，立时伏下不动，但是却一直不断发出可怕的吠叫声。

我站立着不动。那绝不是受到了这四条恶狗的威胁，而是我心中想：谢天谢地，我总算可以见到人，问问他们我是在甚么地方了。

车灯仍然照着我，所以，两个人向我走过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衣着和面貌，只是看得出他们的身形，十分高大，而且，手中，还持着类似自动步枪的武器。

那时，我心中所想到的问题是；这堆建筑物的防卫工作，可算是天下第一，我只不过接近了它，就惹来了这样的麻烦。

那两个人来到了离我不远处，我只看到他们用枪指住了我，我忍住了心中的怒意，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喝道：“你是甚么人？在这里干甚么？”

他说的是英语，而且有着浓重的美国南部口音，我怔了一怔：“我迷路了。”

那人像是被我的话激怒了，道：“迷路？”

他一面喝着，一面向我走近了两步：“快离开！你可知道，刚才你只要再向前走一步，岗哨就可以向你射击？”

我呆了一呆：“我一点也不知道。”

那人道：“这里是军事专用区！”

我道：“好，我马上离开。不过，你能告诉我，这里是甚么地方吗？”

那人发起怒来，吼叫道：“是一级保密的军事机构，你想打探甚么？”

我忙道：“你误会了，我只是想知道，我是在甚么地方，例如，甚么国家？”

我这个问题才一提出来，听得另一个人道：“这个人是疯子。”

那先和我讲话的一个道：“附近没有疯人院，要不要将他带回去查询一下。”

那一个道：“不必了，将他赶走就算了。”

那人喝道：“快转身，向前奔。”

我叫了起来：“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那人的回答方式很特别，他的手部做了一下动作，我听到了枪栓拉动的声音。看来，我非遵照他的命令向前奔去不可了。我转过身，但是我仍然道：“难道你们国家的名字，也是一级机密？”

那人像是忍无可忍地喝道：“快滚！”

我不禁苦笑，好不容易遇上了两个人，但是他们根本不肯回答我的问题，我只好拔脚向前奔去，我一开始奔，那四头狼犬，就吠叫着。跟在我的身后，而我立刻又听到了车声，显然是那两个人驾着车，一直跟在我的后面。

这时，我真是狼狈之极，简直被人当作猎物一样在向前赶着。

我一直向前奔跑，至少奔出了一公里，狼犬才回去，我喘着气，停下来，转头看去，那吉普车已经回驶回去，那堆建筑物的探射灯光芒，在交叉转动。

我心中充满了疑惑，狠狠踢开了一块石头，心想若不是连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倒非要偷进那幢建筑物去看个究竟不可。

这时我不想节外生枝，只希望那三个神秘人物再度出现，但是四下静寂之极，一个人也没有。我又走出了半公里，看到一大丛灌木，就倚着树丛旁的一个土堆，坐了下来。

定了定神，觉得首要之务，就是弄清自己在甚么地方，我四面看看，附近看来不像有人，我心忖，只好等天亮再说。那土堆的斜度，躺着很舒服，我就躺了下来。以为我的遭遇再奇特，从这时开始到天亮的那一段时间，总可以安静地度过了。

可是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外，我才躺下不久，就在我身边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悉索”的声响。那声音，听来像是甚么东西，正在爬挖着泥土。

我心想，那当然是夜行动物所发出来的声音，不是土拨鼠，就是地鼯。我还立即想到，一般夜行动物，大都是天才黑不久就开始行动的，照这样情形看来，到天亮还会有一段时间，我大可以好好睡一觉。

我这样想，爬土的声音更响，忽然传来了“砰”地一下响，就我身边极近处，有一块连着几株小编木的土块，突然向旁，移开了一些。一看到这种情形，我不禁一呆，不明白甚么动物有那么大的气力，而且有如此巧妙的智慧。因为那土块移开之后，现出了一个相当大的洞穴。

土块分明是用来掩饰那个洞穴的，这真是怪现象，地鼯或是獾熊，会有那么高的智力？我一动也不动，只是盯着那个洞穴看。我心中的疑惑，很快就有了答案，洞内又传来了一下声响，随着，有一个动物的头部，自洞穴中探了出来。

那动物的头部，自洞中钻出来，我先看到一蓬乱而虬结在一起的黑色的毛。我心中的惊讶真是难以形容。我可以肯定，那是人的头部。

这真令人惊讶，一个人为甚么会从地下冒了出来，难道他是一个穴居人？

从来也未曾听说过穴居人掘地洞而住，这可能是人类学上的一个伟大发现！

第十部：地球人由于自卑……

我一动不动，那人的头部伸出了洞，略有转动了一下，我听到他在深深吸着气。那时，我还看不清他的脸面，只看到他的头发又长又乱，而且，胡子也很长。

接着，那人的上半身也探了出来。那个洞穴并不是十分大，供一个人的头钻出来之后，已没有甚么空隙，那人的肩头，是用一种十分巧妙的角度，斜着出来的。

他上半身完全出了洞穴，双手撑着地面，又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抬起头来。

我根本离得他极近，几乎伸手可及，所以，他一抬起头来，立时和我打了一个照面。

他一看到了我，喉际发出了一下怪异莫名的声音，身子陡地一缩，先像是想缩回洞去，但紧接着，他已改变了主意，以我绝料想不到的快速动作，一下子就自洞中，窜了出来，几乎撞在我的身上，然后，一连打了几个滚。几乎还在滚动之中，就整个人弹了起来，向前疾奔而去。

这个人的动作如此之快，他自洞中窜出，看来就像向我疾扑了过来，我向后仰了仰身子去避开他，所以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等到我再定睛向他看去之际，那人至少已奔出了十几步，奔跑速度极快，可是在奔出了十几步之后，又陡然停了下来。真是奔得快，停得也快，一停下来之后，只见他慢慢转过身，直视着我。

本来我已准备去追他，所以也在站起来，两人的目光再度相遇。

就在这时，我意料不到的事又发生了，那人开了口，讲了一句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话。

他道：“天，卫斯理，是你！”

我真正呆住了，一个居住在地洞中的穴居人，怎么会叫得出我的名字？我张大口，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而那人则已向我走来，一面走，一面还在四面张望，像是想弄清楚除了我之外，是不是还有别人。我道：“只有我一个人，你是……”

我才问了一半，不等那人回答，已经看出他是甚么人了，我尖叫了起来：“天，是你！”

齐白？怎么一回事？你……”

那人是齐白，一点也不会错，他是齐白。虽然我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打扮入时，驾着林宝基尼跑车，一手搂着一个金头发的美女，而这时候，他看来十足是一个穴居人，但是我还是认出了他是齐白，世界上两个专业的最伟大盗墓人之一。

我立时又道：“这里是一个古墓的入口？”

齐白现出极其苦涩的神情来：“墓？只要不是我的坟墓就好了。”

我实实在在，不曾想到会在这里遇上齐白，我不知道有多少话要对他讲，反倒变得不知讲甚么才好。齐白一把拉住了我：“进去再说。”

我呆了一呆：“到哪里去？”

齐白指了一指那个洞穴，我苦笑道：“怎么一回事？你住在地下？”

齐白突然焦躁了起来：“土拨鼠才住在地下，我没有法子，只有这里最安全，我如果露面，就会被杀死，像单思一样。”

齐白提到了单思的死，使我感到了事态严重。齐白伏下身，向地洞中钻去，一面道：“要钻进去不容易，你努力一下，可以进来。”

我看着他进了地洞，也学着，先将头钻进去，然后，斜着肩扁，吃力地挤。地道狭窄，有三四公尺长，人只好贴着泥土向前挤，然后，我跌进一个泥坑之中。

那个坑勉强可以供两个人直着身子躺下来，坑顶上有两根管子伸向上，土坑中有一些罐头食物和罐装饮料。齐白先进来，他着亮了一盏电灯，所以可以看清大坑内的情形。

我一进来，他就拉动了一根绳子，我听到了一下声响，猜想那是那块长着灌木的土块，又掩住了洞穴。然后，他转过头来：“这里本来只是为了我一个人躲藏而设计的，你来了，空气可能不够……”

齐白指着管子：“这通向上面，你感到呼吸不畅时，可以就着管口呼吸。”

我又是奇讶，又是好笑：“多谢你设想周到，这里一定是不准吸烟？”

齐白苦笑了一下，向我抛过来一罐啤酒，我口渴得可以，立时打开，连喝了几大口，才道：“齐白，谁要杀你？”

齐白抹了一下脸：“就是杀单思的那些人。”

我道：“他们是谁？”

想起单思就在我身边被射杀，心中又是难过，又是愤怒。齐白的面肉，抽搐了几下：“他们在追杀我，可是再也料不到，我就躲在他们的附近，他们绝料不到我躲在这里，卫，他们料不到，是不是？他们找不到我，是不是？”

他一面说，一面抓住了我的手臂，用力摇着。

我看出他情绪激动，我将他讲的话想了一想，他说“躲在他们的附近”，那是甚么意思？

在这里附近，我立时想到了那堆建筑物和那两个将我赶走的人。

看到齐白这样害怕、紧张，我只好安慰他道：“找不到，当然找不到，谁会想到大名鼎鼎的齐白躲在地底下，像……”

我怕伤害他的自尊心，所以没有再向下讲去，齐白声音十分苦涩：“没有甚么关系，我的确像一只土拨鼠。你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我苦笑了一下：“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对了，这里是甚么地方？”

齐白陡地睁大了眼望着我，刹那之间，神情古怪之极。

我问道：“你这样望着我干甚么？”

齐白又“咯”地一声，吞了一口口水：“你……从一个沙井中来？”

我点头：“那个沙井……”

齐白一挥手，打断了我的话头，呼吸变得十分急促：“沙井在二十九点四七，三个神秘的白衣人，你被沙扯了下去，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

这次，轮到我打断了他的话头：“是，看来我的经历，和你经历一样，我也到过那地道，那甬道，那巨大的抽气扇，在那附近，看到了一只你遗下来的工具箱。”

我一面说着，齐白脸上恐惧的神情一直在增加，他甚至挪动了身子，紧缩着，靠在地洞的一个角落。

等我的话告一段落之际，齐白尖声叫了起来：“天，你没有通过那抽气扇吧？”

我道：“经过了，那是一间机房，真怪，我以为我该在一座古墓中。”

齐白发出了一下可怕的呻吟声来，说道：“天，你……再向前去了？”

我摇头道：“没有，我想可能错了，没有必要再向前去。”

齐白的反应，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直跳了起来，根本忘记了他自己是在一个地洞之内，以致他的头“砰”地一声，撞在洞顶上。

他一面抚着头，一面道：“谢天谢地，你运气比我好。”

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甚么意思，我又问道：“这里是甚么地方？”

齐白定定地望着我，并不出声，这使我很恼火，我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里是甚么地方？”

齐白转过头去：“我不知道。”

我陡地一伸手，抓住了他的头发，将他的脸，硬转了过来，齐白怪叫了起来，我道：“齐白，别对我说谎，你像鼫鼠一样躲在这里，却不知道这里是甚么地方？快告诉我。”

齐白用力拍开我的手：“是的，我知道，但是我不告诉你，总可以吧。”

我怒道：“为甚么？”

齐白双手捧住了头，用力摇着，陡然之间抬起头来：“别问，你真是不知道自己在甚么地方？你也没有经过那个机房？那是你的运气，你不见得喜欢为了逃避追杀而躲在地洞中，那就别问了。”

我对齐白的态度感到奇讶莫名，但是想到单思的死，和他这时的处境，我又知道事情绝不简单，我吸了一口气：“这没有用，齐白，我一定要离开这里，会见到人，他们会告诉我我在何处。”

齐白喃喃地道：“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我道：“好，我不问这个问题，我们从头开始，我不知有多少问题要问你，你事情是从你开始的，你寄了两卷录音带给我。”

齐白道：“是，寄到你手中了？我求求你，为你好，你别再问任何事！将一切全都忘掉，就像甚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对你绝对有好处，以后，再也别去想它，甚至于不当它是一个梦，就当它是一件绝未发生过的事情。”

我笑道：“你明知我不能这样，你还是老老实实，一步一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你那两卷录音带中所录的声音……”

齐白重又抱住了头：“那时，我不知道事情如此可怕，我想你一定会有兴趣，但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你还是别再提起的好。”

我笑着：“曾有人出高价来向我收买你发现的东西……”

我才讲到这里，齐白又现出恐惧莫名的神情来，失声道：“天，他们找到了你？”

我道：“那几个人并不可怕，他们冒充拍卖公司的人，但是我却知道了他们的真正身分，真莫名其妙，原来他们是太空总署的人。”

我说到这里，齐白陡地探出头，将口对准管子，用力吸了几口气，看他的样子，像是离了水的鱼儿。

我又道：“他们一共是六个人，真巧，他们到埃及，却在一次飞机失事之中，全丧生了。”

齐白的脸变得煞白：“天，他们决心保守秘密，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这个秘密不外。”

我不明白齐白这样讲是甚么意思，齐白陡地叫道：“别再问下去，你知道得太多，他们就会杀你灭口。”

我心中的疑惑，至于极点：“究竟是甚么秘密？”

齐白喘了几口气，看他的神情，像是已决定了甚么，向我探过头来。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以为他一定要告诉我究竟是甚么秘密了，所以我也向他靠近去。他的口唇颤动着，我听不清他在讲些甚么，靠得他更近些。我再也想不到齐白这王八蛋，会出这样的诡计，他并不是准备告诉我秘密，而是准备在我绝不提防的情形下暗算我。

我靠近去，准备听他说话，他突然扬起拳来，在我的后脑上，重重一击。

以前我介绍齐白，忘了介绍他还是一个技击高手，这一击，恰 击中要害，而且该死的齐白，下手是如此之重，令得我的头向下一垂，昏了过去。

这一次，我又不知自己昏了多久，等到我渐渐又有了知觉之际，我企图挪动身子，但是却不能动，我立即发现，我在一个极其窄小的空间中，而且，立即弄清楚，那窄小的空间，是一具棺材。

我躺在一具棺材之中。

不但如此，而且我的手、足和腰际，全被相当宽的皮带箍着，只能作些小的移动，而我的口部，则贴着一块胶布，我用力抬起头来，撞在旁边的木头上，发出一下并不是十分响亮的声音。

我撞了又撞，大约是七八下之后，外面传来了几下敲打的声音，我努力发出点声音来，但是不过是喉间的一些“唔唔”声。

外面的敲打声又传来了几下，我再用头撞着棺木的壁，发出声响，听到外面传来了人声，一个人在道：“糟糕，他醒来了。”

另一个人道：“怎么会？我们注射了足够的麻醉药。”

第一个人道：“齐白早告诉过我们，这个人和别的人不同，要多下些麻醉药。”

第二个人道：“多下点？那会令人致死。这人要是死了，齐白会将我们的头盖揭开来，看看我们的脑子！”

他们在讨论着，使我明白了我目前的处境，是齐白一手造成的。

这时，如果我能出声的话，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发出叫声来。我真不知道是倒了甚么楣，那三个神秘的人物，已经令得我够狼狈的了，如今好，我索性像是死一样躺在棺材中。

我又撞了两下头，外面声音传来：“对不起，先生，我们知道你醒了，但是你必须昏迷过去，我们受人所托，一定要令你在昏迷状态中，将你运到安全的地方。”

我无法表示自己的意思，过了一会，那两个人像是又商量了一会，眼前陡地一亮，棺盖被揭了开来。

棺盖一揭开，我立时闻到了一股鱼腥味，我在一个船舱中，那可能是一艘渔船。在棺材边，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拿着注射器。

我真是怒不可遏，用尽了我的气力挣扎，但结果是除了头部的左右摆动之外，一点也无法有别的动作，而注射器上的针，已经刺进了我的手臂。

我只好眼睁睁地望着那两个人，其中一个道：“真对不起，齐白吩咐下来的事，谁也不敢违背。”他一面说，一面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麻醉药很快发生作用，我又昏了过去。自从那次昏了过去之后，我没有再醒转来我的意思是，我被送到“安全的地方”之前，没有再醒转来。

当我又有了知觉，我首先听到的是海涛声和风声。长期受麻醉，令得我头痛欲裂，我勉力睁开眼，挣扎着站起，发现是在一个沙滩上，不远处有

些灯光。

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仍然只好向有灯光的地方走去。身子十分虚弱，摸了摸下颏，胡子很长，至少有五六天未曾剃过。

脚高脚低向前走了一阵，渐渐接近灯光，一阵熟悉的声响，传了过来。我陡地一呆，那种声响，并不是幻觉。我也已经可以看到前面是几间简陋的屋子，有声音传出，那是打麻将的声音。当我再走得近一些，看到那些屋子原来是小商店。

在看清了他们的招牌之际，我已经可以肯定一点：我回到了我居住的城市，我回家了。

在舒舒服服洗了一个热水澡之后，精神恢复，也将我离开之后的经历，大约地讲给了白素听。白素用心听着，从头到尾，她只发表了一次意见：“动物会搬迁，野生的植物绝对不会搬迁。”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说，我遇到齐白的那地方，应该是北美洲。

我苦笑了一下，在林上，思绪一片混乱，躺了下去，我的后脑碰到了枕头，预期是柔软的好享受，谁知道出乎意料之外，竟然发出了“砰”地一声响，同时传来了一阵疼痛。

我怪叫一声，坐了起来，不知发生了甚么事情，只是瞪着眼，望着白素。

白素现出又是抱歉，又是好笑的神情：“真对不起，我……”

这时，我也转过头来，去看枕头，这才看清，在枕头上，是一块方整的玻璃砖。

这块玻璃砖，我并不陌生，就是在我书房中发现的那块。我咕哝着：“这不是存心害人么？”

白素将那块玻璃砖取了起来：“真抱歉，卫大侠的后脑是不是肿了？”

我假装十分生气，伸手拉住了她的手，将她拉得倒了下来：“肿了，要你赔！”

白素掠了掠发：“你不在的时候，我觉得这块玻璃很怪，就将它放在枕边，注视它。”

我笑道：“玻璃就是玻璃，有甚么好看？”

白素并不立时回答，只是皱着眉，想了片刻：“不同，这玻璃真的很怪，里面好像有一点东西。”

我更觉得好笑：“那是一块完全透明的玻璃，里面要是有东西……”

我才说到这里，就住了口。

因为这时，白素将那块玻璃放在我的眼前，将一盏灯移近了些，令得灯光从玻璃的后面，透射过来。就在这时，我看到那玻璃之中，现出了许多变幻不定的青绿色的线条。真是一种相当异特的现象，那些线条，若隐若现，捉摸不定。白素道：“看到没有，里面有东西。”

我“唔”地一声：“我认为只是光线通过玻璃时的折光现象。”

白素将灯更移近些，我看到在灯光照耀下，那些线条，像是组成了某种图案，但是看起来，仍然是虚幻而不可捉摸。

白素道：“看到没有，它们会随着光线的强弱而起变化。”

我道：“如果是光线的折射现象，那么自然会变。”

白素放下了玻璃，直视着我，我立时道：“你想到了甚么？”

白素说道：“齐白的第二卷录音带中，有着连续不断的玻璃碎裂声？”

我嗯地一声，不知道白素想说明甚么，白素又道：“这块玻璃在你的书房中，只有单思到过你的书房，那一定是他留下来的。齐白到过那墓室，单思可能也到过，至少，单思知道齐白的一切行动。”

我不耐烦地挥着手：“那和这块玻璃又有甚么关系？”

白素用十分肯定的语气道：“这块玻璃，就是从那个墓室中来的。我认为其中有着极大的秘密。我以为你错失了一个极佳的机会。你应该在经过那个巨大的抽风扇之后，再向前去。”

对于白素的指责，我当然不服气：“为甚么还要继续错下去。”

白素缓慢而坚定地道：“在你见到了齐白之后，你还是这样想？”

我呆了一呆，一时之间，答不上来。齐白就在那建筑物的附近，掘洞躲藏，充满恐惧，而且，我到过的地方，他曾经到过。

那难道说，我并没有到错地方？

可是，我应该到一个墓室去偷盗尸体，一共是七十四具，而不应该在一个“一级军事秘密机关”的地下室。

我立时理直气壮地将这一点提出来。

白素叹了一口气：“一开始，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钻进了一个牛角尖，走不出来。我们一直以为那是一座古墓，却没有想到，墓室，并不一定是古墓，尸体也可以在现代化的建筑中。”

我张大了口，一时之间，出不了声。

白素说得对，我一直以为齐白进入的，病毒要我进入的，是一座古墓。但是，为甚么一定是古墓？尸体可以放在任何地方。任何放置尸体的地方，都可以称之为墓室。

墓室，当然可以在现代化的建筑中。

但是，偷取放在现代化建筑物中的尸体，又有甚么用处？那三个神秘之极的人物，看来神通广大，他们自己为甚么不去？

我愈想愈乱，只好苦笑道：“拜托，别再节外生枝，事情够茫无头绪的了。”

白素道：“正因为 we 一直想错了，所以才会紊乱。”

我只好摊手：“你能理出一个头绪来？”

白素道：“让我想一想，因为我才知道你的经历，而你又说得十分简略。”

我没有再说甚么，接下来的时间中，白素就不断向我提出问题，问我的经历。关于那三个神秘人物，尤其当白袍被扯脱后的情形，以及我在地洞中遇到了齐白之后的事，问得特别详细。

足足一小时后，她不再发问，紧抿着嘴，思索着，又过了十多分钟，白大小姐总算开口了：“那三个要求病毒去墓室盗的人，有许多怪异之处，足可以假设他们并不是地球人。”

我翻着眼：“不必假设，我可以肯定。”

白素道：“既然他们是不可测的生物，来自不可测的星球，他们所要到手的尸体，就有可能，是他们同类的尸体，而不是……”

白素才一讲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扬起手来，“拍”地一声，在自己的头上，重重地打了一下。

我没想到这一点！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一听到死，就想到人的尸体！

白素的思路缜密，她想到了所谓“尸体”，有可能是“他们同类的尸体”，那是甚么样的身体？“他们”是甚么样的，我根本没有机会见到，我所见到过的“他们”，从头到脚，都罩在阿拉伯的白色长袍之下。如今想起来，“他们”给我唯一的印象，是“他们”的眼睛，那种有着猫眼一样暗绿色光芒的眼睛。

我望向白素，继续听她分析。白素思索了片刻：“假定，有一批外星人的尸体，落在地球人的手里，由于某种原因，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弄回来，他们不知道根据甚么资料，知道了病毒是盗墓专家，所以去请他帮忙，这不是很合理么？”

我不禁苦笑了起来：“人和人之间的了解，太困难了。”

白素一时之间，不明白何以我会有这样的感叹，我站了起来：“根据你的假设，我倒可以推测他们去找病毒的心路历程。”

白素哦地一声，不置可否。我道：“他们知道这些死人藏在某一处地方，而又知道在地球上，埋藏死人的地方称为墓，而最擅于在墓中将物件偷出来的是病毒，如此这般就找到了病毒。”

白素叹了一口气：“他们找错人了。”

我道：“也不见得，病毒自己不出手，将任务派给了齐白，齐白已经可以成功”

我才请到这里，就陡地停了下来。根据推测，齐白到过墓室，而我去过的那个甬道，那个有着巨大抽气扇的地下室，正是那个墓室，我没有被送错地方，需要我去偷盗尸体的墓室，正是在那个建筑物之中！

我望着白素，白素道：“所以当时，你不再向前走，退了回来，是一个错误。”

我只好苦笑了一下：“那是甚么机构？一个地球上的军事机构，保存着一批外星人的尸体，又有甚么用处？”

白素居然立时道：“我知道那是甚么机构，那是某国太空总署属下一处秘密研究所，或者是秘密基地。”

我想了片刻：“我可以接受那地方是在北美洲，可是为甚么一定是太空总署的秘密基地？”

白素道：“那六个自称是拍卖公司的职员的人……”

我点头道：“不错，他们真正的身分，是太空总署保安人员。”白素又道：“他们在埃及境内，坠机死了。”

我眨着眼，白素吸了一口气：“重复一遍齐白听到了他们死讯之后所说的。”

我刚才已经对白素讲过一遍，齐白当时一听到我提及那些人的身分，立时呼吸困难，将口对准了通气管。然后，他叫道：“天！他们决心保守秘密，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这个秘密不外。”当时，我全然不知道他这样说是甚么意思，现在我已经有点知道了。齐白当时又曾叫过：“你知道得太多，他们会杀你灭口。”

我现在明白了，照齐白的说法，那六个人，被杀了灭口，单思也是因为知道得太多才被杀。杀单思的武器，普通人绝无法持有，如果是某国太空总署，持有这样新型的武器，那就一点也不稀奇。

本来茫无头绪，如今，已经有若干小节，可以串连起来，我迅速地转着念，想将这些环节凑在一起，但愈是心急，愈是捕捉不到其中的要点，

急得不断搔头。

白素提醒我道：“想想在飞机上，那些人本来怎样对待你，而后来又怎样不将你放在心上。”

我迅速想了一遍，我讲了一句“宝贵的古物”，一切就全变了。他们出高价向我收买鬼才知道是甚么东西，那是齐白弄到手的東西，我当然自以为那是宝贵的古物。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决不是甚么古物，而是现代到不能再现代的东西。

所以，“宝贵的古物”这句话一出口，那六个人就知道他们要的东西，根本不在我的手上。

事情果然和太空总署有关，不但有关，那才是一切事情的根源！

一想到这里，我陡地感到了一股极度的寒意，望着白素，过了好半晌，我才道：“真的来了。”

白素也道：“真的来了。”

在我和白素的话中，在“真的来了”之上，都省略了“他们”两个字。而“他们”，当然是指地球以外的高级生物：外星人！

到目前为止，坚信地球以外另有高级生物的人虽然愈来愈多，但还仅止于相信，在心理上，都将之当作时间和距离极其遥远的事，绝没有突然之间拉近到就在眼前的心理准备。

虽然世界各地，不断有着不明飞行物体出现的报告，也不断有个别和外星人接触的报导，但是，所有人心理上，也仍然将之当作是遥远将来的事。

在时、空上都是遥远将来的事，一下子移到了眼前，所造成的心理震撼之大，实在可想而知。

我一想到这里，吞了一口口水：“他们决心要保守秘密，不让世人知道外星人已经来了。”

白素也道：“是的，决心保守秘密，甚至连自己人也不惜杀了灭口。”

我的手心冒着冷汗：“有多少人确切知道？”

白素苦笑了一下：“谁知道，或许不超过十个人，更有可能，不超过五个人。”

所有的事，本来毫无头绪，直到这时，才算是渐渐有一些轮廓：唯有这样的推测，才能解释一切谜团。

我停了片刻之后，缓缓地道：“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假定有一些外星人，到了地球，曾经和地球人有过接触，后来死了。”

白素表示同意：“应该补充的是，和外星人有过接触的，是高层人员，我的意思是，是某国的高级军事人员，或者是某国的太空署的人员。”

我点头：“外星人到达地球的事实，在极度保密的情形下进行，当他们死了之后，他们的尸体被妥善密藏，曾和外星人接触的高层人员，也下定决心，要使这件事永远成为秘密。”

白素深深吸气：“是。”

我苦笑：“为甚么？为甚么要保守秘密，不让世人知道外星人确实已经来到？”

白素沉默了片刻：“如果我是决策人，我也会那样做。”

我望着她，等她说出原因来。

白素叹了一口气：“外星人到地球，一直只是人类幻想，忽然成了事实，在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极度的震惊，由这种震惊而引起的混乱，

会达到何种程度，无法估计，所以，必须严守秘密。”

我对白素提出的这个理由，大表反对：“我看不出为甚么会引起混乱。”

白素道：“当然会，外星人来了，所有的人抬头望向天空，就会发现地球其实是不设防的，我们地球人没有丝毫能力来抵御外星人的侵入……”

我一挥手，打断了白素的话头：“等一等，为甚么外星人来到，一定是‘侵入’？这是人类的劣根性，任何变动一发生，首先考虑到的，便是自身的利益会不会被侵犯，现状是不是会改变。一听到外星人来了，就使用‘入侵’这样的字眼。为甚么他们不能只是来旅行、来拜会、来表达同是宇宙的生物的友善？”

我说得渐渐激动了起来，白素道：“或许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太恶劣了，所以无法想像有根本不怀恶意的外星人。”

我提高了声音：“更主要的是，人太低能和愚昧了。外星人能来到地球，他们的智慧，必然在地球人万倍以上，地球人由于自卑，所以才产生了种种丑恶的想法。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外星人来了，又有甚么不好？当然会引起一个时期的震撼和混乱，但是也可以使地球人的头脑，冷静下来。至少可以使地球人知道，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实际上不是甚么万物之灵，在整个宇宙，我们只是低级生物，就像是地球上的人和蚁的对比。”

白素喃喃地道：“或许……不至于相差如此之远？”

我冷笑道：“也差不多了。我们看到蚁在争夺食物，觉得十分可笑，其实，人还不是一样？为了得失，人类也做了多少蠢事！肯定另有高级生物来到，可以使一直沉醉在得、失纠缠中的地球人头脑醒一醒，看看自己，在有了文明以来的几千年中，做了多少蠢事。”

白素苦笑道：“是的，我同意，可惜，不惜一切代价要保守秘密的人不同意。齐白闯进了秘密的墓室，他要躲在地洞中逃命，单思知道了秘密，遭到了经过周密布置的杀害。而那六个保安人员，也被灭口……”

我打了一个寒噤：“齐白甚么都知道，难怪他听到我没有继续向前去，就说我的运气比他好，而他也知道，如果我继续追究下去，会有极度的危险，所以才将我打昏过去，通过他的关系，将我放在棺材中，运了回来。”

白素的声音很低沉：“可怜的齐白，他不知怎么样了？还躲在地洞中？”

我已经有了决定，大声说道：“当然不是办法，我要去找他出来，和他一起，向全世界人揭露这件事。”

白素皱眉道：“你有甚么证据？到现在为止，一切全是我们的推测。”

我挥着手，刹那之间，我已想到了两个办法。我道：“有两个办法，一、是逼太空总署的负责人，向全世界公布这件事。二、是将那些外星人的尸体偷出来，给全世界人看。”

白素看了我半晌：“第一个办法好像比较温和一点，但是你准备怎么进行？我看你没有可能见到太空总署的负责人。”我想了一下：“那负责人是……”

白素道：“前几天，报上还有他的新闻，他是泰丰将军。”

我用力挥了一下手：“对，去找他，约了齐白一起去。”白素点头道：“嗯，我们三个人，想要见他，他虽然是一个头等要人，想来一定无法拒绝。”我只感到兴奋莫名：“明天就走。”

白素道：“不，先花一点时间，尽量收集一下某国太空总署的资料。”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表示同意。

第十一部：地球人必须建立新观念

我和白素，花了三天时间，搜集某国太空总署的资料。太空总署虽然是一个一级保密机构，但是在民主国度之中，要得到它的资料，并不是甚么难事，三天来我们接触到的资料，叠起来比人还高，自然不可能一一介绍，而且，就算摘要介绍，也十分沉闷，因为有许多专门技术名词，大量的数字，这些，都不会引起普通人的兴趣。

我肯定我看到的那建筑物，是在沙漠地区，就着重在资料中寻找太空总署的附属机构，发现有三处机构在沙漠中。

其一，是一个火箭发射基地，许多重要的太空探测工作，射向不可测的太空的飞船，由那里升空。我将这个基地划去，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可供火箭升空的高架和设备。

另一个，是设在沙漠中心的一个太空人训练中心，这个训练中心的建筑物外型，是一座极具现代建筑艺术美的建筑物，资料上有它的图片，当然也不是我所去过的那个地方。

接下来，仅余的一个机构，名称是“外太空资料研究中心”。这个机构的名称，没有甚么特别。但是却充满了神秘。我所获得的资料，没有准确的地点。而这个研究中心在从事甚么工作，提到的也不多，只知道第一批由月球上采集来的矿石标本，曾送到这里来作研究。

还有就是太空船拍摄到的相片，曾在这个中心，作光谱分析，看是不是可能有生命存在。

我向白素道：“我找到那个地方了，有沙漠的名字，要找到那建筑物，不是难事，只要一到那里，打听一下，有哪些地方是军事禁区，一下子就可以弄明白。”

我和白素是分头行事，我埋首在太空总署的资料堆中，而白素也在找资料，不过她找的资料是报纸，尽量搜集有关太空总署高级人员的动态消息。

她道：“我也有收获。”

她摊开了不少报纸的影印本：“七个月前，泰丰将军曾经到过你提到的那个研究中心，目的不明，在研究中心，他会见了中心的负责人，道格拉斯博士。”

她又翻过了另一份报纸：“你看这个。”

我向报纸看去，报上的标题是：“太空总署重要负责人之一，道格拉博士撞车身亡。”

我感到一股寒意：“连这样高级的人员，也不放过？”

白素苦笑了一下：“这里还有一则小消息。”

“小消息”是：“总统接见泰丰将军，商谈约一小时。”时间是在道格拉斯博士遇害之前的三天。

我吸了一口气：“两个重要人物的会面，却一点也没有他们谈些甚什么的记录。”

白素道：“这里还有两则消息……”

一则消息是“太空总署附属设在沙漠中的研究中心一个主管级人员，神经不正常而遭到解职，其人随即失踪，下落不明。”

再看下去，这个被解职的人，职位是“重要资料保管主任”。

而他被解职的原因是有一次酒后，他声称他不但见过外星人，还抚摸过外星人的身体。

我发出了一下如同呻吟般的声音：“我们的推测，离事实愈来愈近了。”

白素再指着另一则消息，那消息说，位于沙漠某地中心的一个附属于太空总署的研究中心，警报系统突然出错，发出的警报声，附近十里可以听到，隔得最近的居民，事后提出抗议云云。

看日子，“警报误鸣”的时间是在齐白将录音带交给我之前的十天左右。我自然而然“啊”地一声：“不是误鸣，是齐白触动了警钟。”

白素道：“当然是，齐白也真了不起，那地方警卫之严密，可想而知，他在触发了警钟之后，居然还能逃了出来。”

我霍然站起：“我们还等甚么？只要齐白还在那个地洞中，就一定可以找到他。”

白素道：“如果那三个外星人关心他们同类的尸体，我想也可以在那附近见到他们。”

我这时，心情兴奋，意气极豪：“要见那三个，大不了再到那个沙井去。”

白素又想了片刻：“我真不明白，那些外星人，他们能来到地球，各方面的能力，一定远在地球人之上。他们弄出来的地道，已经可以直通到那机构的地下室。而他们又能在你不知不觉之间，将你从北非的沙漠弄到北美洲去……”我不等她讲完，就道：“是啊，他们为甚么不自己去将那七十四具尸体弄出来呢？”

白素没有回答，我又感到了，一股寒意：“七十四具外星人的尸体！真不可想像！”

将一切事，归纳到最简单来说，就是：有一批外星人到了地球，不知道为甚么，他们死了，尸体被收藏在属于太空总署的一处秘密地方。这件事，被列为最高的绝对机密，除了少数的几个人他们认为这消息绝对不能漏给世人知道凡是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一律灭口。我们相信，被灭口的，包括了道拉斯博士，那个遭解职的高级主管，六个假充拍卖公司职员的工作人员，还有倒楣的，只是为了将盗墓当作业余嗜好而卷进了这件事中的单思。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和白素，再继续去追查这件事的话，凶险无可比拟。

我们要面对一个强国的政府，这个政府的首脑已经下定决心要保持这个秘密，不论是谁，触及这个秘密，都要灭口。

我想到了这一点，不禁有点气馁，向白素看去，白素看透了我的心意，缓缓地道：“如果是别的事，我倒可以不再坚持。”

我呆了一呆：“这件事，有甚么特别呢？”

白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件事几乎和全人类的前途有关。”

我隐隐感到白素的说法有理，但是我还是摇着头：“太伟大了吧？”

白素摇头道：“一点也不夸张，你想想，往将来看，外星人的高级生物，一定会不断来到地球，现在，地球上的首领，认为外星人来，一定抱着侵略的目的，所以采取了严厉的闭关自守政策。”

我苦笑了一下，白素用“闭关政策”来形容地球人首领对外星人的政策，听来虽然有点古怪，可是事实却的确如此。

白素又道：“这种做法，会造成误会，外星人未必有侵略的意图，但是在误会之下，就可能造成悲剧，而如果本来根本没有冲突，忽然因误会而起了战争，地球人实在不堪一击。”

我道：“这……将是一个悲剧。”

白素道：“所以我们要尽自己最大力量，阻止悲剧发生。”

我道：“你的意思是……”

白素道：“我的意思，要将外星人已来到地球的事公开，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并不是天体中唯一的生物，也要让世人知道，其他天体有高级生物在，有高度文明存在，比我们优秀得多。”

我皱眉问道：“要我们向其他天体的高级生物投降？”

白素叹了一口气：“连你也不能例外，有着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优势文明和劣势文明之间，事实上没有甚么斗争、投降、胜利、失败。两种文明一接触，优势文明必然消灭劣势文明，劣势文明在崩溃之中，由劣势变为优势。负隅顽抗，没有用处。”

我不出声，因为白素所讲的话，太直接了，直接到了几乎令人难以接受。

白素如今所说的情形是星际之间的事，但是同样性质的情形，在地球曾发生过：西方文明，在十九世纪末，以排山倒海的优势侵入东方。

优势文明占上风，劣势文明抗拒所造成的悲剧，尽人皆知。

我没有出声，白素道：“我知道你在想甚么。你将地球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代入了星体之间的关系。情形或者相同，但更有可能，完全不同。”

我道：“万一相同呢？”

白素道：“万一相同，抗拒和接受，完全一样，强弱的悬殊如此之大，抵抗会有甚么结果？结果一定是优势文明消灭劣势文明，所以，地球人从现在开始，应该建立一个新的观念。不这样，不足以适应未来的变化。而建立这个观念，首先，要使世人确实知道，外星人已到了地球。”

我没有再说甚么，白素的观点，我当然没有异议，但是想想这项事实给世人带来的震撼，我实在没有法子再向下想。

停了片刻，我才道：“好，那我们开始行动吧。第一步，我们先去找齐白。”

白素点头，表示同意。

要找齐白不是难事。我们已知道了那个研究中心所在的地点，我记得那建筑物和我见到齐白的地方，一到就可以找到。

到了目的地，我们租了一辆车，看着地图，在沙漠上驶着，看到了“前是军事基地，没有许可证，不能前进”的告示牌后，我转入了一条小路穿过了一片灌木林，略停了一停。

那时，在望远镜中，已可以看到那幢建筑物。

毫无疑问，我曾经来过这里。在夕阳的余晖中，我尽量记忆当时的情形，在半小时之后，车子已来到了那个长着灌木丛的土堆之旁。

我停下了车，和白素作了一下手势，指着前面的一块大石：“齐白就在下面的地洞中。”

白素道：“我们要设法让他知道是我们来了。不然，他以为追杀他的人

找到了他，会反抗。”

我道：“那容易。”

我跳下了车，向前走，不多久，就在一团干草之中，看到了一根自土中露出来的一根管子，那是齐白藏身的地洞的通气口。

我对着管子，大声道：“齐白，是我，卫斯理。虽然你一片好心，将我送走，但是我还是回来了！你长期躲在地洞中，也不是办法，对不对？我们可以商量出一个更妥善的办法来。”我叫了一遍，肯定在地洞中的齐白一定可以听得到，我就来到石块旁边，等着石块移开，齐白现身。

我等了一会，石块动也不动。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白素道：“他不在了？”

我用力去推那石块，石块下发出一阵声响，给我推了开来。

我向着石块下的地洞，大叫道：“齐白。”

地洞中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下來，白素取出了小电筒，向地洞内照去。在电筒的光芒之下，我看到地洞之中，比我在时候，更多了些杂物，但根本没有人。

我跳了下去，在地洞中转了一个身，又爬了上来，吸了一口气：“齐白走了。”

白素道：“看看他有甚么留下？”

我又下去，找了片刻，除了空的食物罐头之外，甚么也没有。齐白不在了，他到哪里去了呢？

当晚，在地洞旁又等了三小时，直到肯定齐白不会出现，我留了字在地洞，然后，才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镇中，找到了一家汽车旅店，住了下来。

在汽车旅店的房间中，我和白素计画下一步应该怎样。

在想了又想之后，我道：“那通到地下室的入口，我还记得，我们先偷进去，将那七十四具外星人的尸体弄出来再说。”

白素居然立时同意：“对，有了这批外星人的尸体，我们就可以和太空总署最高的负责人泰丰将军开谈判。”

我感到极度兴奋：“我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行起来，不会有心理上的恐惧和迷惑，我们确切知道自己要做甚么。”

白素帮着我检查工具，由于不可能知道会遭遇到甚么情况，我们作最坏、最困难的打算，也就带了特别多应用工具。

我们略事休息，到凌晨时分，才悄悄离开，驾车出发。要找那个入口处不是难事，当车子停下之后，我和白素，都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气。就在那入口处附近，我们看到了三个穿着白袍的人，像是幽灵一样，紧靠着，站在一起

我在一呆之后，失声道：“是他们。”白素已听我叙述过一切经过，自然知道“是他们”这句话是甚么意思。

白素还未及有反应，那三个人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向我移近。

我不说他们向我“走”近来，而是说“移”近来，是因为我已经知道，白袍下并没有身躯。他们究竟是甚么样子的，我一无所知，所以，心中极度诡异，反手握住了白素的手。

转眼之间，他们已到了近前，装束仍然和以前一样，在白布下，只可以看到他们闪耀着一种暗绿色光芒的眼珠，他们之中的一个先开口，声音仍是生涩僵硬：“你欺骗了我们。”

我挥了一下手：“其间的经过很复杂，慢慢我会告诉你们，齐自在哪里，你们知道？”

那人道：“不知道，你已经进过墓室？发现尸体不是地球人，所以就不下手？”

我平心静气：“不是，恰恰相反，我上次没有进墓室。而如今，是因为已经知道了墓室中的尸体不是地球人，所以才再来的。”

那人发出了“哦”地声响，三个人互望着，眼中都闪着奇妙的一种光芒。那人又转而问我：“你好像很不同，和旁人不同。”

我道：“这是我妻子的意见，白素……”我介绍白素给他们，当然不会希望他们会伸出手来和白素握手。白素只是凝视着他们，他们也凝视着白素。

过了足有二十秒之久，白素才先开口：“很高兴认识你们，现在的形势是，某些掌握着极大权势的人，将你们来到地球，当作最高机密。任何人若有意揭穿这个秘密，都会招致杀身之祸。”

那人叹了一口气：“他们为甚么要这样做？”

白素道：“由于恐惧，恐惧你们是有超等能力的侵略者。”

那人道：“我们只不过是路过这里。我们有自己的星球，你们的星球不适合我们居住……”他讲到这里，忽然发出了几下笑声：“恐惧星球之间的侵略，最没有道理，每个星球的环境都大不相同，在这里，我们连生存都极困难，你们怕外星人侵略，就像森林中的动物，害怕海中的水母会去侵占森林一样无稽。”

我道：“那么你们……”

那人道：“将我们同伴的尸体带走，就会离去，在我们的航行报告上，会有某个星球上有生物的纪录。”

白素道：“你们的能力很高，为甚么不自己去将尸体弄出来？”

白素的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我用心等着对方的回答。那人道：“在墓室中，充满着一种气体，这种气体，我们无法抵御。”

我立时道：“甚么气体？”

那人道：“这种气体，在空气中有五分之四，这是我们所能抵御的极限，全部是这种气体，我们根本无法接近，那种气体……”

我已经道：“是氮气。”

那人道：“是。”

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氮的性质十分稳定，在纯氮气下，细菌也不会生长，的确是保全尸体的最佳方法。当然，如果只是氮气，我和白素，也无法生存，但那极易解决，我们只要有压缩氧气筒就可以了。

我立时又想到，他们一样可以利用氧气筒来解决这个问题，就算他们不能靠氧气呼吸，也可以用别的气体。当我想到这一点时，白素也想到了，她道：“如果只是氮气，我们也一样不行，你们……”

那三个人又互望了一下，仍然由那个人开口：“对我们有极特别的损害，我们还没有法子可以克服。”

我还想问，那人像是不愿意再谈，转换了话题：“如果你们可以帮我们取回那些尸体，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你们的要求。”

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道：“好的，但我们今晚无法行动，因为我们需要压缩空气，要不然，我们也进不了那个密室。”

那三人“哦”地一声，像是十分失望，我道：“多等一个晚上，有甚么

关系？”我看了手表：“希望明天这时候，还能在这里看到你们。”

那人答应了一声，转过身迅速离去。

白素问：“你曾告诉过我，他们白袍扯脱之后，没有身子？”

我道：“我没有亲眼看到，是都宝告诉我的。”

白素道：“他们的身子一定十分小，小得只有我们的头部那样大。”

我眨着眼：“那么……他们……”

白素道：“他们顶着白袍行动，看起来就像我们。”

我忍不住炳哈哈笑起来：“顶着白袍？他们总要有东西支持着他们的身子不跌下来才好。”

白素已转身向车子走去：“那还不容易，不一定要实物，有一股强劲的气体射向地面，就可以使他们的身子悬空了。你觉得他们的身子不应该小？你想想，如果他们的身子和我们一样大，七十四具尸体，只派一个人去，怎么偷得出来。”

我不禁“啊”地一声，心中埋怨自己怎么从来也未曾想到过这一个问题。

由于见到了那三个人，又知道在我们要去的墓室之中，充满了氮气，所以在第二天，我们先驱车进镇，买了两副潜水用的压缩空气，等着天黑，在差不多时间，再度来到昨晚见到那三个人的地方，却没有见他们，等了一会，也不见他们出现。

我闷哼了一声：“他们失约了。”

白素道：“别管他们，我们只要将尸体弄出来，他们一定会出现的。”

我同意白素的看法，向前走出了不多远，就到了地道的入口，和白素一起弯着身，钻了进去。

那地道我曾经进出过一次，这次也没有甚么困难，不一会，就来到了那甬道之中，我向白素道：“你看，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预期自己会在一座古墓之中，见到了这样情形，以为到错了地方。”

白素道：“真是，也难怪齐白在录音带中，表现了这样的怪异。”

在甬道中向前走，没有多久，就听到了抽气扇的转动声，接着，看到了那巨大的抽气扇，然后，通过抽气扇，经过了那小铁门，到了机房，又推开了一道门。上次就是在推开了那道门，看到了楼梯之后，认为来错了地方而退回来的。

白素用电筒照着漆在墙上的那行英文：朱经许可，此门不准开启。低声道：“我们要假定，从这扇门开始，就进入警戒系统，一切行动都要小心了。”

我点了点头，快疾地跨上楼梯去，来到了那扇门的后面，门锁着。不到一分钟，门已经打开了。

我向白素作了一个手势，示意她后退，然后，慢慢地推开门。推开几公分，并没有预料中的警铃声大作，我向外望，外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相当阴暗，只有尽头处有一盏灯，那盏灯是在一扇门上的，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有字，但是相距太远，看不清楚。

我反手，向白素要了望远镜，再向前看，看到那牌子上的英文是：“警告：任何人未得最高领导人准许，绝不能开启此门！违反者将受到最严厉的军法惩罚。”

我将望远镜递给了白素：“墓室一定就在那扇门的后面。”

白素点了点头，我小心观察着走廊，肯定走廊中根本没有甚么警戒，推开了门，和白素一起向前走去。

走廊中真的没有任何警戒，这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一直到了那扇挂着警告牌的门口，我又破坏门锁，和白素一起将压缩空气筒整理好，咬上了呼吸管，推开门，向内走去。反手将门关上，这时候眼前一片漆黑。而就在我们要着亮电筒时，陡然大放光明。

由于光亮来得如此突然，刹那之间，眼前甚么也看不到，但没有多久，我们可以看清眼前的情形了。

那是一间极大的房间，至少有一百平方公尺大，可是却空无所有。空无所有的意思，就是甚么都没有，真的甚么也没有，只是空的，墙、地上和天花板，全是白色。处身在这样一间空无所有的纯白色大房间之中，诡异至于极点。

而随即，我们又发现，房间也还不是真的空无所有，在近天花板的墙角处，有着许多闭路电视的摄像管。

这绝对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别说是我，连白素也整个人都呆住了。

也就在这时，我听到有声音自天花板的墙角处传出，那是一个听来充满了讶异的声音：“上帝！这两个和我们一样。”

当时，我不明白这句话是甚么意思，门被撞开，有四个军装人员，戴着类似防毒面具一样的东西，手中持着武器那是我还叫不出名堂的一种武器，看来像是一种小型的手提火箭发射器。如果是这种武器的话，它的威力极其强大，这四个人手中的武器，只怕可以摧毁两辆坦克车。

这四个人直冲了进来，立即散开，用他们手中的武器，指着我们，也不出声，只是示意我们向外走去。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神情之苦涩，真是难以形容。

此刻，只怕古今中外，连宇宙上所有星球都包括在内，再也没有第三个盗墓人，像我们如今的处境这样尴尬的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全然没有抵抗余地，我们只好向外走去，才一出门，就觉得情形有点不对，可是已经来不及应变。

一出门，我和白素才跨出了一步，就发现门外已不是一条走廊，而是一个相当狭窄的空间，我立时转身，后面有一度门疾落下来，将我和白素，封闭在这个狭窄的空间之中。

我拉下了压缩空气的呼吸管，叫了起来：“喂，这算是甚么意思？”

白素也拉下了管子：“我们被关在一个笼子中了。”

我用拳打着，的确，我们被关在一个笼子中了，笼子的四壁，看来全是一种十分坚硬的金属，而且我们立时感到笼子在移动，也立即发现，笼子顶上的四角，都有着电视摄像管。

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我又叫道：“放我们出来，放我们出来！”

当我叫的时候，我又不断用脚踢着四壁，在“笼子”中奔来奔去，白素比我镇定得多，她只是抬头，望着其中一支电视摄像管：“我们没有危险性，不必将我们关起来观察，大可以面对面地谈。”

我听得白素这样讲，呆了一呆，但是随即明白了她这样说的意思，也明白了这时我们的处境。

我们被当作外星人了。

一定是上次齐白来过之后，这里估计还会再有人来偷盗尸体，所以作了这样的布置，而上次齐白进出顺利，这里的人不知道来的是齐白，还以为

是外星人，如今这样的布置，当然是用来对付外星人的。

而我们撞了进来，就被这里的人当作了外星人。

一想通了这一点，我不禁啼笑皆非，至于极点。

我曾经被人当过各种各样古怪的角色，而被我的同类当作是外星人，却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被当作外星人之后的情形如何，可以在一份绝对机密的报告书中，看出梗概来。

“绝对机密”报告书，由泰丰将军亲自撰写，报告书的封面上，除“绝对机密”的红色字样之外，还有一行小字，注明：“本报告书采用分句分行打字，用十六位打字员共同完成，打字员绝对无法获知本报告书的内容”。同时还有另一行字：“阅读此报告者，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露本报告内容。本报告只呈中央一级官员审阅。”报告书的内容如下：（在报告书中，我将自己的意见加在括弧中，以便容易了解事实的真相。）

“绝对机密报告第三号。”

（第一号和第二号绝对机密报告，我在事后也获得过目，放在后面叙述。）

“在‘小小事件’‘气化事件’之后以上两事件，请参阅绝对机密报告第一号和第二号又发生了本报告书所记述的事，决定以‘双人事件’作为代号。

“在‘气化事件’之后，本署所属的研究中心，已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安措施，这些保安措施包括经最高当局同意的若干行动，这些行动都十分成功，有关人等都已消灭，以保证机密的不外，这些行动的详细报告，见绝对机密报告书第二号的附录。

（所谓“最高当局同意的若干行动”，就是杀人灭口，被杀者包括了单思，六个太空总署的职员，以及道格拉斯博士，和那个“重要资料保管主任”等等。这种行动，在“秘密绝对不能外”的理由下执行，实实在在，暴露了人性丑恶的一面，但是下达命令者，却振振有词。我和他们之间的争论，双方不同的意见，会在下面逐一叙述，这是十分重要的意见分歧。）

“我们估计，对方还可能再来，而我们所作的防御措施之中，包括了要俘虏对方的计画。俘虏对方的计画执行顺利，九月十七日，凌晨三时，警戒系统有了警报，两个侵入者进入密室，他们立即被诱人事先准备的牢笼之中，牢笼是坚固而不可破坏，有闭路电视可以监视内中人物的一切行动。

“这两个侵入者，外形与地球人一般无二，他们坚称自己是地球人。经过反覆的盘问，历时三天之久，他们并且报出了自己的身分，也经过了对他们身分的复核，已经证实无讹，这是一桩意外。

（报告书中轻轻松松的一句“一桩意外”。事实上，我和白素却在那笼中，被禁闭了三日三夜。这是极其痛苦的三日三夜！）

（在这三日之中，我们不但被当作外星人，而且，还经常有莫名其妙的

的气体放进来，有不知来历的光线射进来，若不是我们有压缩空气和神经够坚强的话，只怕也早已死了，被当作是外星人的尸体藏起来了。）

（最后，我们实在无法可施，只好将自己的身分说出来，请他们去调查，他们办事效率倒很高，一下子就弄清楚了。）

“由于考虑到外星生物可以用各种形式侵入，所以对这一男一女身分的

调查，广泛而深入，调查的结果，可以确切地证明，他们并不是外星生物，而是两个身分特殊的地球人。

“在证明了这是误会之后，本署曾考虑和处置以前的各人员一样，将他们消灭，且已获得本署决策人员的大多数通过。

（我和白素生死一线。我们被禁闭在那个牢笼中，对方要“消灭”我们，实在太容易了。我们可以说一只脚已踏进了鬼门关之中，救了我们性命的，是我的一番话。）

“但是，两人中男性的那人，宣称他们之所以会来这里，是受了三个外星人的委托，据他们所知，和我们曾得到的七十四具尸体是同类。他们外来的可怕敌人，还在地球上随意来去，这极其危险，觉得需要在他们口中，获得更多的情报，所以暂时取消了行动计画，而将他们移置于另一间密室。

“在将这一男一女移置到密室，加以严密的监视和讯问之后，所获得的情报如下。

（报告书在这里，详细地记录了我的叙述，那些事，前面都已经写过，所以从略。）

“经过调查，证实这名叫卫斯理的男子，所讲的一切全属真实。换言之，外星高级生物仍在地球活动，这是对地球的最大威胁，一旦这种情形为世人所知，所造成的心理震撼和由此而来的混乱，将不可估计。所以，本署主张仍继续绝对保持秘密，同时请最高级当局下达指示，如何处置这一名叫作卫斯理的男子和一名叫白素的女子。”

报告书的内容已如上述。

在这份报告书送出去之后的日子里，我和白素仍然被禁闭，密室设备倒相当好，和那个“牢笼”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的心情一样不安，因为命运如何，仍是未知之数。我和白素在这些日子中，用尽了方法想逃走，却没有一次成功。

电视摄像管一直对着我们，对话全通过机械装置来进行。

我们听到的最后的一句话是：“有关你们的情形，已有一份报告书呈上去给最高当局审阅，你们要安心等着！”

一直到三天之后，白素还维持着镇定，我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扇我用尽了方法也无法将之打开的门，突然发出了几下声响，打了开来。

我一声怪叫，直向门口扑去，到了门口，门已打开，一个穿着将军制服，神情极其威严的人，出现在门口，我一伸手，已几乎要抓到他的将军制服了，那将军突然道：“我是泰丰将军。”

他一报出了名字，令得我的在他胸前不到一公分处停了下来，我闷哼了一声：“将军，你好。”

泰丰将军吸了一口气：“卫先生，由于事出非常，我想，对你的遭遇，我们也不必道歉。”

我怒道：“对，是我要道歉。”

我本来是在盛怒之下讲的反应，谁知道泰丰将军竟老实不客气地道：“是的，你要道歉，你闯进我国一级秘密的军事机构，如果你在这里被枪杀，世上没有任何人能为你说任何话。”

我怔了一怔，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的确，我来到这里之后的待遇虽然差之极矣，但是我进来的方式却也有欠光明到了极点，这令我哑口无

言。

我只好道：“那算是双方扯直，谁也不必向谁道歉。将军，在做了超过十天的囚犯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恢复自由了？”

泰丰将军的神情很凌厉：“有几个国家领导人要见你们。”

我冷笑道：“哈，一下子变成上宾了。”

泰丰将军怒道：“你的态度最好严肃一点，事情并不好笑。”

我想发作，但白素在我身后，拉了拉我的衣服，我将怒气强忍了下来，但仍免不了道：“怎么去见他们？是把我们关在那个箱子里带去？”

泰丰将军没有理睬我，转过身去：“跟我来。”

当他转身去之际，倒是我袭击他的一个好机会。但是我只是略想了一想，并没有动手。

白素显然已知道我在想甚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经过了一条长走廊，根本没有遇到任何人，就出了那幢建筑物的门口，坐了极短程的车，就上了一架小型的喷射机。

第十二部：两份绝密文件

航程中，机舱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看来泰丰将军也在冒着险，他只有一个人，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对付他。但是他为了不想更多人知道秘密，所以宁愿冒这个险。

本来，我对这位将军绝无好感，但想到了他的勇敢，倒也对他另眼相看，稍减了心中的厌恶。

一开始时，我们几乎全不说话，十分钟之后，泰丰将军才道：“有三份文件，你可以先看一看。”

他打开了将军制服的上衣，自上衣之中，取出了一个信封。一位将军，要用这种方式来收藏文件，我倒是第一次见到，由此可以知道这些文件的重要性。

我将那些文件接了过来，很有点受宠若惊。

泰丰将军道：“让你参加这种高度的机密，并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见如何，你可以在第三号绝密文件中得知。”

第三号绝密文件，就是前面已举出来的绝密报告第三号。泰丰将军的意见，主张将我和白素消灭。

当时，他说完之后，就扭过头去，望着窗外，不再睬我们。

我将文件的封套拆开来，和白素一起看着。

文件一共是三份，都是“绝密”的。第三号，前文已经引述，第一号和二号，所记着的事，极其令人吃惊，我和白素看完之后，目定口呆，半晌讲不出话来，整件由许多谜团组成的事，都可以在这两份文件之中，得到答案。

两份文件相隔的日子相当长，约为两年。

第一份文件的内容如下：

“绝对机密文件第一号。”

“八月十七日，我署接到七宗报告，报告者指出，他们都曾在八月十七日十九时到二十三时这段时间内，见到不明飞行物体。报告者的姓名、职业和他们见到不明飞行物体的地点，请参阅附录。

（附录相当长，没有全文引用的必要，因为那包括了七宗见到不明飞行物体的二十四个人的详细履历、生活背景等调查，应该说明的只有一点，这些见到不明飞行物体的人，全不是撒谎着。）

“不明飞行物体的报告极多，这七宗目睹的报告，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所报告的不明飞行物体，形状一致，而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在我国西北部沿海地带飞行，最南和最北被看到的地点，相距一千六百七十二公里。而时间的相差，不过二十分钟。假定不明飞行物体只有一个，那么，它的飞行速度就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遗憾的是，见到不明物体的人，当时都未能将之摄影。而根据他们的形容，所有的人全是被个别询问的，没有串供的可能，不明飞行物体的形状如下。

“半圆球形，直径大约是十公尺，飞行时忽高忽低，极端不稳定。驾车的目睹者，在见到不明飞行物体之际，车子的动力，突然消失。虽然在不明飞行物体远去之后，动力也不恢复，事后的检查是：电力完全消失。

“半圆球形的不明飞行物体的底部，有着许多类似天线一样的伸出物，有三个目击者，曾看到不明飞行物体距离地面只有两百公尺处掠过，他们都看到那些类似天线的突出物之间，有着闪耀不断的火花，而且还有低微的爆声，十分密集。本署根据了目击者的叙述，将七处不明飞行物体被人看到的地点作点，再将这七个点用线联合起来，可以发现，不明飞行物体由南到北，在二十分钟的飞行途中，经过了我国西北部的三个主要大城市。

“最值得注意的，也就是为甚么这次不明飞行物体的出现，不按寻常办法处理，而要列为特别绝密报告的原因也在于此：在这个不明飞行物体经过的路线，包括那三个主要的大城市，都曾在不明飞行物体出现的时间内，电力供应完全断绝。

“电力供应在这样广阔范围内断绝，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电力在数小时之后才恢复供应，各供电站在事后的报告全一样，原因不明。

“原因不明而导致如此广阔地区的电力供应失常，这是一件极严重的事。正常情形之下的损失已经无可估计，如果非常时期，这种情形的电力供应失常，可以使我国的防卫和进攻力量完全瘫痪。国家安全出现空前的危机！

“本署将不明飞行物体的出现，和广大地区电力供应突然中断的事，联系在一起，经过审慎考虑。首先，提出了这一个意念。然后，根据不明飞行物体的飞行路线，发现断电地区，是在飞行路线的一百公里宽阔地带以内。

“再其次，不少专家，根据目击者的叙述，认为不明飞行物体底部的类似天线的物体，可能是一种导电的装置，类似我国正在研究中的无线导电设备。

“专家的这种意见，更导致事态的严重性：如果敌人有某种新的发明，可以利用某种飞行物体，将飞行物体经过之处，一百公里宽阔地带的电能，完全引走，那将成为对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武器，非进行彻底的调查不可。

“本署曾经将这种构想，知会各有关部门，本署也单独进行了调查。由胡非尔上校所组成的三人调查小组负责进行。

组长：胡非尔上校。

组员：亚伦上尉，

李沙摩夫上尉。

“调查小组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有令人震撼的发现，这种发现，是构成本报告书的第二个主因，调查的结果，无法用文字形容，只有请各阅读报告书者自行决定观感。”

（报告书在这里以后，就详细记录了胡非尔上校的调查经过，看了这个调查经过之后，不得不同意“无法用文字形容”这句话是正确的。）

（由于事后，我和胡非尔上校见过面，他详细地告诉了我关于调查的经过，所以，我不再用报告书中那种呆板的记载来叙述这件事，而采用较生动的记述方法。）

（虽然我和胡非尔上校的认识是在这以后的事，但在这里插补胡非尔上校的调查，也很适宜。）

胡非尔上校出身并非正规军人，而是战时在敌后地区的情报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一类人员本来全应该退役了。但是他由于卓越的成就而被留在军队中。

胡非尔上校在战后，靠自修而获得了两项博士学位，其中一项是精密金属学，所以他被调到太空总署。更由于他的头脑精确缜密，被派去主管情报组。

太空总署的情报组，负责的工作范围极广。从敌对国家有关太空军备的一切动态，到种种有关不明飞行物体的调查，全在情报组的工作范围之内。

绝对秘密报告第一号之中，提到的将不明飞行物体飞经的路线，和当时的停电区域联系起来的设想，就是胡非尔上校首先提出，所以，调查工作落在他的身上。

胡非尔首先会见了目睹这个不明飞行物体的人，详细地询问着当时的情形。最后两个看到这个飞行物体的是两个爬山者。

这两个爬山者说：“当时天色早已黑了，我们也已登到了一定的高度，可是奇怪的是，向山脚下望去，应该可以看到山下城镇灿烂的灯光，但实际上却是一片漆黑，一点灯光也没有。这种奇异的景象，很令得我们怔呆，接着，我们就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声响。”

在所有目击者之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听到“奇异的声响”的，其余的人，至多听到轻微的火花爆发时的劈拍声，飞行物体的速度极快，但是寂静无声。

这两个人听到的声音，十分“嘈杂而断续”。他们的形容是：“那是嘈杂的声音，像是有几十架压路机一起在开动，可是却又断断续续，像是机械的运行有故障，不畅顺，就像是一辆老爷汽车，接着，我们就看到了那个不明飞行物体。

“飞行物体的速度极快，但是却在左摇右摆，摇摆的节奏，和嘈杂声的断续相配合，看起来整个飞行体有故障。当时，我们一起叫：这东西要掉下来了。的确，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在飞行物体的四周，有闪电一样的浅紫色的光芒，时隐时现，出现和隐没的节奏，也和嘈杂声配合，声音大的时候，紫色的光芒弱；声音小的时候，紫色的光芒就较强。它以极高的速度，摇摇晃晃向前飞，飞向北方，不消一会，就完全看不见了。”

胡非尔曾对这两个人，反覆进行了十多次盘问，直到他肯定，那两人的话全部属实为止。

胡非尔向泰丰将军报告了他自己的推测：“不明飞行物体边缘的紫色光芒，可能是电流造成的。超过三万伏特以上的高压电流，会形成这样紫色的光芒。而这飞行物体肯定已有故障，因为它在最后被看到时，飞行不规则，它不能继续飞行多远，如果它飞不多远就不能再飞的话，它一定会坠毁在我国北部地区的高山之中。”

能够担当太空总署的负责人，泰丰将军绝不是没有想像力的人，但是他听了胡非尔的假设之后，也不禁呆了半晌：“你根据甚么，作这样的设想？”

胡非尔上校瘦削的脸上，现出十分自得的神情，这样回答他的上司：“我的估计，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在第一次被人看到时，已经发生了困难，所以才不得不低飞。它低飞的目的，我想是攫取电力它用甚么方法可以攫取电力，不得而知，总之它飞过的地区，所有电力全部消失！”

泰丰将军作着手势，鼓励胡非尔继续说下去。胡非尔又道：“它攫取电力，希望可以继续飞行，但显然情形愈来愈糟，那最后两个目击者的直觉印象是对的：飞行体发生了故障，而断电地区，也到那地点为止，这可以断定为：飞行物体已不再攫取电力，在前面坠毁了。”

泰丰将军纠正了一点：“或者，降落了。”

胡非尔道：“不管是降落了还是坠毁了，我们只要去找，一定可以找得到。”

泰丰将军深深吸了一口气：“你要动员多少人？”

胡非尔在这时候，已直觉地感到事情极度不寻常，所以他也早有了计画：“不必太多人，带两个人去就行了，一定要最好的人，然后，带一些最精密的探测设备。我已经决定了带谁去，他们是亚伦上尉和李沙摩夫上尉。”

泰丰将军相信胡非尔的挑选，所以立即批准。

准备工作花了三天。携带的仪器尽量轻巧，因为他们可能要翻山涉岭，究竟目的地在何处，也不知道。为了携带必需的探索仪器和工具，他们甚至连露营的设备都没有。好在他们全是出色的军人，露宿也难不倒他们。

亚伦上尉二十九岁，军官学校出身的优秀军官，记录上没有丝毫缺点，红发，身高一八二公分，有着体育家的身形，一切都是如此完美。李沙摩夫上尉看起来差一点，已经四十二岁了，所谓“差一点”，是他的一切，没有亚伦那样标准。

李沙摩夫上尉是一个老兵，经历过许多残酷的战争，各种各样求生存的办法之精通，罕人能及，他又是一个爬山专家，平时有点油腔滑调，毫不在乎，也会玩点小样，例如偷一点军用物资出去，装配成一些精致的机械出售图利等等。

在这种目的不明，充满了神秘的探索任务中，李沙摩夫这样的人是最恰当的人选。

三个人，由胡非尔率领，他们的出发，甚至在本机关中，也保持秘密，只有泰丰将军一个人知道。

他们先到了那最后两个目击者看到不明飞行物体之处，然后，根据那两人所说，飞行物体“摇摇晃晃”飞出的方向，向前进发。

那一带，全是高山峻岭，根本没有道路。郊游和爬山者，也只到他们

开始之处为止，再向前去，天晓得是不是有人迹。

第一天，他们爬上了山顶，在山顶上，他们各自用望远镜搜索着，但是望远去，视线所能及处，全是密密的松岭，林中有些甚么，他们也看不到。

当晚他们又下了半山腰才休息，第二天一早，又开始向前走，下午，翻过了另一座山头，在山顶上，他们再度用望远镜观察。

一路上，他们早已开启了随身携带的金属探测仪，可是仪器上的指针没有反应。胡非尔也考虑到了不明飞行物体的动力可能是核装置。所以也带了放射线探测仪，但也同样没有反应。

当他们又在山头上用强力望远镜观察时，李沙摩夫先叫了起来：“我发现了一些东西，看西北偏西十五度，对面那个山头的半山腰，看到没有？”

胡非尔看到了：“是，好像有人在那里非法砍伐。”亚伦也看到了：“至少有一百多株松树被砍倒了，还来不及运走。”

李沙摩夫失笑了起来：“上尉，这山头上的松树全送给你，你有甚么法子运得出去？那些树，是被甚么力量撞倒的。”

胡非尔道：“如果是雷殛造成，森林会发生大火，而没有这种痕迹，所以……”

李沙摩夫道：“所以，我们要找的不明飞行物体，一定落在那地方。”这个结论，立即为他们全体所接受，想不到那么快就有了结果，大家都很高兴，落下山头之后，努力向前进。但是当天无论如何无法到达目的地，只好在两峰之间，过了一夜。

到了早上，他们精神焕发地前进，攀上出去，密林阻挡了视线，好在他们认定了方向，一直向前进。到了中午时分，已到了半山腰，强力金属探测仪的指针开始移动，愈向前去，指针移动的幅度愈大，指出前面有大量的金属，距离已只不过五百公尺了。

幅射探测仪也有了反应，但并不是太强烈，未达到危险程度。

胡非尔密切注意着幅射的强烈，一直到他们看到了东倒西歪的松树之后，他们也看到了那个“不明飞行物体”。倒下来的松树很多，飞行物体在最近北方边缘的松树旁，已经分裂成了三个部分。

胡非尔、亚伦和李沙摩夫三人呆立着，好久不说话，也不向前走。他们真正震呆了，连胡非尔也不例外。

胡非尔曾对这个不明飞行物体作过种种推测。但是推测是一回事，真的看到了不明飞行物体，又是另一回事！那究竟是来自其他国家的飞行工具，还是来自别个星体的？一切全部充满了极度的神秘，而这种神秘的震撼，足以使任何人呆若木鸡。

他们记不清呆立了多久，亚伦最先开口，他发出了一个极傻的问题，他大声叫道：“有人吗？”

亚伦的询问当然得不到回答，胡非尔作了一个手势，他们向前走去。

分裂成三部分的飞行体，看起来已不能再拼成一个圆形，撞击的力量很大。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飞行体的体积并不是十分大，直径如一辆大卡车。他们向前走去时，地面上有着不少金属碎片。

当他们来到三个分裂部分的中间时，他们看到了一组不成形的机械。

那组机械已经完全毁坏，而且还经过焚烧，已经是一堆废物了。三个分裂部分，两部分较小，有一部分相当大，当他们来到那最大一部分的面前之际，他们都呆住了。

如果说他们刚才看到那飞行物体时，所感到的震惊是一，那么，这时他们所感到的震惊是一千，一万。一时之间，三个人僵呆着，喉际发出咯咯的声响，不知过了多久，亚伦上尉首先发出了一下怪叫声，随着他的那下怪叫声，是一下枪声。胡非尔听到了叫声和枪声，但是那全然不足以令他转过头去向亚伦看一下究竟发生了甚么事，他仍然双眼发直，盯着前面。

而李沙摩夫，这个经验丰富、可以在死堆中酣睡的老兵，在枪声之后，陡然大笑起来。

他一面笑着，一面向前冲。当胡非尔略为定下神来，看他时，他已经奔到了一个悬崖之前，而且一点也没有停止的意思。

胡非尔在这时，发出了一下叫声，他说，他当时也不明白自己这一下呼叫声，是为了发他自己内心的惊恐，还是要叫停李沙摩夫。

李沙摩夫并没有停下来，继续奔向前，从悬崖上直跌了下去。

胡非尔看着他跌下去，他在下坠之际，不是发出惊呼声，而仍然是发出大笑声，一直跌下了千仞深谷，据胡非尔的报告说，直到李沙摩夫跌死之前，他一直在笑着。

当胡非尔在目睹了李沙摩夫跳崖之后，再转过头来看时，这才发现亚伦上尉的额角上，有一个洞，血正在汨汨向外淌着，刚才那一下枪声，是他用手枪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胡非尔当时，只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他甚至也下意识地拔了手枪在手，想学亚伦一样，举枪自杀。他当时和事后，都极能了解两个自杀者的心情，因为他自己也想结束生命。

连胡非尔上校也有这样的冲动，是因为他和已死的两个同伴，所看到的情景，实在太令人震惊。他们所看到的情形，令得他们第一个产生的意念就是：世界末日来临了，人类的前途结束了。

那种情形，就像是敌人的军队，已经打到了门口，而自己又绝无力量可以抵御，敌人一攻进来，就会成为俘虏和奴隶。任何性子较烈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下，都会想到宁死不屈，情愿自己结束自己的命，也不愿意投降敌人。

他们在那个已经断裂开来的机舱之中，究竟看到了甚么东西呢？据胡非尔上校的说法是：那是人。一个一个人，很多，有好几十个。那毫无疑问是人，虽然他们的体型如此之小，但那一定是人。

那些人的体型极小，只有十五公分左右，从比例上看，他们的头部十分大，光秃而没有头发，双眼突出而形状可怖，身上的衣服，像是金属丝组成。

胡非尔上校已经拔出了手枪来，快要步亚伦和李沙摩夫的后尘。那是因为他一看到那些形体十分小的怪人，立即就想到，那是外星来的高级生物，根深蒂固的外星侵略者的观念立时发生作用，使他感到：地球上没有力量可以防御来自外星的侵略，地球人完了。

而在千钧一发之间，他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突然发现，那些怪人突出的眼珠，看来绿黝黝地，并没有甚么光芒。再接着，他就发现，那许多小敌人，全部一动不动，全都死了。胡非尔的心中，仍然怀着极度的恐惧，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的真正的恐惧。

但是发现了那些怪人都已死亡之后，至少令得他镇定了许多。所以，他才打消了结束生命的念头。胡非尔镇定了下来，开始检验那些尸体，他数

了一数，一共是七十四具。在那只已可以肯定为宇宙飞船的残剩机舱内，还有着许多胡非尔所看不懂的装置。在那一瞬间，胡非尔只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地球人的渺小。

不知道甚么星体来的高级生物，已经能通过宇宙飞船来到地球。这种事实，对于地球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实实在在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他不知道自己呆了多久，才决定应该怎样做。他此行的目的，本来是在搜寻不明飞行物体的下落，这时找到了那不明飞行物体，他却一点也没有兴奋之感，只是恐惧、沮丧和焦虑。

他先解下背囊，用布将那些外星人的尸体，一起包起来。在那时，他又发现了在几乎没有完整东西的现场，有一样非常奇怪的东西。

那是一块玻璃砖，在绝密一号报告书中，十分清楚地记载着这块完美无缺的玻璃砖的大小 重量。

（我看到这一段时，和白素互望了一眼，我几乎忍不住要张口大叫起来，但白素立时阻住了我。）

（毫无疑问，那玻璃砖，就是在我书房中出现的那块！）

胡非尔上校将那玻璃砖拾了起来，他也不知道是甚么，就带着尸体和它，开始归程。

当那些外星人的尸体，展示在太空总署几个高级负责人面前之际，人人都目定口呆，出不了声。等到震惊过后，意见纷纭。

有的说立即通知联合国，要联合几个强国，共商抵御之法。有的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有的要立时动员，下达紧急命令。最后，是胡非尔的意见，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胡非尔的意思是：将这件事，保持绝对秘密，绝对不能对公众宣布，以免社会秩序遭到彻底破坏。安置那些尸体，也是胡非尔出主意，拣了一处位于沙漠的研究中心，在最底层的一个密室之中，用许多玻璃盒，将那些外星人的尸体，藏了起来。

为了避免有人进入和尸体坏，藏的玻璃盒真空，而整间密室之中，则充满了氮气。那块和尸体一起发现的玻璃砖，也和尸体放在一起。

然后，再由胡非尔一个人，带了炸药，到那个宇宙飞船坠毁的地点去，将飞船的残骸，彻底炸毁，不留痕迹。

整个过程，都在极度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亚伦和李沙摩夫两人的死，经泰丰将军亲笔批署：“在执行某种极度机密的任务之中殉职”。

有两个小小的意外，是道格拉斯教授和一个主任级军官，教授不同意总署的处理方法，准备向全世界公布，主任因震撼之余，酒后说了几句有关外星人尸体的话，他们两人，全被胡非尔灭了口。

泰丰将军和最高当局，显然是无可奈何地同意了胡非尔上校的做法，为了秘密不致外，不惜一切手段。

于是，这件事，就变成了不超过五个人知道的秘密。有关这件事的报告，是绝对机密报告第一号，代号是“小小事件”。或许是那外星人的尸体看来如此之小，所以才取了这样一个代号。

事件本来已经结束了，如果不是齐白闯进了那墓室的话。齐白闯进墓室的经过，写在“绝密报告第二号”之中。

我和白素看完“小小事件”报告之后，只是发怔，不知道如何才好。

泰丰将军望着我们，我们两人的脸色一定不是十分好，他冷冷地道：“感

到震惊？你们不过看到了报告书，已经这样子，应该可以想像，当日我们面对这种事实，心中如何惊悸。”

我闷哼了一声，没有回答，泰丰将军又道：“所以，我仍然以为，胡非尔上校的意见，我们处置事件的手法，是必须的既然必须，就不必再讨论这样做是正当或不正当。”

我仍然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

泰丰将军又道：“请看第二号报告书，没有第二号报告书中所发生的事，也就不会有你们的事，世人永远不会知道，就像没有发生过。”我还是不出声，和白素再去看第二份文件。

“绝密报告第二号，代号：气化事件。

“研究中心藏有外星人尸体的密室，绝对不许任何人进入，即使该中心负责人，也不得进入。为此，总署作了最严密的措施，密室的门钥，保存在总署，胡非尔上校处。

“这项规定在密室中开始收藏了外星人尸体之后，就立即生效，近两年，完全没有事故发生。

“五月三十日晚，研究中心的警报系统，突然被人触动，证明有人非法侵入。

“立即发现，被侵入处，是绝对机密的密室，门锁已被破坏。由于命令绝对严格：不论在何等情形之下，不获总署批准，皆不能进入这密室，所以研究中心方面执行命令，一面派人守在密室门口，一面通知总署。在胡非尔上校以第一时间赶到之前，研究中心的保安人员也已发现了有一条地道，直通向研究中心建筑的地下通气道，侵入者是从这条地道中进入。

“经过彻底搜查，发现有侵入者遗下的工具一袋，属于专业盗墓人所使用。地道的出口处，距中心三公里，是一处荒僻的沙漠。

“胡非尔上校到达研究中心……”

胡非尔上校到达研究中心之前，没有任何人进过那个密室。当他来到那密室门口，看到门锁被破坏，他也无法设想在里面，究竟发生了甚么变化。

他先下令，令所有的人全远远离开去，到他肯定门打开之后，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看到密室中的情形，他才一脚踢开了门。

那间密室，是他亲手布置的，七十四个玻璃盒，每一个盒中，放着一具尸体，而当他一脚踢开了门之后，他陡地一呆。密室中全是碎玻璃。所有本来用来放置外星人尸体的玻璃盒，全都破碎，而且碎裂得十分彻底，全都成了极小的碎片。而所有外星人的尸体，也已完全不见。

房间中氮气，已经全部逸出，混入空气之中，房间中的空气和其他地方的空气没有甚么分别，胡非尔上校在房间中来回走了几步，鞋底踏在碎玻璃上，发出难听、刺耳的声音来。

他找过那块玻璃砖。由于满地全是碎玻璃，他不能肯定那玻璃砖是不是也碎裂了。

看到所有外星人的尸体全不见了，胡非尔上校的心中，又惊又喜。他感到高兴的是，要长久维持这个秘密，十分吃力，如今尸体不见了，这就是说，秘密也不再存在了。

可是，令得他忧心忡忡的是，尸体落到了甚么人的手中？谁有那么大的神通，神不知鬼不觉地掘了一条地道，通入地下室，进入保安严密的研究中心，又进入了密室？

胡非尔当然要查这件事，极其庞大的调查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展开，所有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知道要找出，五月三十日晚，是谁偷入了研究中心。

调查的经过十分复杂，在绝对机密报告第二号之中，也有着详细的叙述，经过冗长闷人，所以不再引述，只须知道在五月三十日以后的一连串日子中，以太空总署为中心，旁及各机关的上千人员，都曾参加过这项神秘的调查工作。

第十三部：唯一办法互相了解

调查工作在半个月之后，有了结果，一个身分神秘的中国人，被不少人认出，在五月三十日的前后，曾在研究中心附近的镇出现。这个中国人，在六月一日凌晨，曾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中喝醉了酒，大叫“世界末日来了！”“人类的命运已到了终极！”这一类话，当时在酒吧中的少数人曾认为他是某个新教派的传播者。

胡非尔立时将调查集中在这个中国人身上，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的绘像，被大量送出去，这个中国人的行踪，也渐渐明朗化。

现代化的大规模的调查，可以将一个人的来龙去脉，完全弄得清清楚楚。胡非尔已经知道了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单思，出生于一个极富有的家庭，而他本身，是一个杰出的业余盗墓人。

在得到了单思在开罗的消息之后，胡非尔上校立即飞往开罗，一下机，就直趋一个三流的夜总会。

在开罗，有不少这样的夜总会，这种夜总会的特点是乌烟瘴气，空气的污染程度，会叫人感到如处在炉子中，肚皮舞娘疯狂地扭动着胴体，劣酒的酒味，令人一进门就会呛咳。

在这家夜总会的一个角落中，胡非尔见到了单思躺在五个肚皮舞娘的肚子上，手中拿着酒瓶，在向口中灌着酒。

胡非尔是一个老练的情报工作者，他绝没有表露自己的身分，而是一声不出，在肚皮舞娘的格格笑声中，挤在单思身边，也躺了下来，将单思手中的酒扭移到自己的口边，也灌着酒。

单思望向他，很高兴有一个人来和他作伴，两个人不断喝着酒。

夜总会二十四小时营业，胡非尔和单思至少在这个角落中泡了超过六十小时，醒了又醉，醉了又醒，直到胡非尔认为时机成熟了，他才道：“世界末日已经到了，你知道吗？”

单思像是听到了最知己的肺腑之言，立时大点其头：“我知道。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原来你也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

单思这样说，等于是在告诉胡非尔：偷入研究中心是两个人，除了他之外，还有另一个人。胡非尔心中也不禁暗自吃惊，因为他的调查是如此广泛、深入，但也只查出了单思一个人与事件有关，另外一个人是甚么人？何以可以像是在空气中消失，不在他的调查网中出现？（胡非尔上校当然不知道还有一个人叫齐白，一直就躲在研究中心附近的沙漠的地洞之中。齐白不

但比单思聪明，而且比单思镇定，在看到了外星人的尸体之后，他所受的打击，不如单思之甚。)

胡非尔回答：“没有别人知道，只有我们三个人才知道这秘密。”

单思瞪着胡非尔：“太可怕了，是不是？”

胡非尔单刀直入：“是啊，那么多尸体，来自不可测天体的外星人尸体，地球上的人完了，变成了低等生物。”

单思的身体剧烈地发着抖喃喃地道：“完了，完了，该死的齐白，他为什么要邀我做这种事？”

胡非尔有了“齐白”这个名字，这使他可以很容易地查到有关齐白的一切。当时，他只是不着意地问了一句：“齐白在哪里？”

单思道：“不知道，他说他……我们无意之中，触及了当今人类最大的秘密，一定会遭到不幸，刻意保持秘密的人，不会放过我们。”

胡非尔不动声色：“除非你能将尸体还给他们。”

单思发出相当可怕的笑声来：“尸体？哈哈，哪里还有甚么尸体。”

胡非尔问道：“你们将尸体怎么了？”

单思双手挥舞着：“不知道，一切像是一场恶梦，一只一只玻璃盒，一打破，尸体突然渐渐消失，溶化在空气之中，不见了。齐白不断打破玻璃盒，尸体不断消失……”

单思讲到这里，睁大了满是红丝的眼睛，盯着胡非尔：“你说，他们是不是逃走了？回去了？像是被咒语关在宝盒中的妖魔，逃了出去，然后，又会大规模地回来复仇？”

胡非尔一时之间，还不明白单思这样说是甚么意思，直到在反覆地询问、交谈之后，胡非尔才算弄清楚了事情的经过。

他在报告中，肯定了单思所讲的全是事实。

经过的情形是：齐白邀单思一起去盗墓，通过地道，进入密室，看到了外星人的尸体。

当他们进入甬道之际，齐白开始录音，那时，他已感到了极度的迷惑，因为他一心认定，自己应该在一座古墓之中。

等到他们进入了密室，看到了外星人的尸体，他们开始明白是怎么回事，齐白像疯了一样，打碎那些玻璃盒子。

(这就是齐白的录音带中，不断的玻璃碎裂声的来源，还有他的惊叫声。这时候，单思已因为极度的震惊，而发不出任何声音。)

玻璃盒子打碎，盒中的尸体，便迅速消失，他们碰一下尸体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现象极其奇特，胡非尔也不明白，只是照单思所述的实录下来。)

(我倒可以略为明白。那三个人曾对我说过，他们对于密室中的气体，没有办法忍受。

大致可以推断，纯粹的氮气，会令得他们的躯体，迅速消溶在氮气之中。)

到最后，他们发现了一块玻璃砖，齐白拿起了它，单思全然不知道齐白又做了些甚么，事实上，他一进入密室，看到了外星人的尸体，已经整个人都呆住了。

接着，齐白就拉着他，向外奔去，由于奔逃的时候太匆忙，触动了警钟，但他们还是逃了出来。

他们一逃了出来之后，齐白就道：“单思，我们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秘密，一定有人会为了保持秘密而杀我们，快逃，逃到人迹不到的地方去躲起来。”

单思定过神来之后，他的直觉不如齐白敏感，对齐白的警告，只是姑妄听之，他只是道：“这种怪事，我一定要告诉卫斯理。”

（此所以，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绝密报告第二号之中，真不简单。）

齐白当时道：“你还是逃远点，可以写信告诉他，别去找他。”

（这两卷录音带，齐白离开了单思之后寄给我，他不可能自己寄，是他托了人寄的。我想起被他派的人放进棺材的事，知道他神通广大。）

然后，齐白又道：“有一样东西我也要给卫斯理。”

单思望着他：“甚么东西？”

（报告书中记载的单思对胡非尔所说的他和齐白之间的对话，十分重要。齐白说要给我一样东西，可是他并没有托单思给我，我也没有收到甚么。）

（就是因为胡非尔可能认为有东西在我手中，所以才派了他六个手下，在暗杀了单思之后，再追踪我，向我探测东西的下落。）

（当时，我以为那一定是十分珍贵的古物，所以才讲了一句“珍贵的古物”，这句话，在深明内情的那六个人听了，自然知道我其实甚么也不知道，这就是我在飞机中遭遇到的事。）

（也幸亏我当时真的全然不知道，因为这六个人早已奉令，只要我也知道内情，他们就会像对付单思一样地对付我。）

（而这六个人，在完成了任务之后，他们的下场如何，人人都知道。）

齐白和单思分手，齐白不知所踪，单思到了埃及，由于震惊太甚，终日沉醉在醉乡之中，直到胡非尔上校找到了他。

胡非尔上校在单思的口中了解了经过情形，已经准备除掉单思灭口，可是他还想要多了解一些经过，出现了一点意外，几个来历不明的人，突然带走了单思。

胡非尔再展开调查，单思在一个多月之后，才在东方出现。胡非尔一直不知道这一个多月来，单思在甚么地方。

（我倒可以推测单思在甚么地方。齐白一直在关心单思的安全，那些报告书中“来历不明的人”，一定是齐白的朋友，将单思从开罗弄走，弄到更安全的地方去，情形就像将我自地洞中弄走一样。）

（但单思显然不领情，他知道有人要追杀他，但还是来找我，他以为齐白提及的东西在我这里。）

（接下来发生的事，一开始就已经写过，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报告书最后提及，单思和六个派去执行任务的人，全已死亡，还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卫斯理，但已证明他全不知秘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齐白，下落不明。

整件事件，由于尸体的神奇消失，所以代号是“气化事件”。

报告书中，最后一段是胡非尔上校料到可能还会有人再来，极可能会是外星人要得回他们同伴的尸体，所以，提议不要封闭地道，作为一个陷阱，使得再进入的人，落入陷阱。

结果，我和白素就落入了胡非尔的陷阱，所以才有了绝密报告第三号。

喷射机仍在高空飞行，看完了这三份报告书，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和白素互握着的手，手心都在冒汗。泰丰将军冷冷地直望着我们。

白素挤出了一个十分勉强的笑容：“看来，我们两人，应该被列入灭口名单。”

泰丰将军闷哼了一声：“本来是，但是胡非尔上校却不主张这么做。”

我忍不住“哼”地一声：“为甚么？灭口计画，从头到尾，全是在执行，而且，也是他首先提议和拟定的。”

泰丰将军说道：“到了目的地，你自然会明白，现在我不想先解释。”

我不再说甚么，又和白素交换了一个眼色。整件事情，到现在，已经可以说真相大白。

事情的牵涉范围竟如此之广！一个强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一心要将外星人来到地球一事保持绝对秘密，这件事本身，或许只是观念上的问题，不算是甚么罪恶，但是为了要达到目的，却必须使用丑恶之极的手段。

白素低声对我道：“镇定一点，别冲动，也别将他们当作敌人。”

我恼怒道：“他们随时可以取走我们的生命。”

白素摇头道：“他们只是太恐惧了，恐惧心理，令得他们无法面对事实。”

我无法同意白素这种说法，赌气不再出声，飞机在飞行了三小时方才着陆在一个军用机场中。

一下飞机，在极严密的警戒下，我们被送上一架全部密封的车中，泰丰将军坐了另一辆车子。我们完全无法知道车子经过了一些甚么地方，车行约半小时就停了下来。我们出了车子，已在一幢建筑物中。

武装人员带着我们，进入一间房间，关上门，房间不大，只有我和白素两个人，我们才坐下，对面的一幅墙，突然移开，隔室和这间房间，成了一间。

在隔壁那间房中，已有五个人在，一个泰丰将军，我们是认识的，还有一个看来已超过六十岁，但是体格仍然可以称得上壮健的老者，我们也一眼就看出来，他就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还有两个，全是见过照片的高级官员，另一个坐得离我们最近，这人在墙移开之际，就站了起来，他身形极高，瘦削，剽悍，双眼炯炯有神。鹰钩鼻，薄嘴唇，一望而知十分寡情。

这个人盯着我们，作自我介绍道：“别人不必介绍了，我是胡非尔上校。”

他伸出手，向我走过来，我也站起身，和他握了握手。他又十分有礼地向白素点了点头，转回身：“每个人都知道是甚么事，我们立刻开始！”

其余的人都表示同意，我大声道：“等一等，我来到这里，不是自愿的，我不参加任何问题的讨论。”胡非尔用他那双有神的眼睛盯着我，半晌才道：“现在是甚么情形，你还在讲究这些。”

我冷冷地反问：“现在是甚么时候？”

胡非尔陡地吼叫了起来：“现在是地球最危急的时候……”

他在吼叫了一声之后，立即感到在场全是地位极高的人，他不能这样无礼，所以立时压低了声音，脸胀得通红：“外星人已经来了。”

我又冷笑了一声：“我不明白何以你这样害怕，只要宇宙中另外还有生物的话，他们迟早会来，有甚么好大惊小敝的？”

胡非尔上校的神情变得怪异之极，像是我根本不是他的同类，就是外星人。

那个老者咳嗽了一声：“对不起，你的确不是自愿来的，但是你闯进了一级军事保密机构，我国有权审问你。”

我想要开口，老者一挥手，不让我说下去：“如今，我们不是要审问你，只是想和你谈论一下，找出事情的应付方法。”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位老者的态度，比胡非尔好得多了，我也心平气和地道：“好，这样子，大家才能开始说话。”

胡非尔挤出了一个十分勉强的笑容，我抢在他前面，说道：“我不认为外星人到了地球有甚么不好，他们迟早要来的。我们也不必根据地球人的观感，认为他们来了，一定是入侵。外太空来的侵略者，这全是电动游戏、连环画和电影中的事，不一定会发生在实际生活之中。”

泰丰将军道：“根据已发生的事实来看，他们如果展开攻击，我们绝无抵抗的余地。”

我笑了起来：“将军，我不知道你这是甚么逻辑，举个例子来说……”

我一时之间，想不出恰当的例子来，转头向白素望去。白素的姿态十分优雅她立时道：“这就好像一个侏儒，一看到了重量级拳王，就认定了这个拳王一定会攻击他。”

泰丰将军的面肉抽搐了几下：“事实上，相去更远，在这些外来生物之前，我们太脆弱，一只他们的飞船，就可以使上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完全消失了电力。”

那老者道：“所以，我们决定保守秘密，不然，真正的情形一旦公布，世界末日就来了，不必等外星人来攻击，我们自己就会弄垮自己，就像是在有变故发生时，拥挤的群众因为恐惧，争相逃生而自相践踏至死一样可怕。”

他讲到这里，略顿了一顿：“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许多年，经过了许多动乱，才建立了虽然不理想但却是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秩序，地球人在这种秩序下生活，心理上需要一定的支持力量。一旦这种支持力量消失，混乱就开始。”

我点头：“我同意这样的分析，但是，这是肯定了外来者会向我们发动攻击而得出来的结论。”

胡非尔又叫了一句：“他们当然会。”

我盯着胡非尔，好一会。可能是我的目光十分古怪，是以胡非尔在我的注视下，现出不安而愤怒的神情。

我这时的心情，对胡非尔是又怜悯，又生气。我怜悯他的无知，而他对自己无知作出的结论，十分固执地相信，并且照这个愚蠢的结论去行事。

我注视了他好一会之后，才道：“在我被当作外星人禁闭起来之前，我曾遇到了他们。”

我在“他们”两字之上，特别加强语气。

这句话才一出口，房间中的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所有人，都不由自主，挺了挺身子，胡非尔上校甚至霍地站了起来，立时又坐了下去，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口唇掀动着，想讲些甚么的，而又没有出声。

我预料到我的话，会给他带来震惊。我继续道：“你一定猜不到他们讲些甚么。”

胡非尔发出了一下如同呻吟一样的声音，我就将遇到那三个“白袍人”的经过，说了一遍。

每个人都瞪着眼睛望着我，不出声。

我缓缓地道：“他们所举的例子十分有说服力，海中生活的水母，绝对不会将它的领土扩张到森林去，因为在森林中，它根本完全无法生活。”

胡非尔喃喃地道：“可是他们的能力……”

我立时道：“水母之中，有一种含有剧毒的，叫作‘葡萄牙战舰’，几乎没有甚么陆地生物可以抵抗它的毒素。但如果生活在西伯利亚平原上的一只野兔，日夜去担心它会来进袭，这是一种甚么心态？”

几个高层领导人互望着，看来已经有点同意我的说法。但是胡非尔却叫了起来：“不！”

我想听他怎么说，望定了他。胡非尔的神情看来十分激动：“野兔本来不必担心，但是水母已经出现在它生活的领域，能不担心？”

我怔了一怔，一时之间，也不禁答不上来，那老者喟叹：“是啊，事实是，他们已经来了。”

我吸了一口气：“这是事实，他们已经来了，但是那不等于说他们一定会伤害我们。那次大停电，据我的推测是，他们的飞船，发生了故障，需要大量的电力，所以才不得已而攫取了我们的电源。”

胡非尔闷哼了一声，没有说甚么，泰丰将军语言苦涩：“一架飞船出了故障，就可以造成这样的损害，如果有十架飞船需要电力补充，我们的国家，就整个完了。”

我了一口口水，白素在这时，用她那优雅的语调道：“现在来讨论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因为外来者的意愿是好、是坏，地球人根本没有任何防御的力量！”

胡非尔立时道：“是啊，所以我们才应该极度紧张、惊恐。”

白素缓缓地道：“紧张或惊恐，同样不能解决问题。”

胡非尔“哼”地一声：“小姐，你有甚么更好的办法？”

白素道：“有：了解！我们要尽量去了解他们，也让他们了解我们。”

胡非尔的眼珠转动着，不出声，其余各人，也保持着沉默。

白素继续道：“相互的了解，可以使事情变得简单。各位，他们来了，这是事实，惊恐一点用都没有，防御也没有能力，就让他们来好了。”

胡非尔的声音听来很尖锐：“我无法忍受，绝大多数的人也无法忍受身边忽然出现一种十五公分高的小人，智慧能力都在我们之上。”

白素道：“开始，谁都会不习惯，但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将来，星际生物互相在不同的星体之间来往，一定愈来愈多。不但会有十五公分高的小人，也会有二十公尺高的大人，甚至于会有许多在形态上完全超乎我们想像之外的外星人，我们的原则必须改变……”

白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极其坚定的语气道：“我们全要将他们当作是朋友，而不能在心理上，把他们当作是敌人、侵略者。”

几个高级领导人互望着，最高领导人又叹了一口气：“很有意思。白女士的话，很有意思，我想，现在应该是开始的时候了，开始改变我们对外星人的态度。如果这种根本的态度不改变，地球人无法适应未来的生活。”

另一个喃喃地道：“是啊，可是，该怎么开始呢？”

我插了口：“当然，这很困难，要有侵略本性的地球人，相信别的生物可能根本不具有侵略性，这极度困难。”

胡非尔冷而干涩地道：“可能，外星人根本也具有侵略性。”

我道：“是。可能有，但那又怎样？地球人有力量保护自己？结果还不

是一样！”

胡非尔大声道：“结果不一样，不让地球人知道有外星人的存在，尽一切力量去保持这个秘密，以免引起恐慌，结果就不一样。”

我苦笑了一下，说来说去，胡非尔还是不改变他的意见。但至少，我们相互之间，都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房间里静默了片刻，那老者才道：“我同意这是目前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改变全世界人的根本观念，需要时间。”

白素道：“至少，可以在一切宣传上，开始改变‘外星侵略者’的形象。”

泰丰将军沉声道：“事实已经在那样做，在我们的幕后策画下，一部与和平的外星人接触为题材的电影，已经拍摄成，在全世界各地放映。”

我“哦”地一声：“那部电影！”

那老者挥了挥手：“基本上，我们的意见并没有多大的分歧……”

那老者避老者在讲话时的神态十分庄肃，但是我还是不礼貌地打断了他的话头：“有分歧，如果要保守绝对秘密的话，我和我的妻子，也就列入胡非尔上校的灭口名单之中了。”

胡非尔上校的脸色，变得离看之极。老者道：“我已经下令，不再有任何灭口行动。虽然如此，但我仍然同意我们尽一切力量，保持秘密。”

我和白素互望了一下，都不说甚么。老者继续道：“我们不能肯定过去做的是对，也不能肯定现在做的是对，我们只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判断，然后行事，一切的是非对错，只有留待将来，等历史去判断。”

他的语音之中，多少有点伤感，这位老者，虽然他的地位极高，但给人以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伸了伸身子，用手在他的肩上轻拍了两下，他也反手拍着我的手背，看来我们像老朋友。

他向一位领导人望了一眼，那领导人道：“和两位会面的目的，是想通过两位，向向他们转达一声，我们实在不欢迎他们到地球来。而他们所要的尸体，根本已经因为他们身体结构特殊，消失在氮气之中，不再存在，所以，可以请他们走了。”

胡非尔失声道：“他们不会走，还有那东西！”他用力挥着手：“虽然谁也没有见过那东西究竟是甚么样子。我们还是要用一切方法，去找齐白。”

我摇头道：“齐白也不会说，他害怕得比任何人都厉害。如果我再见到他们的话，我会转达这个口讯。”

老者站了起来：“相信你会保守秘密，现在，你们可以离去了。”

我也站了起来：“十分高兴能和你见面，但是，我和你意见不同，我不仅不会保守秘密，而且，还要尽我一切可能，去宣扬，去告诉地球人，外星人已经来了。”

胡非尔冷冷地道：“不会有人相信你，你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你说的话，人家会以为是幻想小说。”

我喃喃地道：“或许人们一时不相信，但事实毕竟是难以久远隐瞒。”

泰丰将军道：“别又将问题弄回老路来，这样争论下去，永远不会有结果。”

白素也站了起来：“的确是，我们疲倦，需要休息了。”

那老者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仍然由泰丰将军陪着我们出去，胡非尔上校跟在我的身边，说道：“就私人而言，我倒很高兴和你做朋友。”

我望了他片刻：“真对不起，单思死在我的身边，我不能忘记当时的情

景。”

说完了那一句话，我看也不看他们向我伸出来的手，转过身，大踏步走了出去。

我和白素在获得了自由之后，由于泰丰将军还想我和那三个白袍外星人会晤，所以又在研究中心附近，停留了三天。

但是对方却没有出现。我答应泰丰将军，最多，我再到北非洲的那个沙井去见他们，但如今，我实在觉得疲倦，希望得到休息。

泰丰将军无可奈何地答应，一再要我一有他们的信息之后，立时和他联络。在这三天中，我也用尽了方法，想找到齐白。但是齐白却像是在空气之中消失了，音讯全无。

我和白素启程回家，在航程中，我试图和几个看来知识程度十分高的人交谈，问及他们对于外星人的看法，所得到的回答大致差不多，都不相信外星人已到地球，但不否认外星人的存在。而提及外星人已到地球，会怎样时，一致的反应是：那是世界末日到了。

唉，这是何等严重的一种错误观念，地球人真的会灭亡灭亡在这种无法适应星际高级生物互相友好来往的错误观念上。

来到了家门口，老仆人老蔡打开门，欢迎我们进去，老蔡已经十分老了，但是精神还旺健，他一看到我们，满是皱纹的脸上，现出一种极古怪的神情来：“这房子……这房子……有点……”

他讲得十分吞吐，我道：“老蔡，有甚么事，爽快说。”

老蔡苦笑道：“这房子，有点不干净！”我明白他“不干净”的意思，心中好笑：“怎么，见鬼了？”

老蔡双手连摇，神色凝重：“不是说笑的，我见到了两次，那……鬼胖得很，有三个头，穿着白袍，两次全是从楼梯上下来，我……我……”

我一听得老蔡这样形容他见了两次的“鬼”的样子，不禁大喜若狂，连白素也现出极高兴的神情来。将老蔡看得目定口呆，不知道我们两夫妻发了甚么神经，听到家里闹鬼，会这样大喜若狂。

我拍着老蔡的肩：“老蔡，你没有看清楚，他们是三个人，不是很胖的一个人有三个头。”

老蔡张大了口，合不拢来，神情更害怕，我又道：“放心，他们是我的朋友。”

老蔡吞了一口口水，从小到大，他已看惯了我的怪异行动，所以颇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不过他还是忍不住本啾了一句：“甚么样的朋友都有，连三头鬼都是朋友。”一面叽咕一面转身走了进去。

我对白素道：“原来他们早来了。”

我三步并着两步，跳上楼梯去，白素道：“你急甚么，他们现在不见得会在楼上。”

白素叫嚷着，我已经奔了上去，在书房和卧室之间的空间中停了一停，已看到书房的门，打开了少许，有声音传出来：“我们在这里。”

我高兴得大声吹了一下口哨，向身后招了招手，推开书房门，一眼就看到那三个人，像是在病毒的房间中看到他们一样，“挤”在一起，坐在沙发上。

我向他们作了一个手势，等白素也进来，关上了书房的门。这时，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形体是甚么样的了，只是惊异于他们的眼睛之大。

如果他们的身体只有二十公分高，而他们的眼睛，看来一如地球人的话，在比例上而言，实在有点大得不可思议。在我展视他们之际，白素已经道：“三位，尸体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那三个人中的一个，声音仍然是那么生硬：“不存在了？”

我道：“对，事实上已经没有尸体。齐白进了那墓室，看到了被密封在玻璃盒中的尸体，那令他感到极度的震惊。在他给我的录音带中，他使用了‘终极’这样的字眼，表示当时，他震惊的程度，以为是世界末日已经到了。”

那人闷哼了一声，我继续道：“齐白由于震惊，就开始打碎那些玻璃盒子，于是，尸体就暴露在当时房间中的氮气之中……”

我才讲到这里，对方就发出了“啊”地一声响，眼中现出一种异样的光芒。

我道：“我不明白你们的身体结构是怎样，事实是，所有的尸体，一和百分之百的氮气接触之后，就立时消失了。”

那人沉默了片刻，才道：“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化学变化，你的确不容易明白，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有一种元素……叫铀，暴露在空气中的结果一样。我们身体的主要组成元素，遇到了百分之一百的氮气，就会完全溶在气体之中。”

我吸了一口气：“尸体不存在，那艘引起问题的飞船，也永远不会有人发现，你们……对不起，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思，而是受到其方面所委托转达……你们也可以离开了。你们的出现，显然不是很受欢迎。”

那人发出了一下相当古怪的声音，听来不知是在感叹，还是在苦笑：“是的，我们会离去，谁会在这样可怕的星球持久逗留？事实上，我们连那东西也找回来了。”

我“哦”了一声，他们当中那人的衣袖向上举了一举，我才注意到那块玻璃砖，在他的“手”中。

我和白素同时发出了一下低呼声：“这……就是……那东西？”

那人道：“用我们的方法，将事情记录在这里面这东西，当然不是玻璃。你看不到甚么，并不等于记录下来东西不存在。你们用的录影磁带，看起来，也只是一条黑褐色的带子！”

我点着烟，长长吸了一口：“可是，齐白怎么知道这是重要东西？”

那人道：“我相信他找到了……阅读仪，那是一种仪器，可以看到这里面记录的一切，就像你们通过一种装置，可以听到或看到磁带上记录的一切。真奇怪他没有将这个‘阅读仪’也给你。”

我摇头道：“齐白没有来找过我，我一直以为这块玻璃，是单思给我的。”

那人道：“不会是单思。”他讲了这一句之后，停了片刻，才又道：“我也有几句话，要请你转达。在我们远航的过程中，发现不少星体上有高级生物，你们最落后！”

我道：“所以，我们才感到恐惧或震惊。”

那人道：“由于你们生存的环境实在太差，所以才会有掠夺、侵占这种观念，如果你们能致力于改善生存的环境，这种观念，久而久之，自然就不会存在。或许，我的话，你们根本不能了解？”

我想了片刻，才苦笑道：“可以了解一些，我知道，地球上的生存环境真差，每一个人都要用力挣扎，才能勉强活下去，要物质丰富任人需要，人

的根本观念才会改变？”

那人发出了一下悠长的喟叹声：“你其实一点也不了解。”

我大是不服：“怎么不了解？地球人贪婪、侵占、掠夺、自私，无非是为了物质不足。

如果满地全是黄金，谁还会为了黄金而疯狂？”

那人又发出了一下更悠长的叹息声：“你真是完全不了解，要改变生存环境，不在于物质的丰富与否。地球人的欲望无止境，物质再丰富，精神空虚，问题一样不能解决。”

我还在思索那人的话，白素已经道：“精神！精神上的充实，才能使地球人生存在满足的没有掠夺的环境中！”

那人道：“是，你有点明白了。”

他说着，三个人已一起离开了沙发。我忙道：“等一等，我还有许多问题。”

那人道：“你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能力究竟有多大之类？”

我连连点头。那人道：“这些问题对你来说，全是没有意义的。”

我忙又道：“那么，这……”我指着那块玻璃砖，“这东西的内容……”

那人回答道：“这是飞船的航行日志，我相信就算给你知道了全部内容，你也不会有兴趣。”

我忙道：“你说的那个阅读仪，是甚么样子的？或许就在我书房中，我可以找一找，也让我知道一下内容。”

那人道：“我可以肯定不在这里，在的话，我们一定会知道，那东西有两个六角形的突出物，颜色是极夺目的红色，半透明。可以透过它，将我们记录下来的一切，和你们的电脑电波产生作用，使用的人，就可以看到你们的文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转化过程，你不会了解。”

我的确只能想像，无法了解。显然，地球人的知识，还无法了解那样复杂的事，就像我无法了解他们何以能从北非洲一下子把我移到北美洲去。

那人讲完之后，向外走去，来到门口，我忙打开了门，让他们下楼，我听到老蔡又发出了一下惊呼声，和一下重物倒地的声音，接着，是开门声和关门声，他们已经离开了。

不多久以后，在报上看到了病毒逝世，所收藏的宝物捐给了埃及国家博物馆的消息。

又过了一年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之下，在欧洲的一个滑雪胜地，见到了齐白。齐白已经恢复了昔日的生活方式，我们在谈了一整晚，当壁炉中的火已经熄灭，柴堆只剩下白灰的时候，他才忽然提起：“我派人送给你两样东西，谁知道那人不可靠，以为其中的一样是红宝石，拿去卖给了珠宝商。”

我“啊”地一声：“那……玻璃砖和它的阅读仪？你派去的那人……”

齐白道：“那人将玻璃砖放在你书房，没有另外一个东西，你不能知道这东西的内容。”

我忙道：“是啊，这东西……”

齐白打了一个呵欠：“内容沉闷之极，全是航行的记录，对了，还有人在等我，再见了，老朋友。”

他既然说内容只是航行的记录，沉闷无比，我也不想再问下去了。

我只是望着愈来愈黯淡的炉火，在想着那种形体很小的外星人讲过的，

地球人应该尽一切努力，去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那几句话，也不理会我是不是终于能想通它、了解它。

（全文完）

